

年

卷

期

1

第

4-6

第

民族文藝

第一卷 第四期

七月號

中華民國卅年七月拾九日

三

世界的民族文學家

馮白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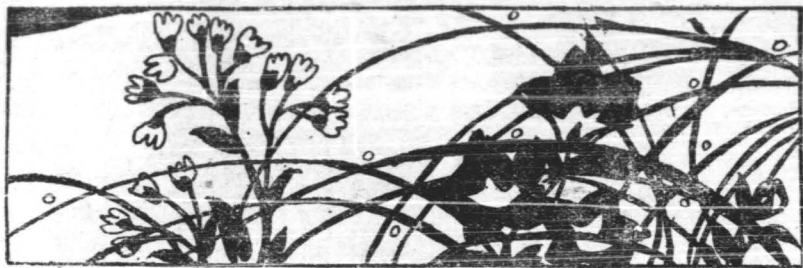
上海現代書局出版

白樺先生是熱情的詩人，是民族主義的多年的鬥士。在這一部書裏面，他以熱情洋溢才氣縱橫之筆，來介紹世界的民族文學家的悲壯戰鬥的生涯，及他們的偉大不朽的作品：如波蘭的顯克微支與美基委滋，派德留斯基，英國的史格得，拜倫，意大利的唐南遮，希臘的巴拉瑪滋，法蘭西的羅曼羅蘭，德意志的海涅。捷克的第克與吉拉塞克等等民族文豪的生平和代表作，在這裏都有詳盡而動人的敘述。全書共十一萬言，分爲十三篇，定價八角。

第一卷 第四期

民族文藝

七月號



民族文藝

第一卷 第四期 七月號

□ 詩 □

五羊詩存

白樺(一一七)

鴻泥殘稿

白樺(八一五)

□ 傳 記 □

拿破崙戰略記

陳心純(二六一五)

□ 小 說 □

敗訊

(英國高爾斯華綏作)

張鏡心(元一四)



火山

唐德耀(五—四)

虞姬的死

閔玉如(五—六)

飢餓者的故事(猶太賓斯奇作)

楊時英(三—七)

夜襲

夏一粟(四—七)

程教官

裴可權(七—八)

警犬

英夫(八—九五)

飢餓，逃亡，死

馬丁(八—九)

救火隊(意大利亞倍太齊作)

楊鎮華(九—一〇)

金龍的隱藏(美國賽珍珠女士作)

潘斯同(一〇—一七)

民國廿三年七月一日出版

中國文學

第一卷 第六期 目錄

散文隨筆

白髮
故都
百音琴

楊邨人
李蕪菲
秦倩英

小說

騷動
主婦
徒勞(施甘倫作)
殘秋
人命
赤道線

璋璵
陳福熙
殷作楨
羅洪
彭雪珍
林適存
黑嬰

理論·介紹

簡單的自然之傲效
詩歌的起源
望舒草論
形相風格(歌德作)

吳壽彭
陳子展
荅蕻

詩歌

黃昏
夜行者
火

林庚
侯汝華
左漱心

上海環龍路七十六號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

人民週報

第一百二十二期要目

青年的出路…………… 鶴林

評憲草初稿第二章…………… 滌塵

組合國家論…………… 李偉松譯

日俄兩國外交勝敗的預測…………… 異枚

梅花少女歌舞團及其他…………… 綠橘

日美戰未來記(九)…………… 金良本譯

東方古國(社會小說)…………… 布父

總社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
社址：分社杭州惠興路平安坊一弄一號

分社電話一四七八號

總代售處：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

夢

魔

日帝國主義底巨炮在狂吼，
溥儀沉醉着夢魔似的；
東四省的骸骨已堆成了山尖。



『世界上的人們已忘了戰爭所賜的痛苦』



『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創造的成績』



『世界的人們瘋狂地準備第二次大戰』

「戰！戰，戰爭！」
 列強在歌唱。
 軍縮會在擴充！
 軍備熱中，顫抖！



也是救國之道(?)
 摩登破壞團，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人類或可滅種，

禽獸也許佔領全地球。

某預言者。

五羊詩存

白樺

五羊詩存共錄古近體詩二十六首，胥爲不佞於民七及民十五于役廣州時所作之拔粹。大旗落日，挑燈作急就之章，臨水登山，題壁誌鴻泥之感。香車駿馬，往事成煙，丹荔黃蕉，昔遊如夢，今日重披讀斯篇，將如桓司馬之攀條流涕而不能自己也。民國廿三年仲夏白樺誌於浮瓜沉李之側。

輓李英威將軍

調和中外願常乖，極目乾坤尙虎豺，愁絕萬方多難日，靴刀竟死李臨淮。
曹衣出水有輝光，吳帶當風亦激揚，北望爭功紛擊柱，秋來病榻一身藏。
勳慚衛霍意難平，誰識當年射石聲，最是秦淮鳴咽水，夜深波撼秣陵城。
散盡黃金養士恩，身當易箆志猶存，寸心憂國成孤憤，此去驂鸞叩帝閭。
森嚴棨戟故洪都，尙見蒼鷹擊玉除，遺案千秋疑燭影，畫函難辨血模糊。
牙旗高擁懶朝參，重鎮臨江鼎峙三，自金棺歸碧葬，竟教吳楚坼東南。

感八省同盟事

大樹飄零霸氣終，邯鄲學步衆心同，情繁此日三刀夢，才謝當年八俊風，未必驪黃空冀北，徒令豕白笑遼東，幢冠蓋成高會，忘執扶桑報怨弓。

羊城軍次

匹馬曾經百戰來，層城古堞眼中開，木棉紅似征人血，管領河山要霸才！
擊筑高歌意慨慷，吳鈞燈下看鋒鏑，書生挾策非無濟，際會風雲任我狂。
江湖俠骨已無多，如此江山可奈何，我有一言君記取，英雄事業莫蹉跎！
半壁東南亦自雄，祇愁未見九州同，何年痛飲黃龍後，撒手還鄉唱大風！

過觀蓮街舊居

存 垂楊曾繫玉花驄，往跡依稀似夢中，淒絕五羊城畔路，木棉猶作可憐紅！

風雨滿窗挑燈夜起走筆寄緬甸陳蘆章

秋深萬象幽，百卉俱衰靡，天涯有遊子，憔悴西風裏。客館傍山隈，白楊雜柳杞，入夜聲颼颼，淒厲如啼鬼。狂飈撼茅檐，冷雨撲窗紙，感此不成眠，挑燈中夜起。我生多曠懷，高狂頗自喜，劍術窺藩籬，文章涉涯涘。同學諸少年，奔走王侯邸，終南得捷徑，巧宦握符璽。我獨不謂然，人生貴達理，豈能形役心，腰折五斗米。黃梁夢未醒，墓木忽拱矣！百年一彈指，何用佩青紫？我友漳城陳，富貴浮雲視，衣錦喜夜行，不

與庸奴比。聞我發狂言，獎許爲奇士。珠江風雨夜，篝燈常蒞止。高談四座驚，清風生案几。杯酒論英雄，使君與操耳。有時逸興飛，醉臥高陽市。慷慨復悲歌，小儒魄爲褫。遊樂方未央，征帆忽飛駛。天風吹故人，遠行一萬里。別時桃正花，轉眼菊成糜。楓落鱸膾肥，羈客思歸否？巴山今夜雨，惆悵胡能已。搔首望停雲，伊人在秋水。

寄余心一北京

衆芳盡搖落，大樹亦彫黃。惟此籬下菊，盈盈吐幽香。薄言采其華，貯之青絲囊。擬贈素心人，簪綴助明妝。伊人阻秋水，遠在天一方。相思不可卽，漫漫雲路長。馨香滿懷袖，淚下沾襟裳。感此腸九迴，中夜起徬徨。

黃花崗

豐碑斷碣峙平崗，杯酒殷勤奠國殤。頸血九原應化碧，頭顱千古自留香。夜深鬼馬嘶陰雨，秋老山鴉噪夕陽。慷慨臨風重下拜，英雄身世太淒涼！

重九日登粵秀山鎮海樓

錦城九日無風雨，載酒重來上此樓。檻外閒雲如舊識，江干落木已深秋。幾行南雁隨帆影，滿地黃花動客愁。極目神州烽火急，新亭涕淚未應流。

重至五羊城即席示郁達夫

天風海水三千里，殘醉重扶入五羊，
屨市萬燈籠夜霧，江樓獨客斷愁腸，
胸中塊壘填新恨，衣上微痕憶舊香，
遼鶴歸來城郭改，酒人淪散最淒涼！

附郁達夫和詩

侏儒處處馳肥馬，博士年年伴瘦羊，
薄有文章驚海內，竟無餽粥潤詩腸，
敢誇鄰女三秋望，忝受涪翁一瓣香，
升斗微名成底事，詞人身世太淒涼！

解嘲吟送蔡夢蕉之星洲

存 詩 羊 五
丈夫豈願老蓬蒿，束裝一旦乘風濤，
南尋島國恣遊翱，我愛蔡君矜懷高，
世上紛紛盡兒曹，寸光鼠目羨錢刀，
蔑視我輩如鴻毛，紙堆生活眞徒勞，
買遷當學朱公陶，願君商戰展龍韜，
載得明珠百斛豪，歸來聊解鄉人嘲。

贈盧致侯

滄海橫流擾攘中，誰於萍水認英雄，
酒酣拔劍悲歌起，白眼看人一座空。

贈張聲壯

磊落凌雲削玉姿，年來報國効驅馳。陶公運甕持勞日，祖逖聞雞起舞時。月下頻斟排悶酒，燈前每賦感懷詩。茫茫濁世誰相賞，祇有空山松柏知。

王粲登樓恰遇秋，干戈擾攘抱深憂。終軍年少心偏壯，賈誼才高志未售。自古詩人多忤世，從來名士不封侯。勸君莫誦靈均賦，沅芷湘蘭易惹愁。

娟娘曲

娟娘，故謝姓，清同光間才女。生丁兵亂，淪爲藝妓，卒殉情以歿。其墓在廣州城外息轅亭側，荒煙蔓草，久無人問。民國七年，予于役羊石，軍中無俚，曾以斗酒牛膠，及善彈箜篌者十二人祭於其墓，歸而製成此曲。

花飛蝶舞嶺南春，東風桃李糝香塵。天涯何處無芳草，水碧山青毓麗人。麗人家住珠江曲，嬌小玲瓏如碧玉。江上鮮蓉映臉紅，陌頭嫩柳爭眉綠。門外鷗波日夜流，遊春每泛木蘭舟。淡煙疏雨沉香浦，一曲笙篳聽者愁。豈蕊梢頭年十五，梨花一枝籠輕霧。前生合是許飛瓊，妝成每被嫦娥妬。曉風殘月柳屯田，讀罷新詞思悄然。詠絮才工謝女句，簪花格寫薛濤箋。秀外慧中人屬目，娉婷聲價珠十斛。怡紅公子賦求凰，迎娶阿嬌貯金屋。簿羅衫子藕絲裳，却扇詩成蠟炬煌。三日入廚作新婦，調羹羞遣小姑嘗。水晶簾下理高髻，玉鏡檯前試豔妝。對月比肩私語切，神仙原不逮鴛鴦。鴛鴦忽歷紅羊劫，倉皇夫

五 羊 詩 存

媚遭銜銜，隻身虎口獲餘生，雲鬢蓬鬆道旁泣。釵斷鸞離寶鏡分，可憐憔悴卓文君，雨淋鈴夜哀蟬曲，孤館夢回枕上聞，弱質伶仃不得所，生涯忍恥操神女，每逢花落倍傷心，傷心難向東風語，暗彈珠淚，感雙蛾，商婦琵琶幽怨多，最是教人腸欲斷，念家山破定風波，沾泥墮溷嗟淪落，一捻腰肢何瘦削，欲尋杜牧訂三生，不學丁娘歌十索，萬紫千紅深閉門，客來都道勝桃根，鈿車日夜馳流水，銷盡王孫無限魂，江左劉郎年最少，風流文采多情調，鶯花三月客羊城，舞榭歌樓恣遊眺，爲尋春色到妝檯，鸚鵡檐前喚幾回，細雨綠窗人病起，鉛華不御下堂來，含情脈脈驚初見，紅粉青衫相眷戀，不愛纏頭只愛詩，詩成題向桃花扇，桃花潭水比情深，夜闌燈灺兩盟心，綺筵酒煖歌金縷，繡閣春深撫玉琴，鞭絲帽影紅樓路，捲上湘簾總比襟，春風秋月流連久，香奩鎮日長相守，畢竟朝雲解愛才，肯與東坡執箕帚，寶賦黃金贖豔姬，鸚鵡裘貫合歡酒，河東有幸嫁錢郎，不復章臺作楊柳，楊柳經風折舞腰，藥爐茗碗可憐宵，支機石上因緣在，敲斷交枝翡翠翹，自古紅顏天所忌，摧蘭折蕙施橫恣，啼殘杜宇月三更，紫玉化煙花萎地，葬花埋玉板橋東，歌成蘊露泣芙蓉，魂歸離恨香初冷，路隔幽冥夢不通，環佩豈曾來月夜，臨邛道士信難逢，轉眼風流成永訣，劉郎衣袖沾淚血，孤燈挑盡恨綿綿，吟罷悼亡腸百結，淒絕崔郎紙上詩，尋芳空怨馬蹄遲，人間那有長圓月，塵世原無連理枝，君不見西風殘照青楓老，墳前葉落無人掃，嗚咽珠江空自流，美人坏土生春草，我是天涯淪落人，啼紅悼翠總傷情，樽前翻作娟娘曲，投筆長吁百感生！

長堤

銀燈照座漾詩魂，紅杏梢頭月一痕，十里長堤簾盡捲，詞人心事愛黃昏。

將去廣州即席示周醒民梁喟庵

陣陣東風撲酒旗，江城三月柳如絲，舉杯不爲長鯨吸，且待黃龍直搗時。
願曲周郎清興狂，雄談抵掌捭胡牀，中原剩有憂時士，登嶽長謠意慨慷。
英雄身世易蹉跎，劫後河山恨更多，最是荒煙殘照外，銅駝荆棘共悲歌。
未甘伏櫪逐驪騮，投筆天涯作壯遊，此去珠江江上月，何年把酒再當頭？

鴻泥殘稿

白樺

鴻泥殘稿共錄古近體詩四十九首，多爲紀行之作。馬江即福州出海之江流，南澳爲廣東省東南隅一島縣，鳳城即廣東省潮安縣，唐時韓退之祭鱷魚之地也。上述三地名皆見於篇中，因其頗奧僻，故特爲說明如右。民國廿三年仲夏白樺附誌。

暮登漳州城樓

山邱華屋兩茫茫，披髮何時下大荒！未必英雄終落拓，從知詞客最淒涼。文章敢冀千秋業，戎馬曾經幾戰場。獨上層城看落日，烽煙處處角聲長。

馬江晚泊

黃蘆晚日荒礁外，白袷闌珊又海行。十載逃名猶健在，幾人歷劫得餘生。霜前孤雁驚寒影，秋後夜潮變徵聲。枕畔未應憐寂寞，一燈相伴坐殘更。

秋日小飲南澳城外野人家即席示同遊諸子

廢苑頽垣落照邊，河山舉目共淒然。蒼茫野色來三徑，容易秋風又一年。土壘王頭同寂寞，紫螿綠蟻

且流連，諸公各有凌雲志，笑我疏狂學謫仙。

鳳城春日雜詩

南來一劍問恩仇，奇氣何曾動九州，剩有春衫殘篋在，不堪重憶少年遊。有破篋存友處寄詞則春衫一襲破敗不堪

草綠河堤宿雨晴，紅棉幾樹夕陽明，我來正值春三月，匹馬東風出鳳城。春郊露雨時風馬作近遊

薔薇滿架雨如絲，三五人家近水湄，渡口落花春寂寂，有人深拜國王祠。泛舟過三山國王祠

惆悵風塵太瘦生，故人飄泊米嘉榮，最憐一曲悲多曼，懺盡殘生廿載情。閩南學師呂毓坤瀕泊汕海上嘗樂尤擅精悲多曼月光曲聞者多流涕以去

杏黃衫子髮髭鬚，頰暈眉痕酒半酣，尙記年時舊風味，纖纖十指擘霜柑。於重春酒樓遇舊所識妓秀香髮黃髮臉是羅年風味也

冬郎才調西崑體，綺語如雲入耳清，燕子櫻花成絕唱，一生衣鉢釋玄瑛。此生尙秀作監體詩尤宗法蘇玄瑛燕子龜譜作

最多情是最無情，老去詩人百感并，夜雨小樓春酒煖，挑燈長憶戴先生。近聞戴山陽老人益家回國阻雨病酒終不能一晤也

海上寄郁達夫用廣州原韻

能文似汝堪稱虎，叱石嗟予不化羊，尙有頭顱供利斧，已無世事攪枯腸，喜看湖蟹填臍嫩，愁憶粵柑透甲香，三宿空桑真轉眼，故人墓草久荒涼！

金陵雜詩

大江東去日悠悠，今古英雄土一坏，渡口已無人似玉，城頭空見月如鉤，千尋鐵鎖銷磨盡，十里秦淮

激灑流，等是消魂楊柳岸，西風殘照白門秋。

弔古何人賦大招，荒堤寒樹馬蕭蕭，六朝山色青仍在，千載江聲恨未銷，故國秋深楓葉落，名湖櫻熟酒旗飄，蹇驢得得聽潮去，尙記當年舊板橋。

石頭城上望西風，吳楚蒼茫眼底空，漠漠平蕪秋水白，蕭蕭古壘蓼花紅，頽垣斷瓦迷芳徑，蔓草寒煙鎖故宮，日暮漁歌生遠浦，隔江指點幾青峰。

棲鴉流水韻清淒，堤柳宮槐翠黛低，草滿新亭無客到，花開舊院有烏啼，久聞勝地銷王氣，不見空梁落燕泥，猛憶莫愁湖畔路，雙柑斗酒正堪攜。

登金陵掃葉樓

楓老荒山客到稀，高樓獨上思依依，夕陽含樹孤峰沒，秋水連天一雁歸，古寺鐘敲潮未落，寒林霜滿葉初飛，憑欄悵望來時路，暮色蒼蒼冷翠微。

遊孝陵

禾黍離離夾野塍，小橋官柳暮煙凝，黃花開盡秋光老，細雨騎驢上孝陵。

半淞園

朱樓畫舫曲欄橋，流水潺潺柳萬條，最是日斜人散後，榕陰深處一聲簫。

去上海

黃花滿地無人問，破鉢芒鞋鬢欲鬢，往日酒人半淪散，那堪秋盡客江南！

京滬車中口占

四月江南麥已黃，雨餘天氣半晴涼，垂楊夾道春歸去，尙有柔條縮客腸。

過徐州

茫茫人海說恩仇，大好頭顱一擲不剩有，壯懷消未得，滿天風雪過徐州！

秋日西湖雜詩

鬢絲禪榻都無恙，寂默真如獨閉門，江北江南烽火急，秋風秋雨酒杯溫，眼前天地有佳色，別後湖山多新增，今夜月明千里共，孤山小閣一燈昏。

南來十日九風雨，枯柳殘荷畫晚秋，舉酒不辭黃葉寺，振衣怕上夕陽樓，才如江令原多恨，悟到莊生尙有愁，一水蘆葦君且住，明朝散髮弄扁舟。

題曼殊大師墓

異域騷魂不可招，墓門今對浙江潮，空山流水人何在？腸斷阿師尺八簫！
啼歇年芳每自疑，三郎身世落花知，最憐燕子歸來日，病榻青燈一束詩。
芒鞋破鉢有沉哀，殘絮沾泥又一回，參透涅槃空色相，雪前雖好易成灰！
何人伴汝聽啼鴉，處士梅花繞墓田，泉下相逢應握手，詩壇管領一千年。

韜光寺

煨芋依殘火，談禪對老僧，霜晨經閣磬，雨夜佛樓燈，花氣香仍聚，秋光冷欲凝，曉來看貝葉，汲井漱寒冰。

題林逋墓

稱 殘 泥 鴻
枳籬茅舍不沾塵，誓向巖阿老此身，明月一輪傳素志，梅花萬樹作芳鄰，西湖山好真堪隱，東野詩寒豈足倫，寂寞荒煙人不到，夕陽斷碣墓苔新。

山齋

高聲來木末，山齋正蕭索，羈人夜不寐，坐聽楓葉落，冷雨暗幽窗，流螢渡虛閣，青燈挑復滅，涼颼動帷幕，撫景愴中懷，此情何所託？吾生多坎坷，鬱鬱苦不樂，美人傷遲暮，秋士感寂寞，天寒風雨盛，誰憐羅袖薄？

西湖竹枝詞

萬朵芙蓉齊欲笑，歡迎車上一詩人，劇憐詩筆無春意，寫出湖山總失真。
水繞孤村花繞廬，短篷人語出菰蒲。湖心亭畔如絲柳，織出春光寂寞圖。
湖雲祠樹盡含愁，煙水重遮望遠眸。淺笑輕聲情脈脈，雨中西子最溫柔。
瓜皮艇子木蘭橈，盪到西冷夜月橋。柳岸輕風來水上，誰家兒女笑聲嬌。
等閒莫白少年頭，塊壘還須酒散愁。痛飲黃龍空有約，岳王遺恨到千秋。
巾幗英雄寄慨深，秋風秋雨作愁吟。古今憾事知多少，憑弔無端淚滿襟。

酒酣不陳錫囊

江湖俠骨二三存，相對蒼茫我與君，尚有銀燈能照影，埋憂無地且傾樽。
當年溟海驪珠探，與子平分閩北南，一自昆明灰劫後，兩窗病酒臥江潭。
駭綠紛紅亦一時，何人重誦北山移，匣中長劍今猶昔，肝膽崢嶸剖向誰。
走馬章臺萬事非，呢喃燕語雨霏微，酒闌禪榻吾思睡，底事春來有綠肥。

贈王懷玉

酒酣拔劍尋常事，底事王郎斫地哀，千古江山長浴血，人間何處葬奇才。

贈顏枕滄

蕭肩火色長如此，我馬玄黃日又曛，黯盡輪蹄霜盡鬢，滿山風雪最憐君！

弔芥川龍之介

菊池此日傷知己，夏日當年惜鬼才，一自河童成絕響，東都兒女有餘哀。

泉水篇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斯言有至理，不厭百回讀。我昔涉迷途，營營苦不足，響聲騰於耳，雜色紛於目。生涯事鉛槧，夢境尋蕉鹿，形存神實離，行屍半走肉。仰觀黃鶴飛，雲天任往復，如何萬物靈，反愧茲羽族？感此憬然悟，漫遊絕塵俗，療飢餐落英，潔體洗飛瀑。山花爛熳紅，野草無邊綠，行樂當及時，夜遊復秉燭。樓林只一枝，飲河求滿腹，擾擾濁世人，終身競蝸角！倚杖看流泉，悠然忘榮辱，我道雖未成，昔非今已覺。

舉足

舉足欲行行不得，春來典盡篋中衣，填胸塊壘千重滿，過眼煙雲萬象非，居士聲聞長寂寞，故人裘馬自輕肥，一從豪氣消磨盡，日日江樓坐落暉！

題胡適之「嘗試集」

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斯語太疏迂。胡生千載翻陳案，獨闢騷壇一坦途。
楚語當年入楚騷，劉郎何事不題糕？一篇老嫗都能解，芳潔如曾玉色醪。
實甫海藏近作家，峻嶒詰屈甚孳牙。江南諸子傷纖弱，月露風雲競粉華。
模仿他人得粕糟，可憐終歲秃千毫。發揮個性明真我，此是胡生隻眼高。

題阿爾支拔綬夫小說集「沙寧」

人間哀樂吾能說，才氣縱橫愧不如。聽得雪山獅子吼，胸懷帶血讀奇書！

拿破崙戰略記

陳心純

一 拿破崙的基本戰術

拿破崙被幽囚於絕海孤島聖·海蘭娜時，曾經安靜地這

樣說：「我的因了四十回的戰勝而博得的功名，因了滑鐵盧的一敗，是全部被抹殺了。僅僅唯一獲得永遠的生命的是我的『民法』（拿破崙法典）。」誠然，拿破崙法典是拿破崙功業中的一大不朽的傑作。但是，他的殘留在四十次的戰勝上面的偉大的足跡，在軍事史上是不必說，即在一般史上，也是不容易消滅的。

像法蘭西革命造成了拿破崙的偉大的事業一樣，法蘭西革命時代的革命軍隊的突破了舊型的新戰術，是啟示了拿破崙的基本戰術。原來，感覺到新時代的來到，抱着萬衆一心的唯一的信念「自由民權的擁護」，滿身澎湃着奔騰着國民的熱情大衆的熱情而馳赴戰線的革命戰士們，都是懷着破釜沉舟，到敵人那裏去取糧食的必死的決心，不帶一握的食糧和一個的帳幕，一身之外無長物，幕天席地而轉戰着的。因此他們的行

軍速力是破格地迅速。將這種革命的新戰術加以儘量的利用和模倣，具有偉大軍事天才的拿破崙，在後年是創造出了他的空前絕後的「行軍戰術」。

原來，以有如疾風迅雷的神速的進軍，在雙方還沒有交鋒之先，便先聲奪人地，得了形勢上的優勝給予敵人以其不意的威脅而使之氣餒的，正是通過拿破崙的一生的戰役的基本戰術。

一八〇五年十月的烏爾姆一役，（下文詳述）便是拿破崙藉這種神速的「行軍戰術」，使突然被包圍的三萬的奧地利軍完全失去應付的能力而不得不俯首乞降，終於兵不血刃而博得完全的勝利的。

「我們的皇帝，並不是用我們的武器來戰，而是用我們的「腿」來戰的！」

驚異於主將的智謀的法蘭西兵，不是這樣異口同聲地讚歎着的嗎？

「我是僅僅藉「行軍術」而將奧軍破壞的。」

驕矜自喜的拿破崙本人，不也是這樣地豪語着的嗎？騎在白馬上面的五尺一寸八分的矮小的男子，黑頭黃的制服，白色的洋袴，長靴，三角形的軍帽深壓着眉際，蒼白的顏，穩定的神采奕奕的黑色的雙眸。

這是絕代的大天才兒拿破崙的馬上的英姿！

偃着旗，息着鼓，拖着山砲，以一日平均行程二十哩的高度，的連力和接連幾十個鐘頭的繼續行進力，在莽蕩的平原中，茫茫的沙漠中，崎嶇的山路中，像排山倒海那樣疾驅着千軍萬馬的，是絕代大戰爭家拿破崙的「強行軍」的千古壯觀。

英雄是在馬上取得天下的。

拿破崙是憑着他的空前絕後的「強行軍」的戰術而席卷了整個的歐羅巴的天地，蹂躪了整個的歐羅巴的天地。

拿破崙的所以百戰百勝，是由於他的叱咤風雲，拔山扛鼎的意氣，他的縱橫馳驟，天馬行空的才略，以及充滿在他的三軍裏面的像瘋狂那樣發揚的士氣，那是不消說的。但是，除了這些之外，決定他的百戰百勝的主要的條件，是從他的過人的分析力和綜合力裏面生出來的知彼知己的精密的計算。

和具有詩人的感情同時，拿破崙是具有有一個科學家的頭腦的。他在白利恩諾的兵學校時代，對於數學是最精研。他在策

劃戰爭的計劃的時候，對於敵我雙方的實力，食糧，兵器彈藥，馬匹，行軍的距離，敵陣的形勢，以至於敵方的砲臺的多寡，敵方的主將的良莠，都一一加以精密的數字的調查，像羅列在桌子上面那樣地胸有成竹之後，於是用最有效的最經濟的，迅雷不及掩耳的動作，像收拾自己家內的器具什物一樣地將敵方痛快地解決。

當拿破崙作為第一總統，而計劃討伐英吉利的時候，有一次從塞朱爾那裏接到關於法蘭西北海岸和比利時軍隊的配置和兵器糧食的報告。聽完了那個冗長的報告之後，拿破崙是「比利時的奧斯登特的大砲四門裏面，兩門不是已經燬落了嗎？」

這樣的叱着。

趕快調查時，果然和他所說的一樣，祇剩兩門大砲了。

他是這樣程度地具有知彼知己的精密絕倫的頭腦的。

拿破崙的戰術，很多是蹈襲着革命時代的軍制和戰法。先輩卡爾諾所採用的徵兵制和新戰術，裨益拿破崙的地方是很多的。所謂卡爾諾的新戰術便是「散兵戰術」和「繼隊戰術」的併用。這是先用散兵攻擊敵方，接續着騎兵的襲擊和砲兵的射擊，最後再用密集縱隊的鎗劍突擊來決戰的戰術。拿破崙的

戰術，分明是這種戰術的一脈相承的傳統。但是，使騎兵和砲兵的使用成爲更加有效果的，尤其使騎砲步兵戰術成爲精妙的完全的綜合戰術的這一點，却是拿破崙的點色。

二 拿破崙的處女戰役

拿破崙的軍事的才能，最初表現於世間的，是一七九三年的杜倫要塞戰，一七九五年十月四日的巴黎王黨暴動的鎮壓，以及一七九六年的意大利戰役。

杜倫的一役，是一七九三年七月，路易十七世的擁立者在杜倫整起了對於巴黎革命政府的反旗，形成了在各地相續而起的反革命運動的中心；政府的攻擊軍屢攻不克，於是拿破崙被任命爲砲兵司令官，將巨砲集中在杜倫港外，向守備軍掃蕩，擊破港內的軍艦，終於將杜倫市克復的拿破崙的處女戰役。

從這一役開始，他的作爲一個武人的天才表現了出來。在這次激戰中，他的馬是被打傷了，並且他本人是在股上受到了一個槍痕。這個，是通過他的一生的唯一的傷痕。

在這一役之後，他自己是稱呼爲「在國家危急之際指揮砲兵而博得大勝的陸軍少將蒲那派蒂。」

巴黎王黨暴動的鎮壓戰，是在拿破崙一生中劃出一大紀元的事情。（史稱此役爲葡萄月的十三日。因革命政府更改曆日及年號月名。葡萄月十三日，相當於十月四日。）

這一役，是率領着三萬的國民軍和多數的暴民的圖謀蒲爾朋皇朝復辟的王黨，向着據守着巴黎的朱萊里宮殿的革命政府方面的守兵三千和市民二千，像潮湧一樣像雪崩一樣殺到的時候，拿破崙以革命政府軍總司令幕下的七個幕僚之一的資格，在宮殿前面，布置了大砲的行列，指揮着守兵，向對方的民軍毫不留情地加以猛烈的片刻不停的轟擊，使美麗的巴黎的市街，成爲了一個地慘天愁的修羅場的一幕壯烈慘痛的市街戰。

在濃濃的白煙之中，身長五尺一寸八分的矮小的男子，穿着鼠色的陸軍少將的制服，在蒼白的臉上，凝定着猛烈的雙眼而兀立着。

「打！」

他是這樣的命令着。

這樣子，他的有如鋼鐵一般的意志，是將在六年間慣於革命，慣於暴動，慣於掠奪的盲目的無理智的蠢如鹿豕的巴黎的暴民，加上了一大鐵籠。

王黨和民軍是投降了，共和主義是得到了擁護。於是，貧乏青年蒲那派帶，是作爲一個英雄兒拿破崙而出現了。

三 意大利遠征

「越過阿爾泊斯的峻嶺而進入羅馬！」

這是二千年前，普魯達克英雄傳中的人傑亨尼勃爾所決行的。

「渡過普比庚河而向羅馬去！」

這是羅馬的古英雄西撒所行進的道路。

現在，拿破崙是開始了他的歷史上千古不朽的越過阿爾泊斯的天險的意大利遠征了。

作爲近代史中的一首浪漫詩，作爲現實世界中的一齣夢幻劇，作爲歷史上的一個奇蹟，二十七歲的拿破崙是僅僅用了三萬七千七百七十五個衣食不給的兵士，四千匹的瘦馬，二十四門的山砲，三十萬法郎的銀貨，以及一日半餐僅能支持一個月的食糧，在不到三個月的短期間，將意大利半島征服了。

拿破崙的被巴黎總裁政府任命爲意大利軍司令官，是在一七九六年三月二日，年齒僅僅二十七歲的時候。總裁卡爾諾

是計劃着對於奧地利的決然的攻勢戰爭，企圖以朱爾登的第一軍和摩洛的第二軍爲基本部隊，使之衝奧地利的本國，另外組織第三軍，即意大利軍，使之担任牽制的工作。在巴黎王黨暴動鎮壓戰之後，拿破崙雖然成爲了陸軍中將、內地軍司令官，但是以他的年青而論，被任命爲意大利軍司令官這件事，不得不說是破格的拔擢。

三月二日拜命爲意大利軍司令官的拿破崙，在十一月，是離別了他的狂熱愛着的新婚僅僅兩天的愛妻約瑟芬而由巴黎出發赴任。

到了意大利軍大本營所在地的尼恩，那些老將軍們是以怎樣的態度來迎接這個新任的年青矮小的司令官呢？

沈着的馬塞那是讚歎拿破崙的非凡的指揮的方略，並且吃驚地說：

「身長僅僅五尺一寸八分餘的拿破崙，一帶上了司令官的帽子，看去便似乎增高了二尺了。」

又以勇猛著稱的沃巨洛將軍也是詫異異名地說道：

「不知爲什麼緣故，我一看到了他，便被壓服了。」

拿破崙以後的所以能夠如臂使指地指揮着意大利軍的理由，從這件事上面可以想像得到。

於是，拿破崙的有名的訓示是在全軍的頭上響起來了：

「兵士等！我是企圖把你們引導到世界最豐饒的平原中去。富有的州郡和廣大的都市將落入於你們的掌中吧！於是，你們是可以在那裏獲得名譽和光榮和財寶了吧！意大利軍的兵士們！你們難道還可以有缺乏勇氣和忍耐的道理嗎？」

這全然是新式的戰術。在拿破崙的訓示裏面，抽象和理論和空想是不存在的，是充滿了激頭激尾的直截的實際的實利的口吻的。這是他的獲得兵士們的心的一大理由。

比較了二十七歲的拿破崙，奧地利方面的主將們是怎麼樣的呢？

比較了二十七歲的年青的拿破崙，奧地利軍的全軍的指揮官，是一個七十二歲的失掉了身體的自由的蒲魯，比較了一邊嚼着一片的麵包，一邊督戰的拿破崙，奧地利軍方面的將軍是晚上不先痛飲香檳酒便不能用膳的卻爾慈大公，比較了一口氣在馬背上馳走三十小時的拿破崙，奧地利軍方面的將軍是因被神經痛所苦而乘着車子出陣的科里。

是新和舊的戰爭，是少和老的戰爭。

三萬的蒲魯軍是把全力安置在名叫亞基的地方，作為他的同盟軍的披安蒙脫軍（二萬）是由科里率領而屯在蔡巴。

這兩地的聯絡是不充分。俊敏的拿破崙從早就看破了敵方的這弱點，把大本營推進到對於敵的根據地亞基和蔡巴，幾乎是位置在二等邊三角形的頂點的沙蒲那地方。等到確實的將敵的兩軍分斷之後，就先將科里軍解決，於是將全力向蒲魯軍傾倒。

五月，拿破崙和蒲魯軍之間，在名叫洛地的地方敢行着有名的冒險的戰鬥。這一戰不消說是拿破崙的勝利。拿破崙的身先士卒渡過洛地的橋的個人的勇氣，是從將士們那裏同時購得了「短小伍長」這個充滿着親切的稱呼和「常勝將軍」這個嚴正的稱號。

在這裏，我們沒有詳述此後的意大利戰役的餘裕。不過，綜觀這回洛地的戰勝，以及較這更加有名的亞爾科萊，里蒲里戰勝等等，合計十八回的戰勝，我們都可以看出拿破崙的新戰法來。

這個戰法便是主力集中戰路。

原來，像上文所說，拿破崙在戰役的頭頭，便將奧地利軍司令官蒲魯和披安蒙脫軍司令官科里的兩軍分斷，用一部分的兵使警戒奧地利軍，拿破崙自己則率領了主力，先將披安蒙脫軍擊破，然後將這主力轉換到奧地利方面而獲得勝利。換言之，

便是先將敵的兩軍分斷之後，將自己的主力集中，保持所謂相對的優勢，然後將敵已經失去聯絡的敵人各個擊破。而作為這軍主力集中戰略的實行的手段的，拿破崙是以對於敵軍的牽制和自軍的機動的敏速為重要條件的。

拿破崙對於這種新戰法的成功是具有自覺的。回顧着如斯獲得的很多的戰勝，他曾經洩漏出如下的富有含蓄的話來。

『我是常常以多數制勝少數的。』

這一句話，實在是對於

『拿破崙是常常以少數制勝多數的。』

這一種世人的批評的拿破崙本人的答辯。這句話的意思，便是說明敵軍最初雖佔優勢，但是將牠分割，使自軍的主力較敵軍的主力佔優，便是占得了戰略上的『相對的多數』之後，再制勝敵人的意思。由此而觀，拿破崙的勝利，是可勝而勝，是必然的，決不是奇勝。在這裏，拿破崙的實際的常識的頭腦是存在着。

洛地的一戰，在拿破崙的意識上面，實來了一大變化。他從那個時候起，是開始把握住了他自己是一個被某種偉大的運命所選拔出來的非凡人的這種意識了。後年在聖·海蘭娜，他是告訴侍臣蒙脫倫道：

『那次洛地戰役的晚上，我是初次意識到了我自己是一個非凡的人。希望將以前僅僅目之為一種空想的大事業實現出來的大志，是從那時候起開始發生。』

但是，一方面，直指奧地利本國的朱爾登和摩洛的基本軍，是被奧方的年齒僅僅二十五歲的却爾斯大公像孩童那樣翻弄着。於是，拿破崙在完成了意大利方面的目的之後，便不待總裁政府的命令，獨斷獨行地把它作為牽制軍的意大利軍改變為基本軍，呈示出將向維也納直迫而來的氣勢。奧地利政府大為驚慌，俄然派遣却爾斯大公到意大利方面，企圖使戰役在意大利解決。但是，殺到了披亞佩河的大公，却是意外地把戰略誤用了，在該河畔被拿破崙擊破，次第被迫逐到國境以內。於是，拿破崙在一七九七年四月，和奧地利在萊沃明希締結臨時條約，十月改為康泡·福爾米沃的正式條約。

根據這個條約，拿破崙使奧地利政府承認他以前在北意大利所造成的蒂沙爾披那、里辯里耶兩共和國。並且規定法蘭西獲得奧領比利時以及萊茵左岸。作為這個的代價的，是允許奧地利的領有維尼思。

四 金字塔下

「健兒喲！四千年的歲月，是俯瞰着舜等！」

這是一七九八年埃及遠征一役中埃及軍和法軍在開羅城下血戰初起的時候，拿破崙指着金字塔而向法蘭西全軍激勵着的響激百代的句子。

拿破崙的終結了意大利戰役而凱旋到巴黎，是在一七九七年十二月五日的事情。拿破崙的人望，現在是達到了牠的頂點。但是，在僅僅不到半載之後，他是又向着埃及遠征之旅出發了。

拿破崙的埃及遠征的目的是在乎對英，是全圖藉着埃及的占領，將地中海的海權收進法蘭西的掌中，遮斷英吉利與印度間的連絡。

原來，以經略東洋統一世界為最終的事業的拿破崙，知道為了這個的最大的障礙是英國。怎麼樣可以打倒英國呢？這是貫流着他的一生的思想。他是審思熟慮而將對英策歸結到如下的三途：其一，是渡過英法海峽而從正面擊滅英國。其二，是渡過萊茵河而將作為大陸方面的英國根據地的哈諾佛和漢堡加以掃蕩。其三，是從埃及攻入印度，絕滅英國地中海的通商。

關於第一策，他是因為看透了以現存法國海軍正面攻擊英國的不可能而斷念。關於第二策，他是在後年征服德意志後

發布大陸封鎖令的時候所實行的。他是斷定作為目前的方法，除了埃及及攻擊之外別無他道。

決斷了之後便立刻實行的是拿破崙。

率領着陸軍三萬，海軍五千，天文學者，地理學者，地質學者，化學者，考古學者，技術家，哲學家，美術家等一代的巨匠一百七十五人，携帶着數千卷的書籍，拿破崙的一百五十艘的埃及遠征的大艦隊，由杜倫港出發，在蔚藍的南國之空，汪洋的地中海之水裏面，蹈襲着昔年西撒所行進的波路而向埃及及長征的，是在一千七百九十八年五月十九日。

逃脫了獵犬那樣追躡着的英國海軍巨人納爾遜所率領的英艦隊，拿破崙的遠征軍是在七月二日的午後在埃及的亞歷山大上岸。

七月二十日，在埃及的首都開羅附近的名叫恩巴佩的地方，法蘭西軍與當時以世界第一著聞於世的埃及的馬梅魯克騎兵隊之間，一場劇烈的血戰是開始了。

這一戰，通俗是叫做「金字塔之戰」。

拿破崙是用五個師團的兵力，擺布了一個內部設置騎兵，側面設置砲兵的鱗次形的大方陣來封鎖馬梅魯克的騎兵的衝擊力。

從金字塔的塔後，從尼羅河的河畔的樹蔭中，從開羅城的裏的背後，從發出於沙漠上面的脈氣樓的裏面，穿着插着羽毛的金甌，五彩的眩眼的絹衣，像風車那樣揮舞着長矛短鎗的二萬餘的馬梅魯克的精兵，萬雷動搖，撲地湧天那樣突擊來時，天才兒拿破崙是兀立着他的五尺一寸八分的矮小的身材，拔出了他的鞘裏的指揮刀，指着就在面前的千古的金字塔，用着如下的響徹百代的名句鼓舞全法蘭西軍的土氣。

「健兒們！從金字塔的上面，四千年的歲月是俯瞰着那等！」

馬梅魯克騎兵隊是被搗得粉碎，開羅是被佔領。

但是，這個陸上的大勝，旋即因了海上的大敗之故而成為幾於無價值。原來，他的海軍，在附近亞歷山大的阿蒲基爾灣，被英國提督納爾遜的艦隊擊滅。於是法軍的退路斷絕，懸軍萬里，孤立在埃及。

但是，拿破崙的眞價，是在這際命運的時候顯現了出來。他是組織了「埃及學會」，努力於埃及和其他各種學術的開發。當然，他設立這個學會的直接動機，是爲了救濟陷於孤立無援的目前的窮乏狀態。他首先要求於學會的，是「麵包燒籠的發明」，「啤酒釀造所需要的代用品」，「尼羅河水的淨化方法」，「風車和水車的利害」，「火器火藥的製作」等等。

異 業 文 藝

不知不覺，在埃及及經過了半歲的日月，一得到了土耳其軍襲來的報告，休憩在拿破崙的心中的獅子王是猛然的躍起。他是決心在土耳其海軍尚未到達之前，先進入小亞細亞，擊破牠的陸軍，攻破英國的海軍根據地安卡的砲臺，奪去英國海軍的踏脚地，斷絕了後顧之憂，於是再長驅直入，從波斯侵入印度。在埃及的彼方，隔開了沙漠，波斯是在着，印度是在着，亞細亞大陸是在着！

前進！

一生以歷山大帝，西撒大帝自況，抱着印度侵入東洋經略的永遠的憧憬的拿破崙，現在是用渾身的勇氣和希望，從事敘利亞的遠征。從一七九九年三月十九日起，開始安卡的圍攻。

但是，經過九週間的圍攻，因英國守備的堅牢，法軍毫不得逞，終於在五月二十日解圍而去。拿破崙是失去了實現印度經略的雄圖的機會，飲恨吞聲回歸埃及。

呵呵！敘利亞，正是西撒大帝博得了「我來了，我看到了，我勝了。」那樣程度的疾風迅雷般的大勝之地啊！正是歷山大帝如入無人之境那樣順利地通過之地啊！現在，拿破崙不能踏躐着他們的往轍而悄然引去，英雄心中的痛恨，是可以由下面的他的述懷而測知的。

第四期

「安卡，是阻隔在我和我的命運之間的一個可怕的陷阱！僅僅因為不能將那個安卡的小小的砲臺攻下之故，我是不能立馬在干迪河畔，額手而眺望那萬里的長城喲！」

五 馬倫哥之大勝

拿破崙的光華燦爛的意大利遠征的成果，是使意大利在他的埃及駐在的期間復被蹂躪，再度回復為奧地利的所有。並且在他的埃及駐在期間的各地的戰敗，是漸次將法蘭西的形勢誘導到危殆的地步。尤其奧地利皇帝弗萊雪思二世二十四歲即位之後，銜恨於拿破崙的意大利侵入，飛檄歐洲各王，作成第二次對法同盟，企圖一舉將革命法蘭西打倒。

拿破崙在自衛上，不得不再度將這個強敵擊破的。

於是，爲了要造成戰爭的口實起見，拿破崙是在一七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同時致書於奧地利和英吉利，要求和平。這種要求，是如預期地被拒絕了。於是拿破崙是得到了天堂和奧地利開戰的口實。

率領了三萬二千的精兵而走上討奧的征途的，是拿破崙即位爲第一總統的半年以後的事情。

但是，劈頭便生出了一個齟齬。原來，在原先被總裁政府派

遣征伐奧地利的兩軍中，摩洛軍十二萬是直接對奧，麥塞那軍三萬是駐屯在意大利。拿破崙最初打算把自己的軍隊和摩洛軍合併，一舉向維也納衝去。但是摩洛卻斷然反對隸屬於拿破崙的指揮下。不得已，拿破崙是再度的向着意大利。

於是，拿破崙的有名的阿爾泊斯的越過是開始。五月二十日，他是越過了聖·佩爾那的峻嶺。因爲這是越過阿爾泊斯的最安全的一個嶺。

拿破崙軍像飛將軍從天而降那樣地從雪中到來的時候，奧地利軍的前哨隊是出其不意地潰走了。但是，主力和主力在六月十四日在馬倫哥之野衝突的時候，奧軍遠佔優勢，後半時半，法軍是全線開始後退。

敗北！

拿破崙站立在通達到亞歷山大去的道路的後面的土丘上面凝望着形勢。兩萬的法兵之中，五千人是已經成爲累累的屍屍而橫在戰場上。乘勝追擊的奧地利軍是像潮水一般洶湧而來。

杜奇，爲什麼還沒有率領援兵來到呢？

正這樣焦慮着時，他是聽到了遙遠的後方的殷殷的砲聲。是杜奇喲！

他是立刻下令，把敗軍回轉方向，向着杜奇軍。

以法蘭西第一驍將著聞的杜奇，是疾驅着馬而趕來。他是

拿破崙心愛的友人。

「喇！杜奇，你看這次戰爭怎麼樣？」

說完，他是哈哈大笑道：

「這次戰爭是已經敗了。但是，現在還祇三點鐘啦！在日暮

以前，儘有另外一次戰勝的時間的喇！」

拿破崙是突然飛乘上了馬。

「前進！」

他向全軍命令！

一看到了他的姿態，法蘭西兵是像奇蹟那樣地回復了勇

氣。於是，後退的全軍，迅速地開始轉正了方向前進。於是，杜奇的

新兵，展開在奧軍的左翼而從事包圍運動。

出於不意的奧地利軍，暫時躊躇的利那，馬爾蒙是對準了

砲列而一齊亂射。於是奧軍是開始敗退開拉孟的騎兵隊是像

阿修羅那樣追擊。

因着這次馬倫哥的大勝，在越過阿爾泊斯僅僅一個月之

後，拿破崙是將北意大利收復了回來。

但是，爲了什麼，勝利的將軍拿破崙，不是跳下了馬而在

哭着麼？

他是抱着橫在累累屍屍之中的杜奇的屍骸而號泣。

「像古代史中的英雄一樣的勇者！」

在生前是這樣程度被他激賞着的杜奇，援救了他之後，自

已是成爲了一個死屍而橫着了。這樣子，拿破崙雖然收復了意

大利，但却失去了一個最重要的友人。

一方面，摩洛將軍在十二月一日日沒的時分，在巴哇里那

的霍亨林登地方將奧地利軍打得粉碎。這個戰勝，到了招致拿

破崙的嫉妬的程度。霍亨林登一役是法奧和平條約成立的動

機，一八〇一年二月九日，魯奈比爾條約是結成了。

關於馬倫哥的戰勝，兵學者喬米尼有如下的有味的批評：

「不思議地，馬倫哥的戰勝，不是拿破崙型的戰勝。在大體

上，這是一個違犯拿破崙的戰爭原則的戰鬥。」

原來，像上文說過一樣，「拿破崙的戰爭原則」是「主力

集中戰」，而這次馬倫哥之戰，他却過度將他的兵力分散了。

六 奧斯得力之大勝

「把這幅地圖捲起來，我們在今後十年間，不需要這個了

吧！」

一八〇五年奧斯得力一役，法蘭西軍把英奧俄的對法同盟軍打得一敗塗地的悲報接到在手中時，拿破崙的政治上的勁敵，第三次歐洲對法聯盟的張本人，英國的愛國政治家畢脫宰相是發出了如上的悲痛的話而昏倒了。

畢脫的糾合了英奧俄三國而結成第三次對法同盟向法蘭西挑戰，是在拿破崙即皇帝位的翌年一八〇五年。

憤慨於英吉利的態度，拿破崙是決意用海軍侵入英國。他使海軍提督維爾奴夫駐屯艦隊在海峽外面，牽制納爾遜所率領的英吉利艦隊，以圖乘虛侵入英國。但是，因着維爾奴夫的優柔不斷，致使拿破崙的這一個乾坤一擲的大計劃，是在垂成之際歸於畫餅。

「嗚呼，使我在六小時內成爲了英吉利海峽的主人翁，那麼，我是征服了全世界！」

拿破崙的吐出了這個含有無限痛惜之意的歎息語的，是在這個時候。

同時，奧地利軍是乘虛來襲。一軍進入意大利，一軍進入德國。意志已經斷念於英吉利侵入的拿破崙，現在，在他的有如石火電光般的頭腦之中，奧軍掃滅的秘計是已經思考了出來。

他是馬上回轉了方向，以雪崩湧之勢，率領了二十四萬

的軍隊向巴哇利亞急行，在十月二十日，將尚未和俄軍取得聯絡的奧軍的大將麥克包圍在烏爾姆。

麥克是斷念於抵抗，率領了三萬的兵卒，詣拿破崙的軍門投降。

因連日連夜的強行軍而身心疲乏到極度的法蘭西兵，在這裏開始發見了拿破崙的新戰術。

「我們的皇帝，不是用我們的武器來戰，而是用我們的腿來戰的。」

乘着勝，拿破崙是率領全軍，像疾風迅雷般衝入奧國首都維也納。

於是，進入了最後的決戰。

這時，在奧皇麾下的奧地利主力軍是在維也納北方奧斯得力附近，同盟者俄羅斯皇帝亞歷山大的軍隊也已來會。

爲對抗奧俄同盟軍起見，十一月二十日，拿破崙是到達了奧斯得力的西北物魯恩地方。當時在他麾下的軍隊，僅有斯爾萊兩軍團和摩拉的騎兵集團，兵數約五萬五千。而優勢的敵軍有八萬。

不得不等待達蒲，佩爾那特脫兩團援軍的到來。

智謀縱橫的拿破崙，爲要遷延時機，作成達蒲和佩爾那特

脫兩軍的到來的餘裕起見，他是在兩軍未會到達之前，盡量用外交手段調弄着奧俄德三國。一方面阻遏着在當時有拋棄中央加入同盟之勢的普魯士，一方面，有口無心地對奧俄雙方提出休戰的談判。

俄羅斯的外務大臣，查爾托里斯基批評拿破崙道：

「在歐羅巴，知道時間的價值的唯一的人是拿破崙。」

這實在是適切的按語。在交戰直前還發揮着非凡的外交的活動的，實在是戰史上稀有的例。

奧斯得力一役的戰鬥，是在十二月二日，因為由法奧俄三國的皇帝參加，所以被呼為「三帝會戰」。

拿破崙是將那在交戰的前日當然可以佔領的，名叫潑拉安安的高地放棄了，在二日早晨，在名叫高爾特巴哈的小川前面敵陣。

拿破崙為什麼放棄那有利的潑拉安安高地呢？這至少有两个理由。第一，如果拿破崙在前一天將潑拉安安高地占領，那麼同盟軍必定前來攻擊該處，使戰爭早一天開始。那麼達蒲和佩爾那特脫兩軍的來援將不可期。為要待兩軍的來援，不得不將這高地犧牲一天。第二，拿破崙是計劃將這高地給予敵人，將敵的左翼誘致到自己的右翼方面，用自方的兵力薄弱（最初

這方面兵數僅一萬三千，後來達蒲援兵參加後，約增至二萬）的右翼將敵方的主力加以牽制之後，再用自方的優勢的中央和左翼擊破劣勢的敵方的中央和右翼。

戰爭是果如拿破崙的計劃而進行着。最激烈的是率領中央軍的斯爾將軍的潑拉安安高地的奪取戰。在他和率領敵方中央軍的俄將庫安左夫之間，一場惡鬥是奏了出來。

在正午時分，潑拉安安高地是完全陷落在斯爾的手中。這是決定這一天的勝敗的關鍵。

於是斯爾接續協同着右翼軍，將過於深入的敵的左翼攻擊而破壞。一方面，萊奴和佩爾那特的兩軍團，是協同着摩拉的騎兵集團，擊破敵的右翼。

看到勝負的決定的，是在午後二時左右。同盟軍的死傷二萬八千，法蘭西軍的死傷僅六千八百。法蘭西軍所幽獲的敵砲計一百八十門。（開戰當初的敵軍的砲數計二百門）

翌日，拿破崙布告全軍：

「勇者嗚！朕嘉賞卿等的勇戰。拿我的名字給與卿等的兒子吧！並且如果那孩兒成爲像我們這樣偉大的話，那麼我將把我的位子給與這個孩兒！」

戰略的智謀和戰後的名文相比較，正是一篇的無韻詩。

得到了同盟軍的敗報的英國宰相畢脫，悲憤交進，是在翌月二十三日絕命。

x x x

奧斯得力會戰的拿破崙的戰術，比較了從來的戰術，具有遠勝的新鮮味，是為一切的兵學者所目為近代戰術的模範的。原來在這次拿破崙的戰術中，可以看出一點和菲特力希大王的戰術根本相異的地方來。原來在菲特力希大王的場合，全軍是必然作着一聯的規則的活動；如果在某處露出了一些破綻，那麼便將牽連到全軍的敗北。而在拿破崙的場合便不然。中央雖然敗了，兩翼還可以制勝，一翼敗了，中央和其他一翼還可以抓住勝利。類乎我國的所謂「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腹則首尾俱應」的常山蛇的戰術。但是，為了實現這種遍通自在的戰術起見，不得不補足預備隊的有效的使用。在這一點上，拿破崙是無懈可擊的。

七 華格拉姆之役

經過了一八〇六——七年的安那，奧安爾斯得脫兩役的對普戰勝和菲特倫一役的對俄戰勝，一八〇八年的西班牙遠征，是開始在拿破崙的頭上投了一個衰敗的黑影。

原來，西班牙人，不滿於拿破崙的兄約瑟夫的獲得西班牙王位而發生反亂，用着所謂「蓋里里耶」的原始的戰術而將法蘭西軍困惱着。

有趣的事情是，西班牙的野蠻的「蓋里里耶」戰術苦惱了法蘭西的精兵。斯洛恩曾經批評道：「拿破崙戰略是嘲笑着菲特力希大王型的軍隊組織和戰略，而西班牙的原始的「蓋里里耶」戰術，却嘲笑了任何種類形式的正規戰鬥。」

而且，從英吉利方面派來的惠靈登將軍所率領的軍隊，在伊班里半島上陸，和法軍開始所謂半島戰爭。使拿破崙的精兵二十五萬拘束在山間。

敗報是頻頻達到拿破崙的身邊。

這個，使世界的人失去對於拿破崙的有如迷信那樣的信仰。他的威望不得不說是在這裏遭到了一個大龜裂。

後年拿破崙在聖·海娜蘭時這樣述懷道：

「使我漸趨零落的，是西班牙那個龐物！」

以拿破崙在西班牙的失敗為絕好的一個機會，奧斯得力戰敗後的奧地利便憤然決意着對於拿破崙的報復。於是，積極政治家斯丹登和離伏已久的名將卻爾慈大公是被擡拔了起來。

一八〇九年四月六日，奧軍總司令官却爾慈大公發出了奧地利自由的宣言，向拿破崙挑戰。

一八〇九年戰役中的奧味的事情，是拿破崙和却爾慈的兩雄的對抗。在當時歐羅巴的羣將中，堪稱為拿破崙的戰爭的對手的，除了英國的惠靈登外，便是奧國的却爾慈。在一七九六年的戰役中，當時還祇二十五歲的却爾慈，曾經將朱爾登和摩洛兩人所率領的法國的基本軍像小孩那樣玩弄着的。當時僅曾小小交鋒的拿破崙和却爾慈，現在，唔到了闊別十二年的顏面時，是要正式地一決雌雄了。這時拿破崙是四十歲，却爾慈是三十八歲的壯年。

最初，奧方取攻勢戰略，向巴哇利耶推進，法方暫時取守勢。突然，攻守易勢，萊斯堡附近數次的戰，勝利悉歸拿破崙。却爾慈在四月二十三日，取道多瑙河的北方，向維也納退却。拿破崙等敵軍退走兩日之後，是突然通過多瑙河的南方，而向維也納急行。

通過東西戰史，稀見其例的法奧兩軍的行軍競爭是於此開始。

拿破崙是美妙地取勝了這個競爭，在五月十日抵達維也納。

這時，却爾慈是僅僅到達距離維也納八十五哩的地點。比較在這期間的兩軍的一日的平均行程時，對於法軍的十八哩又十分之一，奧軍是祇有十二哩又十分之二。

但是，這還不過是粗略的計算，如果正確計算時，法軍的消耗於中途的敵人的抵抗以及河川的障礙的時間，至少需三日的時間。所以實際的一天的平均行程，是顯示出了二十二哩又十分之三這樣的高率。根據了這個計算，我們可知，如果法軍中途不遭障礙，那麼是具有可以在僅僅十二日的期間內抵達維也納的行軍力。對此，奧軍是僅僅具有幾乎需要兩倍的日數的貧弱的行軍力。

拿破崙是不能根據了維也納的佔領而將戰役解決的。他是感到有和抵達了維也納附近的却爾慈軍決戰的必要的。也許是拿破崙輕侮對方的却爾慈吧！他是不待行將來到的自方的軍隊，率然向河中島洛浦（維也納東）進出，在亞斯濱地方迎戰約二倍的敵軍。

大敗！拿破崙是喪失了二萬五千的兵。

却爾慈的這次的光輝的戰勝是大大地損傷了軍神拿破崙的魔力的絕對性。

這是給予拿破崙的較西班牙戰爭所給予的更甚的衰兆。

的暗示！

拿破崙是不得不退到洛蒲島。

但是，他的洛蒲滯在的六週間的無間的努力和周到綿密達於極度的準備是值得後人的驚歎。加之在亞斯激倫的一役沒有露面的自方的軍隊是陸續到齊，在維也納奪到的大砲百餘門，也搬運了來。

於是，拿破崙用着巧妙的陽攻法，佯作要再度向洛蒲島的北方的亞斯激倫方面進攻的模樣，實際上在七月五日，從島的東方進出，襲擊敵方的不備，而在華格拉姆獲得了非常的大勝利。

華格拉姆之役，堪稱爲是拿破崙戰爭史中的白眉的戰爭，同時也是拿破崙的光輝的諸戰勝中的最後的一次。

八 俄羅斯遠征

拿破崙的衰運，露骨地顯露出來的，是在一八一二年的俄羅斯遠征一役。

這次拿破崙的大失敗，是有種種的原因。

第一，對於率領了不需要的六十五萬的人倦馬疲的大軍，向地理形勢不熟悉的俄羅斯內地長驅深入的拿破崙，俄帝是

用了普魯士陸軍的再興者愛國將軍夏龍霍斯脫的獻策，採取將法軍深深地引入內地的以逸待勞的方針。

第二，當時的法蘭西是已經倦於戰爭。在以前的意大利遠征和奧地利遠征時代是爭先應募的法蘭西壯丁，對於西班牙戰爭，已經露出嫌惡的心情，現在對於俄羅斯遠征，是更加滿含着不平之意。同時，拿破崙左右的將軍們，全都把俄羅斯遠征看着是一樁把法蘭西全國置於死地的瘋狂的舉動而反對着的。到達俄境的時候，兵士們是訴出了不能再繼續強行下去的苦情。尼泊爾斯王摩拉是要求回歸意大利，參謀長佩蒂安，元帥拉，全都失去了戰意。

第三，因着百戰百勝而陷於自信過甚的拿破崙，對於這次的俄羅斯遠征，在事前沒有從事他的照例的用心周到的研究和計劃。這次的遠征，他在數字上，在地理上，都弄出了很大的錯誤。他是過多地估計着俄國的兵數。當時對抗拿破崙的來侵的俄軍是僅僅十七萬強，拿破崙是沒有動員六十五萬之巨的大軍的必要的。此外，他對於俄羅斯是有一個極大的誤算。這就是他以為俄羅斯是以莫斯科爲中心樞能，把莫斯科滅亡，便足控制整個俄羅斯的活動。這是一個誤算。因爲像俄羅斯那樣的未開化國，並沒有像巴黎、倫敦那樣的中樞機關的。每一個村，每一

個鎮，都能够獨立生存的。因此雖將莫斯科佔領，對於俄羅斯的全體的生命，是仍無關係的。如果是往日的拿破崙，那麼這樣子不研究敵狀而貿然懸軍長驅的事情是沒有的。

最後一個原因，是因為俄羅斯遠征時代的拿破崙，已不是往日那樣的健康之身了。而且，因着營養的不良，在困乏的征途中，拿破崙是開始了他的後年致死之由的胃病。這時候的拿破崙是已經喪失了往日那樣的疾風迅雷火電光般的決斷力和行動力。

在維爾那鎮和俄羅斯的巴庫來基本隊接觸，正是法軍的追擊的絕好的機會。

但是，進擊的命令是不見下來。原來，拿破崙因為不忍使連日疲於強行軍的兵隊立刻起來突擊，打算延緩一天的進擊，以待後續部隊的到達。

但是，翌日朝霧放晴時，俄軍是已經一兵不留地退却了。這是第一次的因躊躇而逸去的機會。

到達了斯莫倫斯克，決意一舉侵入莫斯科，在附近的鮑洛第諾地方和敵軍一戰之後，全軍是士氣奮發，聞聲動天。左右的將官是屢次屢次的進勸拿破崙一氣向莫斯科追擊。

但是，這時候的拿破崙是如何？

呆呆的兀坐在馬上，一動都不動，臉色蒼白，喘息而繼續咳嗽着。脚是腫着。一言都不發。

「明天決戰罷！」

這樣的想着。

但是一到翌日，俄兵是一個不留地退却了。

這是又一次的因躊躇而失去的機會。

越過國境時候的五十萬的兵，進入莫斯科的是祇有十萬。其餘四十萬是在長征途上，因着蔬菜的不足，在一天倒斃九百人的狀態下，陸續死去了。

用着疲乏的聲音，拿破崙是低低地說道：

「到底到了莫斯科哩！」

這是一八一二年九月十四日。

但是，這是已經成爲了一個死都。居民已經播散退去，一個的人影都沒有，森閉的巨都像廢墟那樣兀立着。

而且，在這個一無所有的死都裏面，從法軍進入的第二天起，作爲一個歷史上的疑問的大火是繼續燃燒了五六天。

在焦頭爛額的法兵中，靜待着火焰滅熄之後，拿破崙是回歸到克倫姆林宮中，馬上向俄帝提出和議。

但是，空空地等待了五個禮拜，始終沒有片言隻字的回覆。從彼得斯堡的俄帝方面過來。

拿破崙的抱着終生的怨恨而決意總退却的，是北國之空，行將變成冬景色的時候。

猛烈的俄軍的追擊，使拿破崙的軍隊受到瀕於全滅的打擊。

九 巴黎背城之戰

乘着俄羅斯遠征的失敗，企圖將拿破崙一舉打倒的一八一三年的歐羅巴諸國民的「自由戰役」是起來了。諸國民是普魯士人，俄羅斯人，奧地利人，瑞典人，英吉利人，而以普魯士人為指導者。

統戰後期的拿破崙的戰役，到處可以看到他的因了健康的關係而坐失最後的制勝的機會的事情。

在蒲安恩一戰中，他因為在戰陣中喪失了十五年來起居共的戰友屠洛克，就於悲傷的氣分中而忘記了將敗北的敵軍追擊到俄國國境的這件事，在後年聖·海蘭娜的述懷中，他自認為是他的一生中的疏忽，如果是往日的拿破崙，這種好機會是決不失去的。

又在特萊斯登的一戰中，雖然他尚能以單身匹馬在俄，普，奧，瑞典，英吉利諸國的包圍中力戰制勝，但是第三天因了胃病的復發，再度失去了追擊的機會。

於是，八月十六日的萊普蒂的一戰，可以說是他的戰史中罕見的拙戰。

聯盟軍總數三十萬。他是以半數的少數交戰。這時胃病又起。他是露出了蒼白的顏色站立在陣中，辭去了醫者。

「我要站立着死！」

這樣辭色決然的說着。

因衆寡的懸殊，在開戰之初，法軍便陷入不利的形勢。如果拿破崙這時能夠見機而作，在夜陰中急速向萊茵河退却，那麼歐洲的形勢還未可逆睹。但是，像在莫斯科失去了退却的機會一樣，這時他是又一度的失去了退却的機會。等到翌日他纔降下退卻的命令時，從各地陸續來到的聯盟軍是將法軍三面包圍，而施以幾使全滅的掃蕩。

聯盟軍於是乘勝侵入法蘭西境內而變成了一八一四年的戰役。

這是拿破崙的決死的戰，是把肉體的精力和戰術的精妙發揮到極度的戰。

把巴黎的守備委托他的長兄約瑟夫，把國政委托他的作爲攝政的愛妻魯伊慈，抱着不滿三歲的愛兒羅馬王，在多年率領的國衛軍的武官面前，他是

「把我的最愛的財產委托卿等，冀以責任守護之！」

這樣托付了而從事最後的出陣。

在此後十日間的拿破崙的最後的成功，可以說是世界戰史中無與類例的。內部是離反的民心，外面是五倍的大敵由名將勃魯海爾率領着，部下的將帥是失去了戰意，兵器食糧是匱乏不給，然而他是憑着他的智謀和勇氣在十日間連戰連勝。這是幾乎超人的，不能加以說明的。是逸出在理由以外的神祕。這是魅惑全世界的拿破崙的神祕，這是天才的魅力。

三月，勃魯海爾再度收集了散亂的兵進攻前來，拿破崙手頭的兵僅五萬。他是叩鞍而叫道：

「我的兵五萬，把拿破崙的名字合算上去，總計十五萬。」

看哪！英雄最後的決戰！

但是，在這一瞬間，他的戰友馬爾蒙元帥是背叛了他，不戰而把勝利讓給了敵人。

翌日，他的意大利遠征以來的戰友沃奇安洛元帥是接着背叛了他。

被左右的名將所捨棄的他，是率領了僅僅數千的兵，和聯盟軍殊死戰。

敗北是當然的。

在這合戰之中，漸漸漸漸地塵烟濛濛，閃聲如雷而起。什麼事啊！

「哥薩克騎兵啊！」

這樣說着，法蘭西的龍騎兵是像雪崩那樣一齊向後方潰退，

拿破崙定了一定神，突然向迴轉着馬首向總退却的龍騎

兵的真中飛躍進去。

「龍騎兵啊！回來！回來！」

不要逃，看我一個人戰！」

這樣叫着時，他是拔出了腰間的劍，轟然向着哥薩克兵突擊過去。

跟從他的僅有他的參謀和護衛的數十騎。但是，哥薩克的六千名的騎兵，一聽到

「拿破崙來了！」

的叫聲，是像秋風落葉那樣向四面八方逃散開去。拿破崙退兵到巴黎的郊外，這時，他還信賴着三個人，作爲

攝政的他的妻子瑪麗德伊茲，作為巴黎守備司令官的他的長兄約瑟夫，以及別動隊總司令馬爾蒙元帥。

於是，他一到達巴黎郊外的賽因河邊，他是知道了這三個人全都背叛了他的事情。馬爾蒙是違反了他的命令而退陣。長兄約瑟夫是在今天逃出了巴黎。委魯伊茲是挈携了羅馬王往蒲羅亞去。

蒼白的他的顏面的神經是抽動起來。

「前進！」

明天，我的親兵可以到達了。巴黎城內的護國軍是我的與軍，我一度進入了巴黎城內之後，如果不或者成為征服者，或者成為一個死屍，決不出城！他是這樣叫着。

他行進而到達了夜陰的賽因河畔。渡過這個河流，便是懷念着的巴黎城。

什麼事啊！那個映着水的紅色的篝火在他的凝定着的眸子裏面依稀髮髻地浮出來的，是圍着篝火而正在進夕膳的敵兵的姿態！

他在夜暗之中交叉了雙臂而靜靜地眺望着這個光景。

「萬事去矣！」

他轉過了馬頭，戛戛然往巴黎城外的方登勃魯宮殿去。明

天，俄帝將要睡眠在朱羅萊的宮殿中的吧！維也納，柏林，瑪德里，以及莫斯科。睡眠在歐洲諸王的宮殿裏面的夜夜的夢，是從今春的夜暗之中，在他的心眼中甦醒起來。

巴黎陷。拿破崙宣言退皇帝位。被放謫至地中海的小島安爾巴。

十 滑鐵盧大敗

拿破崙在安爾巴的謫居生活，是從一八一四年的五月四日起，繼續到翌年的二月二十六日。倦怠着這種和平安閒的生活的拿破崙，乘着維也納會議的糾紛和法蘭西新王路易十八世的不孚人望的隙環，訣別了他的慈母萊蒂查和愛妹蒲林，脫逃出了安爾巴，在法蘭西上陸後，將現在奉仕着蒲爾朋王室的他的舊屬的將兵悉數收回到手。果如他的「我將不發一彈而到達巴黎」的預言，在一八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進入巴黎城，將政權平穩地回復到手中。

得到了拿破崙脫出安爾巴的消息，列席維也納會議的列國代表是象晴天一個霹靂那樣仰天失措。

採用了當時德意志的愛國政治家斯丹因的主張，聯盟各

國是連名發出了拿破崙爲歐洲全部的公敵的宣言而聲罪致討。英、俄、普、奧的聯盟軍是被配置在比利時、萊茵、意大利方面，預定以六月二十七日爲一齊進軍的日期。

在畢城若狂的巴黎郊外的瑰麗盛大的憲法祭的儀式舉行的翌日六月十二日朝日尙未昇到東方之空的薄明之中，有一輛小小的四輪馬車由騎兵包圍着而馳出巴黎城門的事情，是誰都不知道的。因着前日的祭式，巴黎滿城，現在正是在酣睡的真中。在這質素的馬車裏面，卸去了昨天的鵝帽金袍，換上了黑萌黃的金衣，白洋袴，風色外套，三角帽的拿破崙是乘坐着的事情，巴黎民衆是無從知道的。

他現在是賭死而出陣於滑鐵盧的決戰。

他是決意回復到意大利遠征當時的戰術，輕裝而從事強行軍。並且爲了隱蔽敵人耳目起見，故意悠閒不迫地在巴黎舉行憲法祭，做出倦怠不堪的樣子來。於是，憲法祭一了，僅僅睡眠四小時之後，他已經像彈丸那樣的飛進了滑鐵盧。

他的正面的敵，是勃魯海爾所率領的普魯士兵十二萬和威靈頓所率領的英、德、比、荷的混合軍十萬。他們的陣形長亘百哩。並且因維也納會議的意見不一致之故，各軍的統制感覺困難，拿破崙現在是把擔任可勝的機會。

在六月十五日，在南距比京 勃魯塞約三十哩的夏爾洛亞地方，雙方開始衝突。法軍是戰勝，漸次將右方的英軍分離開來而衝入兩軍的中間，割斷他們的連絡。

這個時候，拿破崙是遭到了甚大的困難。這就是他二十年來所訓練的名將，現在多已棄他而去的事情。最使他感到不足的是那個理解他的軍略，周密地傳達給各軍的參謀總長佩爾蒂安和那個智勇雙兼的騎兵集團長摩拉的不在。因此拿破崙是以斯爾元帥補充參謀總長的要職。斯爾元帥雖然不失爲一個良將，而却不是一个個嚴密的參謀。又在奧斯得力博得大勝的名將達蒲，現在也是以陸相的資格殘留在後方面不能出陣。因此拿破崙和普軍交戰之際，堪將攻擊英軍的任務托付的名將是沒有。無已，不得不托付以驍勇無比著稱的奈將軍。但是，當時的奈將軍，正像拿破崙批評的一樣，「已經不是昔日的奈將軍了。」六月十五日那一天，拿破崙是接連十八小時乘在馬上指揮戰爭。於是，爲了疲勞的緣故，他是退到後方去暫時休息。

在這裏，拿破崙的大大的誤算是在着。如果是往年的拿破崙，那麼是一定「前進」這樣地疾呼着而將普魯士軍追擊到全滅爲止的。而現在，滿足於七八分的勝利，便駐軍休息的，是什麼緣故呢？

第一是精神的弛緩，第二是心理上的疏慢。

他是過於自信而輕蔑着對方的威靈頓將軍和勃魯海爾將軍，其實，威靈頓和勃魯海爾，正是拿破崙的戰場上的勁敵。

綜觀拿破崙一生的戰史，他的戰場上的勁敵有三個，一個是奧地利利的却爾慈大公，還有兩個便是威靈頓和勃魯海爾。

這三個人中，以戰法的最為俊敏而堪稱為拿破崙的好對手的，是却爾慈大公。而威靈頓的持久性和勃魯海爾的大膽性，也各有其不可輕視的所在。尤其威靈頓的戰術，雖然是保守的舊式的，缺少新奇和敏活的活動，但是他的帶有韌性的富於頑抗力的威靈頓型戰法，反而比較却爾慈型的更不容易應付。拿破崙忽略了這一點，不能不說是他的一大錯誤。

英雄老了這一種感覺，是看見了從安爾巴歸來的他的多數人的印象。人間一失去了青春的生氣，便馬上變成怠慢心的奴隸。

現在，他是蔑視着勃魯海爾蔑視着威靈頓，在夏爾洛亞的勝利之夜，「明天再進勃魯塞城罷！」這樣說着而回歸自己的大本營，呼呼地熟睡了。

是翌日的十六日。在安那戰爭的時候，是在太陽尚未昇出的期間突擊着，將薩眠朦朧的普魯士將官擊潰的拿破崙，現在

却在幹什麼呢？直待到了十一時，纔好容易走出了第一線。於是他是看到了他的部將哥羅希軍是被普魯士軍牽制着。但是，他是依然不向前追擊，而等待後援軍的到來。遲延了四小時。這四小時，對於普軍實是天助。在這期間，勃魯海爾是將隊勢重新整頓起來，收集了八萬七千的軍。

英雄老矣！此時的拿破崙，已經失去往日那樣有如石火電光般的決斷力和活動的。

一方面威靈頓來到戰場一看，奈將軍的軍始終沒有進攻之意。於是他乘間馳馬到蒲志希村的風車小屋裏面和勃魯海爾會見而協商一切的策戰方針。

在這一天，午後起了大雷雨。在這雷雨之下，三國的名將是像阿修羅那樣交戰着。拿破崙是擊退了勃魯海爾。但是左翼的奈軍，却被擁有三對二的多數的威靈頓軍所壓迫而後退。又兼此日因參謀總長的命令的不徹底，台爾倫所率領的二萬的大部隊是反復往來於拿破崙軍和奈軍之間而失去交戰的機會。十七日，他命哥羅希元帥追擊退却的普軍，自己和奈軍聯合起來壓迫威靈頓軍，將他們追趕到滑鐵盧。終日大雨。

並且在六月十八日的滑鐵盧的會戰，他是因為等待為昨日的雨所淋濕的土地的乾涸之故，直到正午不出攻勢。在這期

間，勃魯海爾軍是向西迴轉而逐漸漸地來接近英軍。而哥羅希軍却錯誤了而向東向東移動，將本隊方面漸漸遠去。

拿破崙一聽到普軍的來到，吃驚而呼回哥羅希軍。於是開始了和英軍的決戰。企圖在普軍到達以前，將威靈頓擊破。

拿破崙一生四十五年的事業，現在是將在這一兩個小時內決定他的命運。如果他在這一兩個小時內能將英軍擊破，那麼聯盟軍士氣沮喪，失和俄分離，英國成立親法派的反對黨內閣，拿破崙締結和平條約而回歸巴黎，可以從事作爲的畢生的希望的和平的皇帝的工作。雖然疲乏了，但是年齡僅僅四十五歲，如果他主宰着和平的法蘭西，縱橫發揮出他的絕倫的天才，那麼，十九世紀的世界史，或許將爲之一變吧。他所熱望的歐洲聯盟，也許將不用劍而用正理來達成，國際聯盟，也許在這個地球上早一百年出現的吧！

這一切，是將根據這一小時間的滑鐵盧的會戰而決定。運命，現在是將如何地活畫展開在我們的眼前呢？

二百四十六門的法軍的大砲，是轟然怒鳴着。英軍的死屍是累累縱橫着。法軍的鮮血是染紅了夏姆。奈將軍，爲了要償補連日來的失策起見，發揮出他的被呼爲「勇者中之勇者」的精悍的驍勇，像薙草那樣地打倒英兵。精銳的法蘭西龍騎兵，是

一回二回三回地蹴散着英軍。縱然是威靈頓，不是也正要敗北了嗎？

這是使拿破崙的親愛的近衛的精兵突擊的最上的機會。奈將軍馳馬到皇帝的面前來。

「命令精兵，精兵！」

這樣地懇願着。

「說什麼？兵是沒有了！叫我從地底下製造出兵來麼？」

拿破崙是叱咤着。

他以為這還不是命令近衛兵突擊的時候。他是一味的等待哥羅希軍的到達。

前進！這樣疾呼而將歐洲殲滅的他，爲什麼這樣地經過四日的期間，等待，等待，等待地自重着呢！

老去了的英雄，已經失去了往年的疾風迅雷，石火電光般的決斷力和行動力！

於是，這種自重和待望，是使他失去了千秋的機會。

勃魯海爾軍已經和英軍相合，哥羅希軍是依然遠遠地在東方佇望着。

「進擊！」

這樣疾呼着而使他的最重要的近衛兵突擊時，是傍晚七

時。英軍的陣營已經整頓好了。在兩截般降落着的英軍的彈丸之中，可憐的精兵是成爲了五千的死屍而橫着。

果然，普魯士軍從右翼突擊而來。

萬事去矣！

法軍的總崩潰開始。拿破崙雖然拔出了白芨在兵士們中間叱咤奔馳，但是總崩潰的法軍的腳是不停止。

有生以來的初次的敗北，現在是在常勝將軍的頭上降落下來。

「把威靈頓這種東西打破的，是午飯時分的事情！」

這樣說着而叱着斯爾元帥的這同一天的夕膳時分，世界

史中的天才將軍，是被總崩潰的自方的兵之波所採擠，在比利時街頭向着巴黎敗走。

他在聖·海蘭那時候，回顧當時而說道：

「是宿命嘞！綜合那個場合的事情而看，那是我應當得勝的戰爭嘞！」

和拿破崙的戰役告終同時，世界的歷史之幕，是在他的頭上垂了下來。

中國革命

三卷廿三期合刊要目

▲時事述評▼

俄法軍事協定.....北
李維諾夫和互安全協定計劃.....希
以實力應付一切.....衛爾

▲專載▼

各省廳長專員南昌集會報告建議之總評及應行改進之意見.....楊永泰

▲論文▼

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新生活運動.....徐元龍
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勞動黨的研究.....東木
國際經濟現勢.....觀民譯
收復匪區縣單位的農村建設.....謝星林
現階級的鬥爭.....謝慕韓
沙灘上的民主政治.....一鵬
到教育界去(續).....羅識武

▲書評▼

德國國防軍.....訥

▲快刀▼

不漂亮的宣傳.....定
飛機油是腦汁熬成的.....定
土匪的烏龜行爲.....定

出版者：中國文化學會
編輯者：中國革命週刊社
發行所：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

敗

訊

(高爾斯華綏著)

張鏡心譯

敗

訊

她聽完了一仙令代價的音樂會，立在那台階上差不多有一刻鐘了。她這種職業的女人，尤其當她們——像曼皮林斯基（現在她所自稱的名字）一般——是德國人時，人家都以為是不可補救的。不過這個女人的精神，的確有着音樂的意味。在遊步音樂會開着時，她常常給自已以這些「音樂的沐浴」，曾經花去了她的一半產去聽木札德和悲多汶的交響曲，尤盜了神妙的聲音，和瀟瀟整個黑暗街道的夏夜月色，她幾乎感到得意了。無論如何，某種典型的婦女是富於感情的——就是對於她們自己，這是怎樣一種安慰啊！在那個地方站着，差不多成了她的習慣。有時我們會看去像在人從還未散去的音樂會出來似的——自然，她這會子便是這樣。一個人不必時時神秘地偷看着，常常在那特殊的方式中行動着，那種樣子，果然使警察和喜歡譏議別人的入滿意了，可不一定能够把她生平的職業瞞過另外的人們。她只是長久從事於此，使她對於一切事物發生神經性的恐懼——不過不十分長久，所以沒有超過恐懼而到無感覺。有幾個婦女比別人經歷得更久，還

是那樣。就是在一個某種典型的女人，在戰時，像她那樣用着一個假名字，她的地位是例外地感到神經痛苦的。的確，除了今夜這個德國女子，全英國大概沒有更大的蕩婦了。

她在一家書店外開闢了，微微地吶哦着。假裝在月光下讀那些書名，把她的一隻額汗的黃手套套着，又戴着。不時地順着招紙移向前去，似乎注意着未來地詳察着。一會，又回了過來。她戴着小帽，穿着舊而不整齊的黑衣，除了剩在月光中的紫羅蘭粉香氣外，沒有惹人疑惑之處。

今夜的月光幾乎是實體化了，好似要把她那冷靜的顫動來代替空氣；在這裏，戰時對於燈光的警備，似乎是幻誕的，像房中垂燼的蠟炬，仍舊充滿了白晝的光亮。這些光線有畫師的毛筆在鬼樣的藍白色背景上設着色彩暗淡的點畫的神韻。在她眼中，街市的夢樣的性質，或者因為她戴着面幕而增加——在日裏是不會白色的。音樂一離去她，得意便也消失。有幾個人說着德語從她身傍走過，於是她沉沒在一陣懷鄉病中，不勝去國之悲了。在這月明之夜的萊茵河畔——她是從那邊來的——

果園裏一定蘋果生得最繁茂；那邊會有淙淙之聲，和芬芳之味；古銅堡會明顯地矗立着，俯視着森林與白堊色的河流。那邊會有飄盪的歌聲，和遠處汽船旋進的飛沫；或者藍光中有一帶木簾順水下流。那邊會有德意志語言談說着。突然她眼中湧出淚來，經過頰上的香粉，潏然流下。她撩起面幕，用捲在黃色手套中不十分清潔的手帕輕輕地抹着臉。可是她愈抹着，那故意作弄的眼淚愈流着。那時她覺得一個穿着灰色制服的頰長青年，也立在店窗前，不在看書名，却懷疑地向她瞧着。他的面貌活潑而坦白，在他的藍色眸子裏有一種善意的熱忱。她機械地垂着潮濕的睫毛，斜斜地招了起來，又垂了下去，發了聲輕嘆……

敗

訊

這青年是某團的隊長，那晚六時剛從醫院裏出來，七點半時他已走進皇后戲院。傷處還脆弱和疼痛，他便把自己坐在大圈子中，靜靜地夢夢地坐着，聽完了音樂會。這像在長期齋戒後的進食——那種感覺，南北極的探險家在回來後第一次吃着全餐時一定經驗過。因為他是屬於新軍的，戰前他實在很相信音樂，藝術，和其他這一類的事。他現在得到一個月的假期，使他感到生活是異乎尋常地愉快，他自己的經驗是特別地不可思議；這時，他走出月光下，把月光深深地吞了一口，因為他是一個愛美的青年。當一個人長住在戰壕裏，受了傷，在砲洞中躺了二

十四小時，在醫院裏養了三個月，美麗是有了那樣新奇的邊界和銳利的甜蜜，竟會幾乎產生出痛苦來了。倫敦在夜裏是美麗的。他緩緩地向圓路走去，依然深深地把月光吸入肺腑裏去。在這脫離軍隊的放浪時，小帽掀斜在前額上；他的向書店窗前立住，或者因為那女子的姿態在某種地方有點美好，或者因為她在啜泣，他不能向任何人說個明白。

那時，有一種東西——許是粉的香味，許是黃色的手套，也許是眼臉的斜飄，告訴他，他在做着他曾叫做一件「風流的罪過」了，除非爲了要伴侶，那並不在他心裏。可是她的嗚咽感動了他，他說了：

「什麼事？」

她的眼臉又向傍邊斜飄着，吃吃地說：

「沒有什麼。這美麗的黃昏——那便是爲什麼了！」

他現在所看清是一個某種典型的女人會領會他自己所正領會的，這有力地感動了他，他說：

「別不快活了！」

她又很快地向他一看。

「好！可是你和我一樣孤獨呀！」

在那一種人中，她看去有點兒誠實；她那淚痕縱橫的臉，更

顯得動人了，他低聲說：

「啊，我們走幾步談談天吧！」

他們拐過灣兒，沿着空而美的街道，向東走去，那些街燈射

着橘色的光，有幾處閃着藍紫色。他覺得這很奇怪而興奮——

因為他從沒有過這一類的遭遇。他懷疑地說：

「你怎樣走上這條路呢？這不是可怕地絕望的生涯嗎？」

「是的，這是——」她的聲音有一種奇異的、溫柔的語勢。

「你跛着腳——受傷嗎？」

「剛出醫院。」

「那可怕的戰爭——一切痛苦是因為戰爭。什麼時候會

停戰呢？」

他向她看着說：

「我說——你是什麼國籍？」

「俄羅斯。」

「真的嗎？我從沒遇見過俄國女子。」

他覺得她在抬頭看他，又很快地低下頭去。他突然說：

「這不和給他們看了出來一樣不行嗎？」

她把她戴着黃手套的手挽着他的臂。

「我有了和你這樣的好人，便沒有什麼不行了；可是我從

來沒有過！」她微微地笑着——她的笑和她的說話一樣，緩慢

而信任。「你因為我愁苦而止步，別人因為我快樂而止步。我一

點兒不喜歡男人，你知道時，你也不喜歡他們。」

「唔，你不十分知道他們呢，不是嗎？你應該在前線去看他

們。天哪！他們祇是很光榮的——官長和人民，每個幸運的人。從

來沒有像這樣的事——只有長時間的從容優雅的自己犧牲；

這真是使人吃驚的。」

她的藍灰色的眼睛向他轉着，她答道：

「我希望你不是末了一個。我想，你在他們那裏看見了你

自己所有的。」

「啊！一點沒有。你完全錯了。當我們進攻時——我就在那

時受了傷——我們團裏沒有一個人不是真正的英雄。他們前

進的態度——從不想到自己——實在是很光榮的！」

她的牙齒抵住下唇，用奇怪的聲音說：

「這或者是同樣的——在敵方。」

「呵，是的！那我知道。」

「啊！你倒不是一個卑劣的人。我很恨那些卑劣的人！」

「唉！他們不是真的卑劣——他們僅僅是不了解。」

「唉！你是一個孩子——一個好孩子，你不是嗎？」

他真不願意給人叫做孩子，皱了眉头；可是立刻給她那傳粉的蛋臉的浪動感動了。她是那麼快地吃驚了。

她親暱地說：

「可是我因為這一點而喜歡你。找到一個和舊的人是多麼有幸啊！」

這更糟了，他猝然說：

「就因為孤獨？你有俄國朋友嗎？」

「俄羅斯人！不那麼大的城市！你到過音樂會嗎？」

「去過的。」

「我也去過——我愛音樂。」

「我以為俄國人都愛音樂的。」

她又看了看他的臉，似乎掙扎着保守靜默；於是悠然地說：

「我有了錢常到那裏去。」

「什麼！你那樣困難嗎？」

「是的，我現在只有一個先令呢。」

她笑着這微笑的聲音弄得他莫名其妙了——她每次說話，有使他憐憫的樣子。

他們這時走到了一處狹隘的街口——高威街的東頭。

「這是我住的地方，」她說，「請進去！」

他經過長時間強烈的遲疑，然後依從了她那柔和的牽扯，

跟了進去。走廊裏的燈很暗，他們上了梯子，走進一間前房去，簾幕深垂，瓦斯燈開得很低。對着窗子，另外有幾塊長幕，區分着房間。門一開上，她便抬起臉來和他接吻——這顯然是慣例，那樣一間房子！那綠色和紅色，和次劣的天鵝絨毯的裝飾，使他感到不愜意。這房裏每一樣東西，都有那種無情光景，似乎在對牠的佔有者說：「今天你在這裏，明天你要去了。」祇有種在尋常盆子裏的小植物鳳尾草，是新鮮而碧綠，似乎一點鐘以內灑過水；在這房裏的一切，有和這女子的乾燥乏味的憤世嫉俗的一般的出乎意外的感覺。

她除下帽子，就去旋瓦斯燈，但他急急地說：

「不，別捻亮牠，我們把窗子打開，讓月光進來。」

他忽然有一種明白地看清一切的恐懼——而且房裏也關得太密不通風了，他掀起簾子，推開了窗門。那姑娘順從地從爐邊走來，對着他坐下，把臂膊靠在窗檣上，下巴枕在手裏。月光射着她剛才重勻過脂粉的面頰和彎曲的頭髮；射着傢俱的絨毯和他自己的灰色制服，使他們都有空虛的感觸。

「你叫什麼名字？」他說：

「曼。是的，我自己這樣稱呼着。問你的名字是沒有用的。」

「你是一個多疑的小鬼，不是嗎？」

「我有是這樣的理由，你不是那麼想？」

「是的，我想你一定以為我們都是禽獸！」

「我有許多理由使我常常慚愧自懼。我近來是可怕地神經過敏；我不信任任何人。我猜想你一定殺過許多德國人！」

他笑了。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除非碰巧短兵相接。我可還沒有遇到過。」

「不過你如果殺了幾個，你一定很快活。」

「快活？我不這樣想。關於那樣的事，我們的情形是相同的。我們都不喜歡彼此殺害。我們做我們的工作——那就是了。」

「哦，那是可怕的！我怕我的弟兄已經給人殺死了。」

「你得到過什麼消息沒有？」

「消息實在沒有，我國任何人的消息都沒有。我或者沒有國家了；現在我以為凡我所認識的人都不在了——父親，母親，姊妹，兄弟，一切人——我再也不會不見到他們了。戰爭，牠破壞着——牠破壞着許多心靈。」她的纖細的牙齒，又如嬌媚的怒噴般緊緊抵住下唇。「你知道你走近我來時我在想什麼？我在想我的故鄉，和那邊月下的河流。如果我有一天重見故鄉，我就樂了。」

你也有過懷鄉病嗎？」

「是的，我有過——在戰壕裏；這是可恥的，和許多其他的人在一起。」

「唉！是的，」她嬌叱着說。「是的！你是有許多同志在那邊。我在這裏怎樣呢？你想這裏的每個人都恨我，看輕我，或者會捉住我，把我關進監獄去。」

他可以看見她的胸部以呼吸急促而起伏，使人不忍卒聽。他俯向前去，輕輕地拍了拍她的膝蓋，低聲說：

「太可憐了！」

她聲音窒息地說：

「你是從來第一個待我很好的人！我要把實情告訴你——

——我並不是俄羅人——我是德意志人。」

聽着這一半窒息的自認，他在想：「她真以為我們對女人開戰嗎？」他說了：

「我可愛的姑娘，誰管那個呢？」

她的眼睛似乎一直探尋到他的內心去。她慢慢地說：

「有一個男人這樣告訴我。不過他是想起了另外的事情。你是一個好孩子。我遇到你真快活。你在人們心裏看見善良，你不是嗎？那是世界上從未有過的事——因為在人心裏的確沒

有多少善良。」

他說，笑着：

「你是一個可怕的憤世嫉俗的人！」於是他心裏想「是的自然。」

「憤世嫉俗！假使我不憤世嫉俗，你以為我能活多少時候呢？我明天便會瀕死。或者有善良的人，可是，你知道，我沒有見過。」

敗

「我見過許多。」

她焦急地前傾着。

「好——看，好孩子——你從沒有不名譽的事過吧，你有沒有？」

訊

「我以為不是真的不名譽。」

「不，從你臉上，我知道你沒有過。好，假定我依然和以前一樣是一個好女子，你知道我，而你把我帶到你那些善良的人那裏說：『這是一個德國小姑娘，沒有工作，沒有金錢，沒有朋友。』你們那些善良的人將說『哦，多討厭！一個德國姑娘。』他們會站起身來去解手。」

他們倆靜默了。他看見他的母親，他的妹妹，其他的人——良善的人，他會賭咒；但是——他聽見他們的聲音，坦白而清晰；

他們似乎在談着德國人。只要她不是德國人！

「你明白了吧！」他聽見了她的話，勉強地說：

「我確信有許多人是善良的。」

「不，他們不會接受一個德國人，就使她是良善的。而且，我也不再想做善良的人了——我不是一個騙子——我會經學着做壞事。你不是要和我接吻嗎，好孩子？」

她把臉移近他。她的眼睛弄得他昏迷，但他退避了。他以為她會動怒，或者膩他。他都不只呆呆地用奇異而懷疑的眼光看着；他便靠向窗去，深深地不審貼了。這彷彿一切清明的單純的熱心，突然受了當頭的打擊；他新近所覺得與看見的某種生命的光榮，竟墮入雲霧中了。遠在前線時，以前住在醫院裏，生命曾經似乎是——那時實在是——偉大的；可是牠同時也有那樣卑劣和黑暗的深隙！他的同伴們的聲音，他把他們兄弟般的愛着，粗野的飛矢聲，在困難中關心着，沒有把生命做出什麼來；醫生和看護的聲音，忍耐的，安靜的，安心的聲音；乃至他自己的聲音，亦給他感染了，都在他的耳朵裏響着。一切都有點不可思議，然而又是簡單的；關於生命任何地方沒有卑劣的事！現在這樣突然地明白了這個理由，和在這背後的一切——這吃驚的女子，她那種下等，黑暗，無思想的習慣！他便想到：「我以為關於

我帶了她去的事我的親友們不會有另外想頭的。爲什麼，如果她堅持下去，我自己也沒有把握了！」他轉過面來，向外看着月亮，又聽見她說：

「這不是很快嗎？今天沒有天空襲擊。當徐伯林燒了時——多麼可怕的慘死啊！這裏的人大家快樂着——那是自然的。你也恨我們嗎？」

他轉身向她看了一下，狡猾地說：

「恨？我不知道。」

「就是英國人我也不恨——我看輕他們。我也看輕我國人——或者更看輕些，因爲他們先開戰，哦，是的！我知道那個！我看輕一切人民。他們爲什麼把世界弄成這般愁苦——他們爲什麼殺却了我們生命——幾百，幾千，和幾百萬的生命——都徒然爲了無謂的事。每一個人都恨，都到處在尋找那更壞的。我知道，他們把我弄糟了。我對於任何事物都不信任了。有什麼可以信任呢？有上帝嗎？沒有我會經教過英國小孩們禱告——這不可笑嗎？我爲他們讀着關於耶穌和愛情的書。我會經信任過這些事，現在我一切全不信任了——不是呆子或者騙子不會相信的，我願意在醫院裏工作；我願意幫助像你一樣的可憐的人。因爲我是德國人，就使我是善良的，我去一百次，他們會丟我

出來一百次。這在德國、俄國和法國——任何地方——都是同樣的。但是你以爲我會信任愛情，基督，上帝和這一切嗎——我不以爲我們是禽獸——那就完了。哦，是的——你以爲這是因爲我的生命毀壞了我，這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這不是生命中最壞的事，那些人是不善良的，和你一樣，但這是他們的天性，而且，」她笑了，「他們幫助我生活，無論如何，那是有點兒爲着我的，不，這是那些偉大的和優良的人，用他們的言論和他們的憎恨，造成戰爭，殺死我們大家——殺死一切和你一樣的孩子，把苦人關在監獄裏，叫我們繼續憎恨着；一切可怕的冷血動物在報上做着文章——在我們德國也正是這樣；這是因爲他們，我覺得我都只是些禽獸。」

他站了起來，真有點兒愁悶了。他可以看見她的眼睛跟着他移轉，他知道她在恐懼着趕走了他。她誘惑地說：

「你不要介意我的話，好孩子。我不知道應該對誰說。如果你不喜歡，我可以和老鼠似的不作聲。」

他啾啾地說：

「呵！說下去吧！我不是一定要相信你的，我的確不相信。」這時她站了起來，靠着牆，西斜的月光，正射着他的黑衣和白臉；他的聲音又來了，緩緩地，溫柔地，和痛心地。

訊

敗

「好，你看，好孩子，那是怎樣一種世界，在那裏幾百萬的人受着折磨——可怕地受着折磨，並不爲了他們的過失，這是一個美麗的世界嗎？騙人愚笨的謊話，如你們孩子們所說，你說在那邊前線上，都是「同志」和勇敢，人們都不想他們自己好，我也不想着自己，那有什麼關係呢——無論如何，我現在是毀滅；但我想着我家裏的人，他們在受苦和悲傷！我想着各處一切喪失了他們所愛着的人和一切囚犯。我不是想着他們嗎？如果我是在想着，我怎樣會相信這是一個美麗的世界呢，好孩子！」

敗

他很平靜地站着，咬着嘴唇。

訊

「看吧，我們各人有一個生命，而這生命一會兒就過去了，呵，我想這是憐憐的。」

他恨恨地說：

「不！不只這樣！」

「唉！」她柔聲地說：「你以爲戰爭是爲了將來而打的，你們爲一個更好的世界而犧牲生命，不是嗎？」

「我們一定要打到我們勝利了爲止，」他的語聲從齒縫中出來。

「等到你們勝利，我的國人也那樣想，一切民族都以爲他

們勝利了，這世界就會好了。然而那是不會的，你知道，無論如何，那會更壞些。」

他走開了幾步，拿起他的帽子，但她在後面說着：

「我不管那邊勝利，我兩邊都看不起——禽獸——禽獸！啊！別去好孩子！現在我不說了。」

他從外衣袋裏拿出一疊鈔票來，放在桌上，走近她說：

「再會！」

她悲傷地說：

「你真要去了！你不是很喜歡我嗎？」

「是的，我喜歡你。」

「只因爲我是德國人，那麼？」

「不！」

「那麼你爲什麼不留在這裏呢？」

他說：「因爲你把我弄得這樣昏悶，但他却簽了誓肩

勝。

「你不和我接一次吻嗎？」

他俯下身去，把嘴唇放在她額上；可是等他一移去嘴唇，她

把頭向後一仰，把她的嘴唇挨向他的嘴唇，緊緊地貼着他。

他突然坐了下來，說：

「別這樣！我不要和一個獸心的人接觸。」
她笑了。「你是一個古怪的孩子，可是你很好。那麼，再和我談一會吧。沒有人來和我談天呢，無論如何，我很願意談天。告訴我，你看見許多德國俘虜嗎？」

他嘆了一口氣——從解放中發出來，或者是從悔恨中發出來的嗎？

「許許多多。」

「都從萊茵河來的嗎？」

「是的，我想象的。」

「他們很悲傷嗎？」

「有幾個悲傷，有幾個很願意被俘。」

「你有沒有看見過萊茵河？那不是很美麗的嗎？」今夜牠會很奇妙，這裏的月光一定和那邊一樣；在俄國，在法國也一樣；那些樹看去也和這裏相同，人們在月下幽會愛好，也正和這裏一樣。哦！戰爭，這不是太無意義了嗎？——彷彿活着是不好似的。」

他想說：「你非到面着死時，說不出活的好處，因為非到那個時候你不活着。當你們大家這般感到時——而且都準備着互相為各人犧牲生命，這是值得把生命的一切放在一起的。」

但他不能對這一切都無信任的女子說出這些話來。

「你怎樣會受傷的，好孩子？」

「向平原橫攻去——四顆機關槍彈一下便打中了我。」

「當他們命令你進攻時，你是不是很驚恐呢？」不，那時他

沒有驚恐過！他搖搖手笑了。

「這是偉大的。那天早上我們笑樂着。他們打中我是太快

了——一種騙術！」

她注視着他。

「你笑嗎？」

「是的，你知道我第二天早上最先見到的是什麼——我們那年老的團長俯身看着我，給了我一些檸檬汁。如果你認識我們的團長，你會恢復信任心。你知道，在這罪惡的背後，另外有些事物在着。無論如何，你只有死一次，如果爲了你的國家，那便比較有意義些。」

她的臉，黑黯遮住她那凝神注視的眼睛，在月光中透着奇異的，另一世界的神情。她的嘴唇移動了。

「不，我什麼事都不信任，我的心死了。」

「你這樣想，但你知道並不是這樣的，否則我遇到你時你不會哭了。」

「如果這不是死的，你以為我能夠活着嗎？——每夜在街上走着，假裝着喜歡不認識的男人——永不聽到一句好意的話——永不說話，因為怕人家知道我是德國人。——會兒，我要喝酒了，那時我會很快地變成死亡的。你知道，我是只講實際的，我把事情看得很透澈。今夜我有點兒感動了，月光的神奇，你知道，然而只是現在，我為我自己而生活。任何事體，任何人，都不在我心裏。」

敗

「都是一樣的，現在你正可憐着你的國人和俘虜，和那個。」

訊

「是的，因為他們在受苦。那些受苦的人是像我的——我可憐自己那就是了。我和你們英國婦女不同。我了解我所做的事，我不讓我的意志變做萊服正因為我不再有道德的了。」

「你的心也不是了。」

「好孩子，你真固執。但一切關於戀愛的事全是欺騙。我們愛着自己，別的什麼也沒有。」

在她那聲調的極度柔和的酸苦裏，他又感到悶抑而站了起來，靠在窗欄上。外面的空氣是沒有塵埃和俗香的氣味的，他覺得她的手指插入他的手中，不動地留在那裏。倘使她是刻薄而嫉世的，為什麼他要可憐她呢？但他是可憐她的。她那隻手和

他的接觸，鼓起他保護別人的本能。她曾經向他——一個陌生的人——傾着心。他把手微微地握緊了一下，覺得她的手在卷曲着反應他。可憐的小孩子！這是幾年以來她所知道的友愛的

一刺那！無論如何，交情比國家和權力還大。交情滲透了一切，和她所說在德國也如此的月光一般，和這鬼樣的白符一般，裹住了那些樹木，使在那空虛和靜止所統治着的狹街上的橘色的燈，顯得這樣離奇，和無補於裝飾。他旋轉頭去看她的臉——雖然塗着黑墨，白粉，和紅唇膠，牠有一種奇異的邪淫的動人的美麗。他突然發生出奇怪的威譽，似乎他們——他們倆——證明着善意和交情是強於性慾，強於憎恨，證明着這和卑劣和強暴相反，忽地，幾個賣報小孩在鄰近街上熱情地激烈地叫喚，這些叫喚聲激盪着他們兩個，聽不清語意——他們在叫喚什麼？他抬起頭來聽，他覺得她的手在他臂間掙扎着——她也在聽。叫喚聲漸漸近來，漸漸粗起來，更尖銳和喧嘩了；那空明的月光，似乎忽然為行人，步履，語聲，和遠遠的狂狂的歡呼擠滿了。一大勝利——大勝利！官報！不列顛德國大敗！幾萬的俘虜！這些呼聲很快地喊過去。他狂醉地充滿了可怕的快樂，靠向窗外，像瘋子般搖着帽子歡呼；整個黑夜似乎向他飄揚，震動，和回答，於是他想轉身衝下樓到街上去，却給一種軟綿綿的東西一撞，又退了

回來。那女子！她緊握着手立在那裏，臉肉痙攣着，他在快樂的瘋狂中，也覺得她氣喘着。聽到這樣的消息——在仇敵中！他們大家爲要做些事體的慾望弄慌亂了，他俯身攥住她的手，桌毯的腳氣向他鼻孔鑽着。她急急地縮回手指，抓起他所放下的鈔票，持向他說：

「拿去——我不要你們英國人的錢——拿去！」

突然，她把那些鈔票撕了三四次，讓碎紙落個滿地，向他背轉身去。他立着看她，靠住那有灰塵氣味，蓋着毯布的桌子，她雙首下垂，一個黑的身形，在黑暗中，憑月光刻劃出她的輪廓——他不能再留片剎了，便向門走去……

他去了之後，她還是立在那裏，下頷垂在胸上——她，一個不措意一切，不信任一切的人——歎呼，匆促的腳步，和語聲，在她耳中響着，立在撕碎的鈔票的碎片叢中，向外面的月光呆看

着，他看見——不是她那可憎的房間和可憎的街面，而是一個德國的果園；她自己，一個小姑娘，在採摘着蘋果，一隻大狗在她傍邊，也有無數另外的畫圖，像那些將要溺死的人所見的。她的心漲滿了；她沉下地去，前額撲在塵垢的地毯上，把身子緊壓着。

她，一個不注意一切的人——一個輕視一切民族甚至她自己的人——開始機械地搜集鈔票的碎片，把牠們和灰塵一起集成一堆，如落葉一般，眼淚流下面頰，手指在紙堆中澱弄着。爲了她的國家，她那在戰敗中的國家！她撕碎了這些鈔票，在仇敵的大城市中，身邊只有一個先令，和她的敵人的擁抱中，捧出她神祕的生活！突然在月光下，她坐了起來，開始用全力唱着——願爲萊茵河守衛而死！

火 山

唐德耀

咱是硬着頸子要說便說要幹便幹的人，咱年紀也不輕啦，苦辣那嘗得，咱的性子老是那個樣子，一直落的。

咱跟老劉最知己，咱知道老劉，老劉也知道咱，說起這個咱就要心酸，咱的眼珠子不知怎的會滿包了水。

火

說咱沒有心思也是有心思的，記得咱在五家子跟老劉幹屠手的時節，咱就看出那個年青小夥子是挺豁的，烏溜溜的眸子，隆起的顴骨，飛劍般的眉，大得可以吞下大酒盅的口，說話的聲音是朗朗的，做事是溜快而一整的，咱歡喜看他，看了他咱就會快活。

山

他一直喊我優老陸，咱絲兒不怪他，咱明白老劉是好人不懷惡意的，他常常戒勸我不要使優性子，咱有時要恨他，但咱有許多會鬧岔子的事都給老劉掃消了，他真是咱的恩人，不，咱的好兄弟。

咱們同夥兒幹了幾年屠手，那個噁噁噁叫着的畜生，每天有好多到咱們的場子裏來，雪亮的刀下過去的是白毛染了大紅花的傢伙，難聞的膻腥打着鼻子衝了又衝，咱對這勾當真幹

得厭煩了，老劉也是這麼着的說要改個行，咱們先前是決定大家種田去，但是背後碰見了王小子，他要咱們吃糧去，雪白的銀子，豐滿的飯；多的夥伴；他說得營中多麼好，咱們竟給他說的動了心，於是咱們便一夥兒入伍啦。

營伍生活倒是滿有味兒的，跟咱的性子頂對；只是上操的時節有點笨手笨腳，咱不及老劉的能幹。但過把年兒咱也惜了那一套，咱跟老劉一起學，也能耍耍槍桿兒。

二十多年來咱提着槍奔跑東西南北，出生入死也常在槍林彈雨中過活。老劉有時也發起牢騷，他說幹這勞什子真丟臉，幾十年來打死了好多兄弟，咱們真在做夢，槍桿兒瞄準的都是中國人，他最後說「咱要回鄉種田去，咱幹不了啦。」他的話正抓着我的心，不滿說咱對這營伍生活也惹厭了。咱們是同生死的，他走咱也得走。

咱們把平日積下的錢買了傢具買了田；咱跟老劉快快活活的下田啦。這勾當咱們原是老手，一點兒不生疎的，雖是隔了這麼多的年頭，咱天跟太陽起落，有歌有做，有個時候咱也同

老劉到山中去打捉野兔飛禽；咱們的山園經了老劉的心思，也辦得滿有光彩；咱的心眼兒都開了花啦。

咱從前聽人說過，咱們的家鄉是中國最好的地方，咱雖沒有跑遍中國各處，但面前看到的就有數；一點不錯，咱們的家鄉是中國最好的地方，森林哪，金礦煤礦哪，成羣的牲畜哪，滿坑滿谷的大豆和食糧哪；真是數不清的富有，咱老陸雖傻也不會連這些子也糊塗了啊，咱有點兒心思，就不能不傷心。說起咱們的家鄉事來。

如今咱要說的話整天整夜也說不完，咱乾脆的說一句，咱們的家鄉不得了，嚇說起是一肚子火，忘八羔子的東洋鬼子打家劫舍地給咱們的老家強霸了，什麼好傢伙都給拿去，嚇！中國人真丟臉，咱有次氣得發昏，奪了咱們沒火氣的老總的槍桿子，要跑去打死那些鬼子；如果不是老劉的溜快的手將我拉住，咱一定會做掉幾個鬼子的，咱那時節真惱恨他爲甚要跟咱作對！嚇！現在咱才明白老劉是有心眼子的人，他不像咱那樣傻。

咱們老兄弟劉亮山，如今還有誰不知道他？但在鄉野時，嚇！只有咱個兒知悉底細；咱平兒總叫他老劉，不問他名子，可是咱的好兄弟也有名子，說起這名子也是有趣的事，咱在前面說過，老劉的腦額是隆起的，正像一座山，滿頭頂光禿禿的，像塗了油

般的發着光；咱的老劉也會湊趣，他就以自己頭額的特點，取了「亮山」這個名子。

咱如今要把這「亮山」的名子比作「火山」，咱並不傻，這是挺對的，可以比擬咱們的好兄弟。只有咱知道老劉平兒是頂安靜的，靜得正也似一座山，但當他怒不可遏時，那便像火山噴火般的異樣的飛騰啦。

咱們這座火山前年子便發了火，嚇！那時節老劉合了許多夥伴跟東洋鬼子死拚，咱樂得不開交，咱是從來沒有這等快活的，咱的好兄弟就是咱們的頭腦，嚇！他是多麼威武，揮着粗大的臂膊，掉着發光的腦袋，雄糾糾的指揮着咱們怎樣去打死鬼子，嚇！咱老陸並一傻，咱有眼珠子，咱不是說過咱早看出那個年青小夥子是挺給的？

咱的好兒說過：咱們的家鄉遭了難，咱們的老總們可袖手，咱們不能嚇！要活就得拚，要死就等死吧。跟咱的話對就一夥兒來幹，咱的哥兒的話一出，四面八方的年青小夥子都奔來啦。

兩年來咱們倒幹個暢快，鬼子嚇破了胆，嚇！見着咱們便鬼樣的逃跑，只得在暗角裏放冷槍，咱們什麼也不怕，只怕鬼子的大老鷹，那傢伙真厲害，飛在咱們頭頂上看得分明，就給咱們吃個大蛋；了不得，一下就是嘩啦的在地上開了個大窟窿，碰着人

身頭顯會飛；碰着屋子就起火啦，背後咱們在白天躲藏山谷裏，黃昏時分咱們便出來跟鬼子拚。

咱們有胆量要幹就幹，不濟就再來一回，咱老陸不是逞能，咱跟咱們好兄弟打過百來回仗，記得咱們的大夥兒攻打錦縣義縣的時節，咱們確實擺了威風，咱現在想來也與忡忡地，咱們的人馬呼應着錦縣近郊的弟兄們，咱們的勢道真如萬馬奔騰，尤其是老劉，嚇真了不得！咱看得明白，他兩隻手裏都握了槍，騎在奔馳着的馬上向鬼子左右不斷的開放，咱們的大夥兒都給老劉的勇猛感動了，這遭咱們給了鬼子空前的慘敗。

可是咱們的夥兒雖衆，槍斃子彈却不濟啦，又怎麼得鬼子兵幾番的踴躍呢？咱們終於因糧彈不濟敗下來了，散落的咱們的夥兒在困苦中掙扎着。

咱說的心裏一陣陣難過，咱們的家鄉，咱們的兄弟給鬼子踴躍得真慘哪。

但咱們並不灰心，咱好兄弟說的話不錯，不濟，仍去種田吧，有子彈槍桿時就再幹，咱們怕什麼？

於是咱們的夥兒跟老劉的話去尋活計，一壁咱們還是防備着鬼子的搗蛋，噯，咱們一靜下來就覺倦乏之。

過了些把日子，咱們老劉得了個信兒，說什麼小辮子薄儀

又要做皇帝啦，咱聽了又好笑又好氣，咱優老陸早知道這是鬼子幹的醜戲，嚇現在是「革命時代」，還用得着什麼屁皇帝？咱們中國人與鬼子不並立，咱們不死，鬼子使得死，況是做着小把戲的屁皇帝？咱們要將他作槍靶子！老劉關照咱們的夥兒得振一振臂兒咧。

和着咱們一路幹的夥兒，這咱們的家鄉都有；咱們是常時打着信兒來計算咱們一夥兒的一切安排，咱跟老劉那裏聽得，叫做橫道河子，叫做伊蘭的那塊地方，咱們的同夥兒火熱的在跟鬼子拚；不是火車出軌啦，就是鬼子遇着咱們夥兒敗亡啦，最近咱又聽到鬼子跟沒代的小辮子的夥兒，要收繳咱們家鄉的地契，收繳咱們的槍桿子，這還要說嗎？鬼子要咱們都死光，讓鬼子的鬼子來享福啦，嚇！咱聽了就是火氣直冒，咱不由分說就提起槍趕鬼子去拚命，不料咱的老劉又來了那一套，捉住咱的手，拍拍咱的肩頭，平心靜氣的說聲好老陸，咱們正有機會到來，你一個子氣忡忡地濟得什麼？咱硬着頸子說：一個子拚一個子也好，咱總得出口鳥氣，嚇，咱的好兄弟，你知道他怎說他莊重地微笑着兩手搭着咱的肩，親暱地說道：咱們活得活在一塊兒，死也得死在一塊兒，咱們一夥兒受苦一夥兒，咱們的心是一條的，噯，老陸！千萬不要使優在子，腦子要放得清楚些，咱們的槍斃子彈

不及鬼，咱們的性命却要一個抵十個，嚇！咱們老劉的話真似春天的風，咱的火氣慢慢的平啦。

咱的好兄弟的外表是比咱沉靜得多，可心兒却比咱更熱烈。咱是光漢，不希望，老劉倒有份家小，一個老妻子，兩個小兒子，可是咱們老劉却說咱要幹更緊要的，咱可管不了他們；小劉叫咱老陸伯，個子比咱還大，形相正似老劉一樣。咱看了滿快活，咱的好兄弟跟咱言明過，小劉的兄弟給了咱做兒子，咱聽了嘴又扯得碗樣大笑啦。

兩個小子在三家子種田過活，這是老劉的分付；她子跟着整理家中的事務，一家三個子原也可安然過日。可自從鬼子兵到後，嚇！征糧納稅加重倒不算，還要挨戶派食糧，不得了，如今又要收繳地契，跟鬼子去屯墾，這鬼子的野心真不小，咱們非給他更大的懲罰不可，嚇！也可知道咱們是不可欺侮的！

咱們的夥兒跟別地的同夥取得聯絡後，咱們這兒如何應付鬼子的派兵催繳地契和槍桿子的準備，經咱的好兄弟的心思也都安排齊全了，咱們等機會就動手啦。

三家子，五家子，董家溝，——這是咱們戒備的區域，咱跟老劉在五家子，咱們前後可以照應那兩塊地方的事變發生，咱們的陣營正似一座就要爆發的火山。

可是咱說來就要心酸，嗚！咱真像在做夢，這是誰都料想不到的事變，嗚！咱們的計劃只是功虧一簣呵。

咱們如今只有深深責備自己，咱們對老劉負了莫大的罪，咱絲毫也沒忘掉火山爆發的那天底印象。

就是咱們防守的三個所在同時發生收繳的抗爭以後，因着董家溝形勢更是緊張的緣故，咱的好兄弟便溜向那兒去指揮；就過後的戰跡看，可以知道當時怎樣奮戰着的情景。嗚，咱越說越痛心，咱用自己的拳擊着自己的頭，悔不該那時不跟老劉一同到董家溝去，嗚，咱的老劉雖強，究竟是一個子呵，落心啊，咱真是莫大的罪人，咱好兄弟在天上不恨咱嗎？

咱還記得分明，那天老劉到那兒去，咱在五家子跟鬼子搏戰，研跑了鬼子後，咱才記起老劉去了已七整天，還不回來，怕是出了意外吧！嗚！咱的鬼想不到竟猜中了。

當咱趕到董家溝，咱們的夥兒還在跟鬼子死拚，可這時咱心裡牽掛着老劉，面前的景象又使咱心火直冒，咱背後顧不得老劉，咱得先跟鬼子戰一戰。

嗚！咱幫着夥兒戰退鬼子出董家溝，咱急的又想起咱的好兄弟來，於是咱掉轉頭踏着血跡，檢察每個屍身；老劉雖沒有在，咱的心可痛得緊，但咱得硬着頸子繼續找去，找着咱們的好兒

山

火

弟，咱們的火山！

咱一直找去，找到葦家溝東山礦洞那裏，咱耐着性子換着許多礦洞一個個去找，沒有，半個影兒也沒有，只洞外橫陳着三五個鬼子的屍首，咱諦着想了又想，咱的靈光一閃，打了個苦笑，咱急的奔向一個外方人難得探悉的礦洞去，啊！咱剛到洞口，咱的魂兒飛啦，咱像瘋魔般的撲向倒倚在礦洞內的夥伴，咱直着嗓子呼喊着，呼喊着，淚珠酸溜溜的滾着滾着，可是咱的好兄弟老劉再也不來理睬我了。

山

在咱狂呼痛哭以後，咱的神志漸漸清楚起來，咱抹着眼俯着身，重新看一下咱的好兄弟究竟怎的嚇咱？咱接連用拳擊着自己的胸脯，咱真是莫大的罪人！咱看得明白，老劉的眸子是張着，嘴是貼緊的閉着；兩隻手像打仗時一樣握了兩支槍；面上留下一絲憤恨，一支槍裏還留上一顆子彈，那個火山頂還是閃閃的發光啦。

咱跟老劉最知己，咱知道老劉，老劉也知道咱，說起這事咱

就要心酸咱的眼珠子不知怎的會滿包了水。

咱想到老劉前些日子的話：「咱們活得活在一塊兒，死也得死在一塊兒；夥們一咱兒受苦一咱兒幹，咱們的心是一條的。」一霎那，咱原想吃了老劉遺下的那顆子彈，可是說咱沒有心思也是有心思的人，咱這還却把心放清楚些；咱並不怕死，咱有許多事要幹，咱明白老劉是被圍困彈盡援絕才自刎的，咱不能怪老劉糊塗，這是咱們老劉的傲岸的性格不肯給鬼子凌辱致死，寧願自戕的結果；這是咱們夥兒沒有給老劉援助的罪跡！

現在咱帶着老劉遺下的兩支槍，咱要代咱好兄弟招集夥兒繼續的來幹，咱要給老劉復仇，給咱們已殉難的夥伴復仇，咱要為咱們的靈魂贖罪！

老劉的火山是終古不會熄滅的；兩個小劉是兩個小火山；咱也是火山；咱們的夥兒也是火山；咱們的家鄉更是一座火花飛進奔騰激越着的火山！

六，一於杭州。

虞姬的死

閔玉如

十月裏的黃昏。

城下的空氣是非常地嚴重。

因坐在帳中的項羽，失去了他昔日的偉岸，緊鎖着眉宇，用兩條手互相搓弄着。他低下了頭，臉色在灰黃的燭光下相映，實在是慘白得可怕。在滿長着黑叢叢的髭鬚下，露出一排白色的牙齒，緊緊地咬着下面的嘴唇。

蓋世的英雄如今遭到這嚴重的劫難而被漢兵重圍於城下，最是傷心不過的事情。他想到自起兵至今八載，身經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勳功偉績來，不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他抬起頭來，凝視着灰暗的燭光，默然不語。夜來的寒風吹到他的身體上，打了一個寒噤。

「啊？」他不覺迸出了這一個有力的音來。實在他是十分地感到悲傷的事情。他這樣幾年來馳馳沙場，在冰天雪地中縱橫殺敵，雖然士兵爲寒冷而凍僵了身體，但他何嘗有一些的畏縮呢？「我沒有冬天！」這是他時常誇耀的一句話語，而如今吹來了些微的寒風就會使他打一個寒顫，他不明白是什麼緣

故

「或許這是死的前兆吧？被漢兵重圍着的城下，果真是我死的處所……」他想着不覺淒涼起來了。他站起身來，向四下瞥了一眼，他看見虞姬立在他身旁，臉色是抑鬱的，但他並不說一句話，大踏步的走出了帳來。

項羽反翹着手，仰望着滿天的星斗。他的心裏起了複雜的思想，數十萬的將士，跟他攻城殺敵，歷盡了許多艱苦，又爲他而犧牲了。僥倖留下了這八百餘人，偏又遭此嚴重的禍災，伴着他而被困於這城下。如今四面絕糧，死是不能避免的事，假如不衝圍而出，是的，唯有走這一條路！但這八百餘人那裏有這許多的力量來突圍呢？況且兵士又爲饑寒襲擊得這樣的羸弱不堪了。再反過來說：就是僥倖能以八百餘人而破了這數十萬的敵軍，那麼自己的虞姬呢？有什麼能力還能帶她逃出這城下呢？假如沒有虞姬，他是絕對的不能生活了。爲要使自己不離開他心愛的人兒，他唯有死！他不希望自己能逃出這重圍而留下虞姬爲敵人所凌辱。他的高昂的氣概消失了，他低下了頭。

處於這樣困迫地位的項羽，實在怪可憐的了。緊圍在他四週的敵營裏，不時地有勝利的鼓樂跳進他的耳朵，向他有力的誇耀。素以拔山舉鼎聲名遠揚的英雄現在顛沛到如此地步，聽到了這得意的鼓樂，能不爲之心痛腸斷呢？這英雄末路的悲哀，襲上了他的心頭，他對着黑暗的天空嘆了一口深長的氣。

他無力地抬起頭來，

一顆星向天邊墮落了。

「啊！是我的生命幻滅的時候了，這一顆星！」他遏不住內心的悲哀，開始灑落了英雄的眼淚。

實在他不能不這樣想了。在這麼一個非常的夜，他偶然走出帳來，就見到這一顆星的殞落，這不是他生命的象徵？他的心裏不能再燃起熱烈的火燄來了，他用衣袖揩乾了眼矸上的淚痕，仍舊仰望着天。

「還有一顆星嗎？我虞姬的星！讓她殞落了吧，和我一起！」他對着天輕輕地說：

但是他不再看見有一顆星的殞落了。半天，他把腳狠命地向地上踏了一下，帶着沉重的悲哀的心，回到了帳中。當他回進帳中的時候，他以雙手掩住了耳朵，因為敵營中的鼓樂又響起了。

x
x
x
x

虞姬爲霸王的抑鬱而苦悶着，她不能再有昔日的怡悅微笑的表情了。兩條長長的眉尖上，繫着重重的心事，消滅了她桃色的粉頰，代替上一層灰淡的白色。相伴着霸王未曾有一時離散過的虞姬，如今爲緊張的空氣所包孕着，看情形這一次她是不能再與霸王共處了。在這麼一個長長的夜，誰能保得住敵營裏不會襲擊過來。霸王爲兵少糧缺而日夜地焦慮着，如此一個身能萬人敵的悍將，爲這劫難磨他得羸瘦到如此。長此以往，霸王雖不死於刀槍之下，也該死於愁苦之中了。況且，霸王從不會像有今日這樣的鬱悶過，所向披靡的微笑時常流露於他的嘴角。而今，昔日的歡笑，那裏再能在他的臉上找到一絲絲呢！

虞姬捲入於煩悶的渦旋中了。

「唉！這坡下的重圍！」她開始嘆息了。

爲沉重的脚步驚覺的虞姬抬起頭來，看見霸王由帳外走進來，她隨即站起，在慘白的臉上用力地裝起了一絲微笑，很柔和地說：

「大王！別爲了這一些的事而傷了你的身體。請坐吧！」

霸王點了點頭，沒有說話，隨即坐下了。

看見了虞姬，霸王的心越加現出苦悶了。在他的腦中盤旋

着的，只有一顆「星」，一顆象徵着他命運的「星」，他難過，緊緊地捏住了虞姬的手。

「虞，我看見一顆星的殞落！」項羽的聲音異常的悲悽。

虞姬聽到這一個消息以後，心在狂跳了，她把眼注視着霸王，然後又低下頭去，極力抑止了跳躍的心，顫抖地說：

「是一顆星嗎？大王！」

「是呀！我的星宿，我的死亡喇！」項羽的眼中，流出豆大的淚來。

虞 姬 的 死

「大王！這是漢劉邦的星宿！大王是不會遭到如此不幸的，寬放了你的心吧！」大王！那星自從西天墮落的嗎？虞姬以謹慎與小心來安慰霸王，她雖然知道這是不吉的預兆。否則她以什麼話來說呢？讓劇痛的心，在腔裏狂躍。她還以詢問的口吻來說了末一句話，想有力地劈去霸王的疑慮。但是，她的詢問反增加了霸王的愁悶了。

「在東天的喇！」

於是兩人都沉默了。

「天要叫人死，虞，我又怎敢不死呢！」好久，項羽才這樣說：

「我要喝酒！」

虞姬在側陪着霸王，被外一切都暫時的靜息了。霸王舉起

杯來，向嘴裏送進；一杯，二杯……；好久他的眼睛發紅了，儘注視着虞姬，像有許多的話要向她說，但是沒有說出一句來。最後，他用足了力，才跳出了兩個字：

「你來！」

聽到了這話的虞姬，向他笑了笑，站起身來，在霸王的膝上坐下了。

「虞！我實在捨不得你啊！」項羽說着，抱住了虞姬的頭，緊貼着自己的臉。

在虞姬，早知道霸王有這麼一條難捨的心的。如今霸王明顯地說了出來，她的心是恐懼了。外面敵人如此猖狂，而霸王爲了她願意困迫于垓下，不想殺出重圍。昔日的英雄氣魄到那裏去了呢？她知道在她的身上磨蝕了。她負着這重重的罪愆開始流出眼淚來了。

「是的大王！我也是捨不得你喇！不過，在這樣情形之下，大王若不殺出重圍，爲了我而受困，你想這八百餘將士，不是要爲絕糧而死了嗎？……」她倒在霸王的懷中了。

「我是不願再殺出去了，我要你喇！」項羽緊緊地擁抱了她，聲音是低微的。

「……」她沒有說話。

「我爲什麼還要殺出去呢？我要抱着你死！」項羽的聲音是堅決的，顫抖的。

「難道你爲了我就放棄了你的一切的土地嗎？八年來的功績，就毀于這一朝嗎？大王，你要愛我，你應該要殺啊……」她這樣有力地說着。

殺？是的，殺！但在這時候的項羽那里有這勇氣呢？一切在他強盛時期向他諂諛獻媚的，如今都紛紛地降於劉邦了。眼下這些殘兵敗將，又被飢寒迫逼到如此地步，那里再能喚發起他奮勇的心呢？

虞 姬 的 死

他想起兩軍交鋒後的戰敗，自己落荒而走的情景，以至於現在的困迫，他就不得不先想到以前戎馬倥傯金鐵交鳴的戰場的豪邁悲壯的情景來。

最得意的幾次，沛公因項伯而自解于他，他爲了這事，怒火不可遏止，要殺沛公，而給張良樊噲所勸止了。但他那里能平這一口氣呢？于是在數日後決意屠咸陽了。秦降王子嬰在他的刀下死了，那許多的宮室燒了三個月才滅了火。還有一次，他因爲燒了夷齊城郭室屋後，于是劉邦劫五十六萬的五諸侯的兵來伐，于是他以三萬精兵攻漢兵至彭城，破了；又趁勢追趕，在睢水之濱殺了十餘萬漢軍，死屍填滿了睢水，水都不能流了。還有一

次，這一天的事情到現在在他的心裏還覺到奇怪的，就是劉邦的善騎射者叫樓煩的向他挑戰，他看樓煩一箭將要射出了，於是他狠命的一聲吶喊，振得山谷都響了，那樓煩吃了這一驚，頭也不敢抬起，勒馬而逃了。他呢，他笑得合不攏嘴，不再去追趕而回營了。

這許多的昔日的偉績他是不會忘記了的，在那個時候，他何嘗會想到有今日呢？英雄末路的況味他是嚐够了。而如今應該困守呢，衝殺呢？他是決不定，最痛心的就是生生地離別他的虞姬，他是萬分不願意的。

于是他開始怨恨劉邦了。他恨劉邦違約背盟，既已有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如今只隔了五年，劉邦竟聯絡梁齊諸侯來重圍他於這垓下，他是不能再說一句話，他的內心劇烈地作痛。

「虞啊！我的心痛！」他側過頭去對着虞姬，虞姬已經坐在她自己的椅子上。

「我知道你爲了難捨我而心痛了。大王，你該聽我一句話啊。你對我的愛，我是永不會忘掉的，那怕是死。但是在這樣的局面之下，氣氛是這樣的嚴重，大王應該以國事爲重，請勿再惦念着我……」她說着又流淚了。

她知道這一次的霸王行動完全是被她所害了，這樣堂的一個男子漢，爲了一個女人，失落了他本來的氣質，而甘願受這些苦楚；並且，竟把緊急的國事拋在一邊。說不定就會爲她而死。從前的皇帝，她也知道，爲了貪戀於女色，竟把錦繡的河山送了人。國破人亡的慘劇，不知已演過了多少回，而如今的霸王不是在這着前人的覆轍嗎！她怎忍心看着霸王死于漢軍的刀槍之下呢？他愛霸王，她不欲霸王爲了她而把以前的動功偉績全部的埋沒，有給劉邦所竊笑。要使霸王能再回復到昔日的悍強，惟有離開他而死的一條路。

死的意識開始在她的心裏活躍着。

「大王！你應該聽我的話喲！假如你仍不願離捨我而還是這樣的堅決，那我爲報答你的恩情，唯有一死……」她哭着，重又撲倒在霸王的懷裏了。

「就是死，我總該要陪着你的，你想，我怎麼生離得你呢？」

……我的親愛的虞……

兩張臉上塗滿了眼淚，她們是擁抱了。

突然，他們立刻鬆了手，張圓了眼睛傾聽着帳外的歌聲。霸王的臉上，立刻浮起了一重悽慘的神色。

「虞，你聽！這是楚聲啊！我的兵馬，相伴了我八個年頭的

兵馬，而今盡入漢營了……這深夜的楚聲，我的心實在聽得破碎了。虞……」霸王伏在她的肩上痛哭。

「大王……」

她是暈倒了，再不能說出半句話來，她的心在霸王的胸前跳躍着，待她甦醒的時候，眼淚已經流滿了她的臉。

「大王，這是我最後一次的勸告，楚聲在敵營裏起了，而大王還眷戀着我這一個人，不願爲自己找一條出路。若說漢軍攻破了此塞，大王不也該要受戮嗎……與其這樣無聲息的死，還不如殺開一條血路來，就是不幸死了，是多麼光榮的死呵……大王，你應該要殺出去喲……」她以全生命的力來捏住了霸王的手這樣說。

「虞，我聽你的話，但是，此去一定是凶多吉少了。唉！我如何捨得離開你呢……」

這等生離死別的悲楚，重重的襲上霸王的心，他那里還有勇氣很軒昂地走出帳外，發兵禦敵呢？這英雄的眼淚，祇有向虞姬流瀉了。

帳外的馬聽到了這深夜的歌聲，發出了淒慘的長嘶。

「唉！霸王聽到了這馬的悲鳴，長嘆了一聲。于是，他很高亢而悲痛地歌唱了：

「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驂不逝；
驂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聽了霸王這歌聲後的虞姬，她是痛哭得伏在地下，緊抱住

了霸王的腳脛。
在這麼靜寂的帳下，只留着悲慘的哭泣的聲音。

在沉默下的霸王，忽然想到了一件什麼較歡喜的事，臉部

稍露了一些笑容。扶起虞姬，很沉重地說：

「虞，要我們再得重聚，唯有一條路。劉邦他知道你的姿色美麗，我如今把你獻給了他，你就做一個妃子了。然後讓我再衝破了這城下的重圍，殺了劉邦，不是我們又得團聚了嗎？我親愛的虞姬？」

虞姬是不能再吐露一句話了，她狠得把牙齒去咬霸王脛上的肉，假如能夠咬下一塊肉來，才能消她心頭的惱恨，她想不到霸王竟蓋着這樣的心腸！

「啊！你這狠心的人啊！……」好久，她才這樣地罵了出來，她是哭不出聲音來了。

「虞，我說錯了，我不過是這樣想啊！其實，我那里願把你送

給沒良心的劉邦啊！我愛你，虞，我是永久地愛着你啊！——起來吧！」說着，他扶起了虞姬，接了一個深深的吻。

「大王！你昔日的英雄氣呢？都消失到那里去了？在這個時候，不是從前那種風流矯詭的時候了。假如你再戀愛着我，那你的禍患隨即會臨頭了。聽！大王，外面的楚歌是這等地響亮，漢軍已經在我們的寨邊了……大王，望你將對我的愛的堅決，來對付目前的強敵吧！……」

虞姬一口氣這樣說了。她沒有眼淚，把兩隻眼僵注視着霸王，她以最後的熱情想來燃燒起霸王的殺敵的火絨，她把一切的話都說完了。她只等霸王答應她的說話後，她便可安心地死了。「死」在她的心裏，是異樣的堅決。

「虞，不要再如此的難過了，我有你，我是沒有勇氣了。你想，我怎樣的捨得掉你！……唉！劉邦你是拆散了我們的愛情了。如今，我爲了你而耍訣別我難捨的虞姬，我還能顧慮到什麼呢？唯有殺出城下，直搗賊營，殺了你這負義的逆賊，才能消退我這心頭的痛恨啊！等着吧！劉邦！霸王的心完全反常了。昔日的豪氣重又跳上了他的眉尖，如今唯有殺敵爲他最大的任務啊。

「虞姬！我去，我要戮死我的敵人，我爲什麼不去呢？——不過，虞姬！我又怎樣能離開你呢……」開始是奮勇，以後霸王又

被訣別的愁絲所牽繫了。

「大王是應該要這樣做喲！一個頂天立地的英雄，爲了他的女人而喪失了他的勇氣，埋葬了他的志向，整日地迷戀於胭脂紅粉中，實在是頂羞慚的一件事。像大王，幾乎被我這無用的女人所誘惑，而不再有心于抵敵了，這是我的罪愆啊！現在，我要贖我的罪，填補我以前的錯過，我是唯有死的一途了……唉！大王！我是負了你了，我祇有用內心的虔誠來感謝你對我的恩德了……努力殺敵吧！……」虞姬很淒涼地痛哭了。

這時的霸王，爲她的這一番中肯的話說得呆木了。

於是，虞姬提着劍，激起了顫抖的音調，唱着淒楚的歌詞：

「楚歌四起兮垓下危，

身爲王姬兮恨不隨。

生死異路兮從此別，

願王殺賊兮出重圍！」

她的最後的一個音跟着她最後的一口氣從戰破了的血

管中迸出來，不多時就消散了。

虞姬就是這樣地死了。

文化批判

創刊號目次

發刊詞……

海鷗

論著

爲反帝反封建文化而鬪爭……

石泉

現階段文化運動的理論與實際……

元瑛

宗教觀念的否定與無神論哲學的前途……

雪菴

現代文藝批評之二個基本傾向……

行之

文化統制與文人自由……

海鷗

美國新興文學發展史……

文起

希特勒的偉作……

蔣啓良譯

歌收

楊 Eugene Tuli 著

文的圍攻

晚 君超譯

藝 文

卜爾弗爾德著

從青年到少女……

香山譯

我涉過長巷……

水心

被棄的愁息……

之琳

編後

社址：北平前京畿道三號

定價：每冊壹角五分

飢餓者的故事

(猶太 David Pinkin 作)
楊 時 英 譯

伊玳沙連接兩天沒有東西進口過了；換言之，他已經是挨着餓啦。可是，在第三天，他用三個銅鈕扣，騙取一個小希伯萊學校中學生的點心——兩塊有奶油的糕——急切地將牠們吞

下去。于是他發怒了。這兩塊糕在他只是一口就吃完的了，不過現在他至少有一點足以感到忿怒的力氣，並且情不自禁地要爲非作歹啦。他的手癢癢的，頗思一逞。最先他向那小狗，什咨克惡毒地踢一脚，這狗，他的女房東愛惜得甚于她自己的小孩子，什咨克疼痛，吠着跑了開去，可是，這並沒有使伊玳沙滿足。他拔起一塊冰凍在地上的石頭，用所有的力氣向那隻狗的後面丟過去，可是，那塊石頭未打着狗兒，却打着薛姆金，那律師家的門上。石頭打着門，發出回響來，於是，伊玳沙覺得滿足啦，因爲，如果那石頭打在薛姆金或薛姆金妻子的頭上，他也不管的了。

可是，儘管是這樣，他的飢餓並沒有減輕一點下去，他沸騰的心兒也未安靜一點下去。他變得更忿怒了，因爲他覺得這些都是細瑣的事情，他未因牠們而有什麼成就。他走過那大門口，在街上看看去，覺得憎恨每一個過路人，尤其是每個騎馬乘

車的人。他以刻毒的咒咀罵他們，並且會很歡快地親手對他們施行各種酷刑。

另外一個小學生走近這大門，他圍着一條大圍巾，穿一雙大人穿的鞋子。雙手捲在圍巾裏，不知道是因爲他不留心呢，還是因爲天冷的緣故，他不用手去措鼻子，鼻子裏的鼻涕水流到他的口裏了。

有一點麵包碎從他的口袋裏露出來。伊玳沙便不自禁地對牠起了熱望，但是，那可憐的小孩子的外貌將他抑制住了，然而，他設法說服自己，他正在憤怒那小孩子，竟像憤怒全世界一樣，而且他還要用力踢他一脚，像剛才踢什咨克一般。他抓住那小孩子的鼻子，然後在他帽子上打他，狠狠地望着他說，「懶骨頭，鼻涕在流進你的嘴啦！」那小孩子嚇了一跳，把肘節放在鼻子上，措了措。可是他立刻回轉身來，向他那意外的敵人望着，開始哭了，「惡伊玳沙，伊玳沙壞人！」於是，他走過那大門口，不見了。伊玳沙甚至於以爲看也不值得對牠看啦。

他靠着那大門口，爲什麼呢？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無論如何，

他是疲倦的了。忿怒，筋疲力盡了。那兩塊糕只使他興奮了一下。食物啊！食物啊！他在眼前能看見那可憐的小孩子的破袋裏的那片麵包。那是很容易到手的哪。他懊悔沒有把他拿開。一大塊麵包……

他更沉重地靠着那大門口，不知道爲什麼，也不知道有什麼將降臨，或他這樣站在那裏會也有什麼結果。天氣更冷起來了，可是伊飛沙並不覺得，因爲他只是忿怒，並沒有注意到，此外，又因爲他沒有躲避的地方。在他那閣樓裡，氣候更加冷。況且那邊又沒有人，沒有人可讓他發洩忿怒。

他站着，什麼也不思索，思索對於他是不可能的了。他不再準確地知道自己是憤怒着；在他只好像今天要做一件惡毒的事情。關於炸藥的事他全不知道；否則，他會不停地想着炸彈，會給自己描畫一些被他自己炸成粉末一般的全城，全國，全世界的景象。然而他並不思索任何一定的計劃。他確信他要做得很惡毒的事情。他覺得如此。

兩個工人走過，正在談着關於找一件另工的事情。他腦中忽然閃過縱使雇主們餓死，他也不找工作的主張！同時，又覺得他的尋求也是徒然的。他今天找工作，並不如昨天，前天，再前天，或者他曾不斷地找過四二十七天中，找到更多。

在他的心裏裏，他能看到「明天」——尤長的，陰沉的一天，在這一天中，他將餓得很疲憊。但是，他是無心想到明天。只有「今天」……今天他一定要做件事情；那末，他便知道，明天，後天和其餘的日子中，有什麼會降臨。因此，他仍靠着那大門口，向街上望着，他那蒼白的嘴邊，遲鈍而疲倦的眼睛裏，浮現出譏刺的微笑，却沒有他腦中的一個思想的形跡。他甚至於停止叱罵和咒咀了。

突然間，他勉強離開那門口，開始散步了。他不留心什麼方向。如墮入五里霧中一般，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了。他大步踱去，不知道自己在移動。他的腳像木頭似的，幾乎不能將牠們舉起來。不久，他又知道，自己已不在那大門口，而徘徊于街上了。於是，他以爲他曾經希望而且決定，要稍微運動一下，他的腳一定得暖和呀。可是，他感到，他的腳並不如那透入骨髓中的寒冷更使他困苦。

他慢慢地，謹慎而又鎮靜地向前走去。他在走着的那條街，一頭通到那都市的市場，另一頭則通到那市立公園。他沒有想到，向那一邊走去，不過，他愈走近那市場了，近旁的噪鬧聲愈來愈響亮，愈清楚。於是，他覺察到他的腳所帶他去的方向，而且他又以爲這確實是他所希望且決定要去的。這就是他要執行他

復仇的計劃的場所。他在街上停住了。

這大市場上湧騰着號叫跳動的人們，空中發出幾千人的喧嘩的回響。那可憐的窮人騷擾的失望，那飽暖的富者怨尤的無情，那貪錢人尖聲叫喊的厚顏，——一切都混合于這裏，浮到入羣的頭上。把那不惜于這種情形的人的耳朵也震聳了。伊玳沙的四周，各種人有約束或無約束地在緩步，疾走，成快跑，差不多每個人都聽他，撞他。可是，他平靜地站在那裡，一點也不動，他想起這本身是好的——只在這樣的情形中，他在害人。是的，他一定要繼續站在這裏，妨礙每個人的通行！然而，他的眼睛向方場的四周望去，好像他在尋求，他復仇的忿怒該取什麼形式。他的眼睛望到麵包店，裝有「高萊的財富」的銀行營業室。于是，他開始沉思，如果他帶一口袋鈔票逃走，將會怎樣呢……

一個脚夫，肩背着一隻大箱子，撞着他了，並且幾乎將他推到。他覺得背部非常痛，又復轉轉來。他忿怒得臉色都發紅啦。

「你該死的，你的眼睛在什麼地方呀？」

那脚夫從他的負荷之下，喃喃地說，一面繼續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去。

然而，伊玳沙覺得疼痛，擦擦他的背。

「我會把你和那箱子一起弄掉哩，你這塊爛肉。」

那脚夫從他的箱子下，舉起他的頸子，向後面那叫罵的人看了。伊玳沙的樣子引不起那苦工些微的敬意，他停了一會，輕蔑地向對方看了看。

「閉住你的口，不然，我來替你閉了，那樣你會永遠是個啞子哩。我要給你看看，「爛肉」是怎樣的。你這隻可惡的狗！」

那脚夫繼續走他的路，喃喃地說着咒罵着。伊玳沙含糊地說幾句罵人的話，將頭轉到另外一個方向去。

「你為什麼把自己種在這裏，妨礙每個人呀？」他聽見一個暴躁的聲音在他後面叫喊。

他向四周望了望，克拍蘭，那店主，正站在他的店門口，忿怒地望着他，他便粗魯地回答道：

「于你有什麼煩擾呀？」

克拍蘭激動起來了。

「我馬上就給你看看我的煩擾！」于是，他便差一個雜差到警察那邊去。

那雜差走過伊玳沙旁邊時，帶着含惡意的眼光，嘲弄他說，「只要等一會，你就會有一頓好好的棒打！」

伊玳沙怨恨地不動。每個人都入地獄去。

那末——他以前所想到過的，現在是怎樣了呢？當他試問

憶他以前的思想的時候，他的視線開始飄過那方場和那些人的臉。他看見那雜差帶了個警察回來，他却毫不關心地将頭轉到旁邊去。

「你爲什麼站在這裡向前走！滾你的！」秩序的監守者命令道。

伊戾沙慢慢地向後轉。

「這地方是私人的財產嗎？怎的？」

「我叫你向前走！」

伊戾沙走回他以前那個地方。

「向前走！」

這時候，那警察暴躁起來了，舉起他的佩刀。

伊戾沙覺得他一定要拒絕移動，可是有一種東西使他的腳移動了。這是本能，一個警察必定得服從的。

他走開去了。回到他那條街上去，慢慢地，幾乎不在移動他的腿，也不向後面那警察看。

他全身都非常冷。好像他是沒有腳也似了。在他走向家裡的大門口時，他覺得倒下來躺一會，到是舒服的。這樣，他又覺得是違犯他的志願的。他一定要留在那街上，因爲他那裏充滿了忿怒。一定要在某一種樣復仇的行爲中發洩他的忿怒，可是

他那沉重而冰冷的身體拉他到那屋頂小閣樓中去，那地方是冷得可怕的，冰一般的寒風在那邊嘆息吹嘯。在下面風沒有那麼大。好像他的腳知道，他會搜尋各種破布，來包裹冰冷的肢體似的。

所以，他讓他的腳將他向前帶去。在去那閣樓的途中，這雙腳打翻一隻盛污水的提桶，偶然碰着一隻貓。打開他的房門的，也是這雙腳。那門兒向後開去，撞着一樣柔軟的東西。那柔軟的東西便倒了下來，於是，他的腳不得不踏過一堆碎布，從那一堆碎布裏露出來一個衰弱的老婦人的羊皮紙般黃的皺而憔悴的臉。

「嗚！嗚！嗚！」她開始哭了，無援地將自己網進碎布裏去。這就是他的又髒又啞的女房東哪。

他不作答。他的腳已經在牀上了。

x
x
x
他睡了許久。他的腳滑下牀來時，天已黑了。立刻他就想起他是在忿怒着，而且覺得他的忿怒流過他的全身。但是他疲乏軟弱了。其實，他軟弱得決定不起來，寧願永遠躺在那裏了，「一片麵包」在他心裏飛過。他能看見許多排設備很好的房子，無數廚房，大堆的麵包塊。可是，他仍舊躺在那裏，因爲他不知道，

不能開始知道，怎樣得到他們。

最後，一個主意閃過他的心上。「從那又聾又啞的老醜婆那邊去拿吧！」

他從那三隻脚的牀上起來，走進那女房東的房裏去，那一個細碎布坐在那桌子旁邊，面前有一盞沒燈罩的油燈，正在吃一個杯內有硬的麵包碎的水。

他走近，細碎布用手指表示，他非常飢餓，要一塊麵包。他把那杯捏得更緊，開始兇暴地像狗一般地叫了起來。這意思說，她自己都不夠，無論如何，不願給他任何東西，因為他以前曾用門撞她，將她撲，又因為他的行為不正當，他不付過去兩個月的一個半盧布的房租。

他她知道她那像狗一般的叫是什麼意思，向她望着，好像在考慮進行的手段。他完全冷酷地從她的緊握中，扭奪了那個杯，拉出一片麵包，塞進他的口裏，那衣服襤褸的人抓住他，可怕地哭叫着，將那杯拉向自己這邊來，他將牠舉到她及不到的地方，繼續咀嚼。第一口咬使他興奮起來。他開始更快地吃了，幾乎是不嚼便吞下去。那老婦人用盡她的力氣叫喊，咆哮，用力拖住他的手臂。他將她推開去。她跪下來，緊緊地抓住他的腿，帶着狂亂的喘息和鼻息，用只有旁邊還剩兩個牙齒的齒齦咬他的腿。

他使用膝蓋將她壓在地板上，坐在她身上。她不能再動了。

現在他可以平安地吃了。

他將手指插進那杯裏去，也找不出什麼來。他差不多狂怒呼號了。他的心開始狂亂地跳動；他的眼睛發出光來。他一定要做件事情。他立起來，狂亂地叫喊道，「還要麵包啊，老醜婆啊！」

他用腳推開她，把那杯水放在她頭上，吃完，再開始找尋麵包。他找不到什麼，沒有東西能找到了。然而，他還繼續搜尋。他翻倒了那舊的大箱子，弄散了那鋪蓋，弄破那唯一的椅子。他狂暴起來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那老婦人抓住他，可怕地叫喊着，拖他到門口去。他用盡力氣將她摔開。那老婦人的頭便撞在那高高的爐子上；她可怕地呻吟了。她的呻吟聲使他清醒回來。他非常怕害，却不敢作聲。他向她走過去。她還是活的嗎？那老年的女房東開始起來了。現在他呼吸得自由一些，撞出門去。

他固已疲乏之至了，然而很興奮。他要哭——傷心地哭。他因為去和那又聾又啞的女房東起衝突，而覺得極其羞恥。他搶她那極拙劣的晚餐，差不多快將她殺死了呢。而現在他的飢餓比剛才更厲害。「唉——唉——唉！」

他將兩個拳頭按在嘴上，開始咬牠們，漸漸地痛得厲害起來了，他是咬着。他要感覺到他的心哪。

那門開了，那老婦人現出來，一條狹小的光照耀于那黑暗的階梯上，像一株灰色的支柱落在伊玳沙的肩上一樣。但是，那老婦人沒有看見他，所以向她以為已去了的傢伙發幾聲暴怒的號叫，比那最缺德的咒罵要刺心些。伊玳沙發抖了，停止咬他的手，站着不動，也不作聲。那女房東回到房子裏去，把門鎖上。

「鎖在外面啦，」他心上即刻閃過這個思想。他的頭子是熱了起來，他試想現在要做什麼，可是在他面前，他看不見什麼希望。自己覺得一個衝動，打下那門，走進房去，倒在床上，躺在那裏。他已緊緊捏起拳頭了。可是，將門打得發出一聲回響後，却又跑下那階梯去。正跑到底下時，他又自問道，「爲什麼要那樣敲呢？」

天在下雪，風刮得很厲害，發出可怕的響聲。冷氣一直透進伊玳沙的骨頭裏；他開始發抖，他的牙齒也打起架來。他縮在他那掛出補布片，線條和棉花條的破棉襖裏。他失望地嘆氣，踱回門口來。他覺得心裏一緊，又不自禁地要哭了，要哭了。

「這樣子會有什麼結果呢？什麼呢？」

他得不到一個回答。今天他會凍死或餓死啊。

「呵，爲了些吃的東西！食物啊，食物啊！」

他向四周看看。他是站在一間地窖的近旁，那地窖的門有

一把很重的鎖鎖着。他把手放在那鎖上，却沒有想到去推。可是，他一覺到那冷鐵時，便想到打破這鎖，走進地窖去，倒是一個好主意。他用力拉那把鎖，拉不開。這是他的力氣所及不到的。他試了又試，後來，他用盡所有的力氣，猛烈地扭了扭。

那鎖只發出一下很大的響聲，此外，什麼也沒有。他給破門聲嚇住了。向四周看了看，很快地離開那門口。

難道他真的想偷嗎？如果他把那鎖竟扭下來，他真的會進去偷嗎？這他不能相信。他生于貧窮之家，是一個孤兒，在窮困虐待中養育長大，然而，他的手從來沒有去碰過別人的財產，人們常常稱他「討人罵的傢伙」或者「萬惡之首」，因爲他受了冤屈，從不肯靜默着的，因爲他有這報復的心，一切人便都是他的仇敵。可是同是這些人都承認，你如把整堆的金子託付他，是很安全的，然而，剛才他將要偷了哪！那個早晨，他也想偷過。什麼他真的會偷嗎？也許會的。啊，他是餓得餓着啊！「食物啊！食物啊！食物啊！」

他再向鄰近的地方看看。他是在街上！甚至於離開那圍場，都沒有注意到。他在街上將做什麼了呢？到什麼地方去呢？「呵，爲了一口食物！」可是，站在這裏街上也沒有意義呀。他一定得走，「走到我的眼睛領我去的地方，一直到我倒下來——倒

下來了，結一生爲止！」

他的忿怒又回來了。忿怒他自己和全世界。然而，他立刻知道他缺少忿怒的力氣。他的心漸漸地虛弱下去了。「食物啊！食物啊！食物啊！」

他蹣跚地走去，向各方面望望，把眉頭皺起來，這樣，穿過那密密在下的雪看去，看得更清楚了。他沒有想到他正向什麼地方走去，也完全沒有留心。他是在移動着，那樣就不會停在同一個地方。他比以前更專心地透視，雖然只覺得除一些大塊的雪片外，什麼也不見。不過，有一件事情他知道得很清楚——他要，而且一定得有吃的東西，即使世界到了末日，他也是要的。「食物啊，食物啊，食物啊！」他失望地暗自呻吟。

他走到市上公園了。這遊樂場坐落於一座高的小山上，山脚下流着一條廣闊而深的河流。在冬季，河上常常有人滑冰，而上面公園裏則有一大羣好奇的觀衆。但是，現在那公園裏連人的影子也沒有啦，穿過那厚厚的雪，連燈都看不見，牠們只照幾幾步路以內的地方。伊玳沙在沒有人的時候，知道要不要惱怒。他不向後看，只繼續走去。他走到那小山的頂上，看下來，看到那冰凍的河，他不能看見什麼。有笨重的鐵器打擊的很響的聲音傳到他耳邊來。俄國農夫在冰上打洞。於是，在他疲乏的腦海

中，以爲自己看見下面一個大而深的洞，並且自己被拉到那邊去了。這暗示來到他心上，使他自己從那山上，猛烈地衝進那深河中。他將不叫喊，也不呼救，他會很寂靜地溺死自己。然而，他又承認這只是一個思想：要緊的事情只是他覺得很虛弱，他餓到極點啦。「食物啊，食物啊，食物啊！」

他向四周看看，好像要在公園中看見一點什麼可以吃的東西。在他面前的，只是不斷在下的雪。他上面是雪，赤裸裸的樹上也是雪，空中也是雪。他的腿屈下來了——現在，他將倒下去了。但是，他又不願倒下去呀。他要點東西吃吃，聚集所有的力氣，繼續他的流浪。他又向前移動了，同時並不知道往那裏去。他沿着一條荒涼的小路走，經過積雪，雪落進他的破鞋子裏——只有他一個人，在那黑暗的，爲人所棄的公園中，唯一的活生物。他聽不到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他向前走去，因爲他沒有地方去，更因爲他要東西吃吃，他不想什麼，即使要想，也不能想。有一種東西在驅策他前進，於是，他繼續往前，暗自失望地呻吟着。「食物啊，食物啊，食物啊！」

他走到戲院前的方場上，那明亮的電燈光使他清醒過來。他停住了。停住的時候，幾乎要跌倒啦。他蹣跚地向前走去，靠在一座房子的牆上，他覺得鞋子裏都是雪。可是，這于他發生不了

什麼應響。使他困苦的，是他幾乎不能用腳站住，他的心虛弱得可怕，他要吃東西的希望固執地在長大。他要站在那邊不走。他有什么別的地方可去呢？這裏至少，有燈光，而且，不久，他就曾看見人。許多人——富有的，快活的，那末，如果看見富有的，飽暖的羣衆，將要怎樣呢？將求佈施嗎？他雖說，他已有三天未吃東西了。求佈施嗎？他一到這主意，便拒斥得發抖。可是，他是餓得很可怕呀！他曾幾乎偷竊了呢。偷竊和求乞，那一個好些呢？他靠着，將頭向後傾，以遲鈍的眼光向那盡是雪的遠方望去，以虛弱的心去尋求一個回答。

守夜的人走近他來，把他推開去。

「你在這裏做什麼？」

伊我沙幾乎動也不動。他舉不起他的腳哪。

「你要受逮捕嗎？」

伊我沙幾乎倒下了；他非常奮激，可是，鎮定了自己，聚集所有的力氣走開去，却是無可爲力的了。去他的，沒有知覺。大塊的冰哪！他開始用一隻腳踢另外那隻腳。

「嚶！向前走！快一點，到那邊去！」

伊我沙露着咬緊的牙齒，粗暴地。

「難道你不看見我只能動了嗎？你爲什麼要趕我走？」

問問我餓不餓來得好些哪！

他橫過那條街，幾家舖子仍開着他。他還是進去求佈施來得好些吧？他在一個窗子前面停住，他要和自己商議。

「我看見你！我看見你在那邊！」他聽見那守夜的人叫道。

他沿着街再向前進，到另外的那一頭，這地方差不多是漆黑的了。他在那邊停了一會，踢踢他的腳，然後向前走去，繞着那戲院走了一圈，在門口停了下來，那裏看不見警察。他們都在休憩室裏，躲避狂風大雪。伊我沙站在那邊，時而用一隻腳跳，時而用另外那隻腳跳。沒有一定的思想，完全無目的的。他留在那邊者，因爲那邊是亮的，因爲那裏邊坐着富有的溫飽者在賞樂！而他却一定得站在外邊，滿身是雪，又凍又餓，並且口只要得到一片麵包，就够高興的了！他的忿怒開始重來了，于是他記起，早上他曾想過一件什麼事情，要復仇……這事情又已是怎樣了呢？他皺皺眉頭。他曾想過什麼事呢？

「呀！現在，我能够想起那裏面的許多事了！」

他帶着強烈的自悔叫出這句話來。他一聽到自己說話聲便怕起來，所以就向那大的玻璃門望了望。沒有人在看他；他的話也未曾被人聽到。因此，這句話對於他竟成爲愉快的了。這使他的心亂。所以，他開始說話了。不連貫的短句，他疲乏而又混亂的

思想之碎片。

「我想出一件事情，吓……用一把小刀……或者放火……」

「那就是我應該……就是那東西……讓他們都活活地燒死……」

「我為什麼站在這裏呀？……我又在等待什麼呢？……這樣下去不會有什麼東西給我的呀！他們還要叫警察呢……克拍蘭——顧地獄裏的火來燒他！」

他不停地在亂說。可是他說得愈多，就愈忿怒。他忘記自己的飢餓，現在只覺到他的「心」了。他以如死一般嚴厲的咒咀來咒罵，覺得有新的生命周行于他血管中。他將各種罪狀加諸那裏的觀衆，他們飽食暢飲，尋求各種快樂。

「像那些人的東西，又把他們殺，一點也不是壞事呀！——他哲理地想道。現在，他已在什麼事都會做的心情中了。並且曾以絕對的冷酷去犯罪，不管有什麼暗示來。這時候，他總覺得自己的力氣足以抵擋一切事情——那是一個巨人的力氣哪。」

那玻璃門搖開了。憲兵現出了，後面接着跟出一大羣人。伊

飛沙安靜地站在他那地方。他竟還停地自語着。憲兵還沒有注意到他。他們忙着弄雪車。所以，伊飛沙還能不受擾亂地繼續說話。

「他們已經都在這裏了！」他說。「他們快樂，吃得飽，喝得

暢快，這些狗啊！穿着暖和的皮外套，臂挽臂地，帶着他們的妻子，或者竟帶着娼妓……」

有幾個過路的人看見了這滿身都是雪的浪人。

「是醉漢或者是瘋子，」其中有一個人說。他們繼續向前，

伊飛沙在他們後面大聲地叫道：

「你自己才是醉漢哩！我沒有醉，你們這些惡狗！我肚子很

餓，你們這些忘八，我搶過一個可憐的老太婆的晚餐吃，你們

這些惡棍我忿怒得……了！你們這些惡狗……我找工作，找了一個月，但願你們都患霍亂啊！我已三天沒有吃過一口東西啦。你們這些狗……」

一個憲兵聽到他的聲音，走近來看看，誰在叫號和咒罵。

「你為什麼在這裏叫喊走！」

憲兵粗暴地將他一推。

「你為什麼推我？」伊飛沙大聲叫道，同時舉起手來抵抗

他。他覺得打他一個嘴巴——猛犬般地一下——到是很使人

高興的事，等待他再來推。

那憲兵注意到他的姿勢了。

「哈，你這副猶太人的「相貌」！」

伊飛沙打下去了。這一打引出很大的回聲。於是，一大羣人

聚集攔來。伊玳沙還要再打。現在，心是很野的啦，他要打他四周的人，扭死他們，咬死他們。但是他個頭上受到很重的一擊。他眩暈而且倒下去了。這時，他覺得有腳在他身上。他知道自己已被人踐踏，但不能睜開眼睛，也不能動一動他的四肢。不多時，他便被拉起來，拖到一個地方去。背部，頭上，腹部都受了許多打擊，而且還聽到一些最最醜的咒罵。他不能保護自己，甚至於話也不能說。只能可怕地狂怒和呻吟。

那狂怒和呻吟漸漸變得更柔弱無力了，最後他靜靜地躺著，動也不動。濃厚的暗黑翔翔于他頭上，包圍着他，吞入了他的眼睛閉著，可是他覺得黑暗。這黑暗有如重負一般將他壓在下面。在模糊中，他知道，他曾經打過人，再被人家很劇烈地打過。而現在他是很安靜平和了。這平和的感覺又使他驚訝。他就開始用手摸索，眼睛可仍閉著。他在一塊硬的，滿是灰塵的地板上打。他是在什麼地方了呀？這問題以一種最最難辨別的情態，飛駛過他的全身。也很費力地睜開眼睛，那濃厚的黑暗落在他睜開的眼睛上。他看不見什麼，他的眼睛又沉重地閉上了。他再開始用手向四周摸索，睜開眼睛。這次，眼睛睜得更大了。有一種東西使他眩昏。上面，天花板上，閃照出微微的一絲灰色的光。這是從牆壁高處的一個窗口進來的。伊玳沙先向那縷光看了看，再

向那有鐵欄的小窗看看。他向牠望了好久，有如一正從夢中醒來，而還未完全清醒的人一樣。

突然間，血衝進他的頭。他很快地坐起來。他認識那欄，現在才覺察到他是監牢中。他們將他痛打一頓後，把他丟進一個黑暗的洞裏。他覺得怪熱的了。瞬息間，他預知了在等待他的每樣東西；貯藏着的毆打——審判和判決——監獄和囚徒的勞役，他呻吟于深深的失業中。呀！現在他覺得頭非常痛；臉和全身也是同樣地痛。他趕快摸摸頭和臉。帽子沒有了。頭髮是濕而黏的，他觸到一個裂開的傷口。他用手指沿著那黏的地方摸下去。每個地方都有血。頭上滿臉，赤裸的胸部，都是血啊！他要對這巨大的不幸和無限的失望哀哭哪。

他要喊，「父親呀！母親呀！親愛的！」「天呀！」那些他不常說的話，從來不認識的人。他的心兒苦痛地緊縮了。他伏臥在地；他的身體哀哭得痙攣地抖動了。

一生中，他第一次這樣哭。他的性情是剛強的，生活常常使他流淚，他却能把淚珠嚥掉。他知道，眼淚不會使人的心柔軟。——她們只會使他顯得可笑。他們會把他當作軟心腸的人一般戲弄他，可是一定得永遠不要那樣呀。這可憐的孤兒，緊咬着牙齒，在他生命中，永遠仇視着四周的一切。他的眼睛會充滿着血。

但從來未有過眼淚。

然而，現在他也不能，也不願將他們抑制了。他哭泣，一直哭到眼淚不再出來才止。這時他被一個疲憊的感覺所壓倒，于是他知道，死已近來啦。正當他躺在那裏的時候，死便將降臨到他身上來。他將自己伸直閉上眼，在等待死了，這樣躺着，永遠熟睡着，永息了。只須一次，便把他從以後的淒涼的時日，和以前的不幸中，釋放出來。

他切望着死。

「唉！死啊！」

在他眼前，開始浮起他一生中看見的屍體。現在他就希望變成這樣子的東西了。于是，他在自己前面看見挑水夫克雷羅的吊死的樣子。他突然坐將起來。某一種思想使他坐起來，他可以將自己吊死呀。不要這樣等死吧，如果這樣等待下去，不會很快就死的。他盯住濃密的黑暗在思索。他一生的印像在眼前再起了。沒有快活的一天，沒有休息的一刻。整年不停地憂慮着，不辭地掙扎着，艱難地勞作着，並且常常挨着餓，而將來，更覺駭人，像他四周濃厚的黑暗一樣黑。長期的監禁，在囚徒的隊伍中，那末——再餓一次。

他仰視那窗口的鐵柵，摸摸他褲子的粗帶。然後向四周看看，豎起耳朵來聽聽。有人嗎？聽不見聲音。他幾乎不能站起來了。他的腿僅僅能夠支持得住身體，他又昏暈得很厲害。走到牆壁那邊，靠着牆停了一會。後來，以輕輕的脚步，考查這間房，伸出手向四面摸索。沒有人在那邊。他驚駭了一些小老鼠，聽到牠們的爪子退回去很急的輕拍聲。他在窗口旁停住，將手臂向上一伸，却伸不到那鐵柵。然而，在一個角落裏有一張長凳；這長凳子他在洞裏摸索時，害他跌過一交。他困難地將牠拉到窗口這邊來。這件費力的事使他很疲乏，他不得不坐下來了。慢慢地，他將褲子帶解下。開始打一個活結，他一邊這樣做着，一邊又陷入深思中去。他再向後回想不幸的過去，向前想想黑暗的將來。他仍看不到以前或以後的一線光明。他緊緊地咬着牙齒，打那個結。一面又咒咀人生，而他的心裏騰湧起對於全人類的深刻憎恨。要是他能用現在做着的這個活結套上每個人的頸子，絞死全世界的人，他又是多麼高興啊。這樣子，這樣子！

那活結準備好許久了，可是他還坐着沉思。他咒咀，並且叱罵人類，願各種災禍降臨到人類呀，他多麼歡喜藉他們來為自已報仇啊！

漸漸地，有一樣東西對他顯得清楚起來啦。他的死的本身便是一個好的報復。日子到來，他們預備再來虐待他時，他們會發現他已死的了罷！呀！呀！願他們大家都遭瘟疫！伊戾沙，再會！伊戾沙死了！再沒有伊戾沙好壓迫虐待，拋棄于飢餓中了。他們會在他的屍體前面，垂頭喪氣，像受鞭撻過的狗一樣，在他們下流的咒咀中洩露了他們很大的失望。啊，那是一個可貴的思想哪！

他很快地起來，跳上那長凳，伸手到鐵欄，將帶子縛在牠們上面。他的手顫動了；他熱烈得震抖。他將頭衝進活結，踢倒，那長

當那帶子緊來的時候，他不自禁地有一個要笑的願望。像一個勝利者一般，像一個長官一般地大笑。但是，他的眼睛開始凸出，舌頭也伸出來，他的臉色變得青紫了。

但是，那伸出的舌頭仍舊在譏刺。

「罷！呀！再會，伊戾沙！再沒有伊戾沙了！……」

廿三年五月廿三日下午六時于上海。

汗血月刊第二卷合訂本出版

汗血月刊第一卷合訂本出版未及一月即完全售罄茲第二卷合訂本業於六月三十日出版平裝一厚冊每冊實價大洋一元四角外埠郵費在內此次發行數量不多愛護本刊諸君務祈從速訂購以免向隅是幸

夜 襲

夏一粟

八點鐘的時候，我們奉令出發。十點鐘的時候，便到了目的地。

這是一個夜，一個黑暗的夜。

仰望天空中，深沈的，靜穆的，既沒有星子，也沒有月的光，好像一隻海，但也沒有波浪。

——大地的四週，都是陰風慘慘的……

「知道麼？」我們的指揮官，偷偷摸摸地，跑過來，把嘴巴湊近了我的耳朵，輕聲地說：「只要聽見槍聲一響，便開始攻擊，知道麼？」

「知道的，」我點點頭。

但他還不放心地拉了我一把，「不要怕，勇敢些。」

於是他纔走了。

我的心却不禁冷靜了起來。我緊捏住了槍桿子，把身子匍匐在地上，並不猶豫，並不恐怖戰慄，依舊爬着向前走。

我甚至連很低微的咳嗽也不敢，因為那是一個緊要的可辦事的動作。

四週還是很靜悄悄的。

只有遠處城市中的淡明的燈光，在這夜的黑暗中閃爍着。或者不時送來一聲二聲的犬吠聲，和日軍來往運輸着的汽車的狂吼聲。

我極力注意着我週圍的一切動靜，我的耳朵的聽覺，似乎比往常更銳利了。

現在我已逼近到城牆邊來了。

但我依舊匍匐着，不再前進了。只是靜候着，只要聽見遠處的槍聲響了，便立刻把手中捏着的手榴彈擲去，準備攻擊。

「喂喂！」城牆上面隱約地有人在這樣叫喚。

而且接着有人在回答，「幹嗎？」

日兵甲——「我說，今夜義勇軍不會來的吧！已經十一點鐘了，是嗎？」

日兵乙——「是的！不來也好，來了可算糟啦！」

日兵甲——「可不是麼？他媽的！厲害啦！簡直沒一個是怕死的。」

譬如前次在喜峯口一戰，他們雖然失敗了，但總不比我們死得人多，咱老子也險些給殺死了。呀！他們完全用的是大刀，厲害！

日兵乙——「厲害！」

——稍停一會——

日兵甲——「老伙件，我很想回去。」

日兵乙——「回去幹嗎？」

日兵甲——「你不曉得，這並非我們的生路，不這是我們的死路，雖然我們犧牲，我們死亡，但結果于我們還是毫無利益的，是的，像那些師團長旅團長們，他們不過爲的是想作官，發財，佔勢力。然而，在我們呢，我們家裏不是有妻子兒女麼？我們不是有田地屋宇麼？我們努力地耕種不是可以生存的麼？這顯然我們無需有侵略他人的必要。只是他們……他們……」

「……………」

日兵甲——「呀！老伙件！你寄信回去了沒有呢？」

日兵乙——「沒有！」

日兵甲——「唉！我也沒有總是沒閒工夫的，今日東征，明日西剿，鬧得一塌糊塗，看看誰也會死的。」

日兵甲——「對了！中國人現在也并不是好惹的，他們再

不像過去那般毫無力量了。現在他們是覺悟了。」

日兵乙——「覺悟了。我想他們也是人，人與人的相爭，而且以至於互相殘殺，這便是一個很大的罪惡，上帝也不容許。」

日兵甲——「但這罪惡，只應當加之于我們的一般長官們，他們的心纔真是慘淡啦！」

日兵乙——「對了。然而，我們也和中國人一樣。我們所站着的地位也，只是被壓迫與欺凌，我們……」

拍拍，拍，東門的槍聲突然響了，打斷了他倆的話頭。

我靜靜地匍匐着聽了許久，我才知道真正要侵略中國的，並不是整個全日本國人，而只是日本國一小部分軍閥而已。

於是我躊躇了。我的心也戰抖了起來。我覺得我不能夠來把這兩個日本兵士炸死，他們不也是和我們一樣的麼？我想。

但我爲着整個戰爭關係，終于咬緊了我的牙關，狠狠地把手榴彈向上一擲，剎那間，在一聲巨響後——炸彈爆裂了——那兩個無辜的日本兵士便肉飛血舞了——死了。

「殺！殺！殺！」我繼而一聲大喊，便從被炸彈炸開了的城牆的崩缺中間城內跑去。槍口對準着前面——謹慎的，作出衝鋒的姿勢。

戰爭已經開始了。

於是砲聲，槍聲，手榴彈……一切都在咆哮。怒號，狂吼。
大地在震撼了。

空氣也在人們的頭上切切私語。

三十碼——四十碼——前進！

我在轉了幾個灣後，現在已經衝進了日軍的陣營。他們都
不支而退，退出城外去了。

可是北門突然起火，火光一直高昇到天空中，那是日軍
敗退的信號。

但人的哭泣，與無數生命掙扎的哀號，立刻便充滿了這整
個城市。整個城市都陷于慘殺，混亂之中了。到處都是死的陰影，
到處都是死的場所，到處都是人的尸骸，橫豎的，僵硬的，腐爛的，
敵人的，我們的——血與肉——飛舞奔流……

砲聲，槍聲，喊殺聲……依舊繼續着。

手榴彈也仍在狂吼。

我們已把整個城市都佔有了。

敵人所拋棄下的一切器械，和各種軍用品等，我們便把從
他們手中奪來的汽車，陸續向我們的山裏運去。一面又用人力
挑擔着。

就在這一夜——

結果我們是勝利了。大家是如何地歡愉而狂笑。

但有許多在這城市中居住的人們，他們都說因為不甘于
日軍的蹂躪，誰也都不約而同地，來請求着要加入我們的隊伍，
情願跟隨着我們到那虎豺盤據着的山中去，過着那苦痛的生
活。他們的話是說得如此地懇切，而且都傷心地流着淚，哭泣着，
以明信義。

我們的大隊長——他底名字叫王必勝——在躊躇數分
鐘後，看見他們這種可憐而慷慨激昂的樣子，畢竟便也毅然答
應着了。

四月十一日于南昌

程教官

裴可權

醉人的春光在世界上到處照遍，軟綿綿的和風也把這世界吹遍了，櫻桃紅得像姑娘的嘴唇一樣，桃花在日光底下，在溫暖的空氣當中含笑，一切都是得意，都是欣悅，都是美滿。

到現在足足一年多了，爲什麼還得不到我們小個子程教官的一些消息呢？在薄暮，在蒼蒼茫茫佈滿了黑霧的黃昏，想起了這件事總使我非常悵悵，非常難過。

程教官的出走這件事，幾乎已在每個人心頭都遺忘得很乾淨似的，一年以來誰也沒有心情來談論這事。然而在我，在那小個子有了一些交情的我，常常爲了不能得到他底消息而悵然的，人世的缺憾真是說不盡的啊！

那一年一個秋高氣爽的下半，太陽尚沒有減低他底炎威，我們一羣年輕人着了軍服在空曠草地上做軍事訓練，指揮着我們的就是小個子程教官，他底那雙炯炯有神光的烏珠眼睛，那尖銳得驚人的嗓音，使我永久不能忘記。

他常常在課堂上告訴我們青年人應該受磨練，越受過磨練的人就越有用。他最嚴厲的時候，有那種軍人的可怕的凶蠻

的樣子，他最頑皮的時候，是那樣的和藹，嬉皮笑臉的。我們怕他，但我們也歡喜他，他常爲了紀律這件事罵過人，同學們都知道他底脾氣，他是一個天真的人，他是一個怪僻的人。他也常常替某一個報紙副刊寫一些稿子，在這一點關係上我和他親近起來了。但每次和他談話中，我總覺得他有些討厭我的樣子。

秋是漸漸地深了，陰鬱的星期六的午後，我們仍舊在操場上受軍事訓練。每個人都收斂了笑容，莊嚴肅穆起來，程教官病了，臉色顯得那樣蒼白，他聲音也微弱了不少，我們的陣容的空氣非常沉悶。他說：他不能因爲病而把我們可愛的時間荒了，這一次操演，教官的口令顯得那樣無力，而這些兵士的精神却是分外起勁，散了操以後，我們到他房裏去看他，他倒在床上，蒼白的臉上泛起了一朵淺笑，還問我們吃不吃力。

每逢星期一常常跟在校長後面走進禮堂來的小個子程教官，用着驚傷的語句，尖銳响亮的喉嚨報告國事，又跟着校長出去，校長瘦長長的，愈顯得他很矮。

程教官剛二十五歲，還沒有結婚，自然青春的火焰正燃燦

着，常常在報紙上看到他所寫的情書，這是一種熱情的發洩啊！據說他有一個愛人在南京，有一次他在車站迎她，被一個同學看見了，他得意地在笑。

程教官時臉色像患有貧血症似的蒼白，他不戴帽子的時候，一個小小方圓的頭，短短的頭髮，真像一個小孩，穿學生裝時候，誰也看不出他是軍人。

他喜歡幫人家的忙，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車，上車的時候，他留心着需要人家幫忙的老弱婦孺，在車上他告訴我這是男子的責任。

朋友間常說我們的程教官天真，而他自己也說歡喜跟天真一點的人交友。

程教官給人們的印象不能算不深刻，但爲什麼同學們都會把他遺忘得很乾淨呢？

「這樣下去總不是事。」我們的程教官常常這樣地感慨地說着，對於我以及對於其他的人。

我們的程教官人很爽直，越是難的事情越會去幹，他有很強的自信力，這就成爲孤高。他住的地方有許多學校的小職員，他都不愛理睬，可是這件事使人懷疑他起來，就是他雖然很瀟灑於教官的生活，並不見有更深的發展。

人到了閑散的環境裏，他底肌肉都弛緩了，精神當然也集中不起，先前的程教官是日日上進着的，現在他們也心有餘而力不足了。他除了每星期六教我們操演以外，就整天和人大下象棋，晒在初冬的太陽底下。

他打過仗，一個連長上了火線，生命是只有置諸度外的了，曾經出死入生的人，才是偉大的，自然他不是軍閥的爪牙，他是中國革命軍人唯一的學校裏出身的。他常常笑着說「礮」的一聲子彈從耳邊擦過那些危險的故事。

「孩子一樣的程教官！」有的學生說他有些神經病。

這一個學期的日子過得差不多了，冬天早晨起來雪白的霜散佈在草地上，屋瓦上，風漸漸地冷起來了。但這正是太陽最可貴的時候，菊花在極盛之後殘下來了。每星期六的午後，我們仍舊在操場上操軍訓。

天陰曇地壓得很低，氣溫表的水銀往下跌着，河中的水，各種各處的液體都像在要凝結，風像刺刀一樣地削過我們的臉，手凍得紅紅的。我們穿的軍服太單薄了，這是兵士們已發了棉服的時候，但我們仍舊是秋天穿的那一套，我們喊叫，程教官於是喊大家跑步繞着操場。

「閉起嘴，別笑！」跑着，誰都不敢笑，冷風怕吹到肚中去。

極疲倦之下散了操，每個人都流着汗，快快樂樂地，日子是極快地向前奔着。學期攷試到今天已經終了，最後一堂軍訓學科攷了之後就可以回家。

下了幾場雪，漫山遍野都是白皚皚的，棉絮一樣的鵝毛一樣的白雪仍在下着。我是如釋重荷地在雪地裏走，雪光很高，風是刺刀一樣的吹着，我快樂地笑着，「明天可以回家了，」但也覺得有些寂寞。

幾天來夜間看書看到很晚，減少了睡眠的時間，今天夜裏該可以穩穩地睡了。

校內沒有第二個在雪地裏走的人，我孤寂地踏着平整的白雪，留了無數腳印，走過了籃球場，我聽見很熟悉的聲音在那裏時唱一個曲子。我走進了程教官的屋子，小個子倒在床上，一個火缸熊熊地燒着火，室內很溫暖。

「明天我要走了，明天！」他發着抖顫的聲音對我說。

「回家去嗎？」他家在四川。

「不，離開了家回去幹嗎？我是等於有家歸不得的人，也是故鄉難好不思歸的人啊！」他是吟起詩來了，帶着笑。

「那末到什末地方去呢？這裏不好嗎？」

「就這樣把一個受過軍事教育的人埋了嗎？東北亡了，

這實在是軍人的罪惡。守土是軍人的責任，現在人怕死，而且這國家民族的危難是不容忽視的了，我總想把自己有用之身，去為民族國家用，我是去找可以用我的地方，或者是去東北。死，那是不怕的，死在日本人槍彈底下才是爽快的！……他立了起來，拿着手杖，做着演說的姿態，聲音很响亮。

我默然，我說不出一句話。

「安閑的生活，真是侵蝕人的生命的，這平凡的安靜的生活我過不慣軍隊中多緊張，每個細胞都緊張到極點，那才是有意義的生活。現在這種適意，對於我却是最毒藥。所以我會生病。……」

他繼續說下去，對着我立着我望他那微笑的臉，那烏珠眼，那睫毛，那說話的神情，我覺得黯然。

「真的要走嗎？」我問，我底聲音抖顫了。

「自然要走，孩子！別了！」他頑皮地笑。

我底萬萬料想不到他會突然變得如此之快，我雖不喜歡他走，但我却希望他走，我只有祝福他底前途。因為他不是如此可以終了他底一生的，而且他也不合於這種生活。

他摸出口袋裏的錶，一望立刻匆匆地穿上外衣，戴上帽子，拿着手杖去了。我跟出來，他說他去會一個朋友去。在雪地裏，我望着那個矮小的背影遠去了。

我黯然。

大家都知道程教官辭了職，到別地去了，第二天，當我整好了行李要去回家的時候，我再到他屋子裏去時，除了空床架同桌子椅子之外，空洞洞一無所有。

這天真的孩子真個去了，我心頭很空虛，而且悵悵。

校工遞給我一封信，我急急地撕開了。是非常草率的字。

『我去了，並不是突然之變，我是早已決定了的，

孩子，你知道，我是民族國家的一份子，而且是份子中的少

有的軍人，我能忘記民族國家的危難嗎？

我愛自己，我愛生命，但我更愛民族，我把我底生命獻于民

族，這就是我出去的原因，也就是出去的目的。孩子！努力自己的前途吧！祝福你。

程 教 官

『程』

我惘然地望着信箋，『去了，』一滴淚水落在信箋上……

一年多了，我們的程教官還沒有一些音信來，這個小個子

不知道究竟怎麼樣了。

春天，我是更深深地懷念着他啊！

——二、三、五、八、夜深。

青年與戰爭 四卷九期要目

▲每週評論
倫敦海軍預備會議預測……………震華

▲思想講話
中國儒教思想之體系……………姚寶賢

民族的國際主義與國際的民族主義……………李紹哲

▲國際政治經濟講話
太平洋上之兩大交流……………蔣震華

百孔千瘡之國民經濟……………余鳴時

▲戰爭科學講話
都市防空……………吳光傑

毒氣的種類……………黃素封

戰時統制經濟論……………張蕓秋

▲文藝講話
原始時代之德國文學……………張寶平

尼柏隆便之歌與德國國民性……………C S

▲電影講話
電影概論……………殷作楨

▲讀者園地
中國青年的重大使命……………李思勤

新生活運動與民族復興……………李如銓

社址：上海環龍路七十六號
發行所：四馬路現代書局

警

犬

英夫

「風聲不好哪——」兆林纔把門關上就俯一俯腰低聲

說：「怎麼？可又是捉人啦？」回問的是正在修扎破籃子的兆林的弟弟兆森，他在鎮靜中顯着疑懼。

兆林搖了頭沒有回答，他忽然想弟弟的話也不算錯，如果事情竟那麼的動手了，「捉人」這勾當是免不了的，況且照現在的情形就有幾分勢道啦。

「林哥你怎麼說？」兆森停下了工作，追問着。

「要搜查呵，各家各人都要嚴厲的搜查呵！——說是倒了二十三個年頭的「小辮子」被「東倭子」挾着又要做皇帝了，恐防着漢人造反，今兒又加緊戒嚴了啦。」兆林聳了聳衣領沉着的說，一壁即向泥牀上坐下去，兆森頗關心這事，他親切的坐到他哥子的身旁，望着那一雙含愁的眸子，和閉得緊緊的嘴。

「哦！兆森那窩子裏的獵槍怕鏽了吧？李拐子他要借用一

下哩。」突然兆森記起了一樁事，把話題轉了，他有點興奮的樣子。

「什麼，獵槍嗎？」他弟弟覺得李拐子來借獵槍有點古怪，尤其是隱隱有些日子的「李拐子」這名兒的出現是樁耐人尋味的事，他的腦裏即刻幻起李拐子的影子來，一個身材矮小，挺眉細眼的漢子，他下頰有些短鬚，說話時聲音朗然的。可是他的隻腳不幸在年前給東倭子打壞了，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怪不好看，據哥子說他是個「好漢」，他的勇氣沒因着拐腳減了多少；他有次獨個兒將拐杖打死了日本軍隊駐扎在他村莊附近的步哨，那雖然是正當朦朧欲睡的士兵，但他的當頭一棒也夠證明他的英勇了。——現在李拐子却來向他家借獵槍，這自然是不不可小覷的事，於是他鄭重的接着說「我不久試用過，沒有壞，它丟在地窖裏也有幾月了，真是可惜的。不過李拐子我記得他不曾打過，他也會麼？」

「他會得，他沒有找到他的敵手呢，現在可——」兆林從緊閉的唇中透露了一絲笑意，又聳了聳肩說了上面那樣使人

警 犬

有些費解的未完結的話。

「哦——」兆森若有所思。

「今夜你慢些睡，我們有事要商量；現在你把客子裏的鐵槍最好去擦它個淨，順便把那柄腰刀也磨個快，如今都要用牠們了。」兆林對他的弟弟說了最後的囑託。

四圍泛濫着腐臭的靜寧。

警

當天黃昏時分李拐子就來了，他比從前蒼老了許多，兆森從他的哥哥和李拐子的談話裏，知道白天的那些話都有意思，這事彷彿打獵一般，但却比打獵進行要困難，那是準備一種襲擊，目的物就是「小辮子」，這事他們已經計算好了的，當那「小辮子」登極後去祭陵的時候，也就是這個火線燃燒的信號了。

同時，兆森又頗快慰的知道了李拐子簡略的身世，他是天津人，家却住在遼寧，現在他已沒有家，他的家被日軍的砲火燬了，他的兩個兄弟也同葬在火窟中，只他是出外幸免了，以後他就這樣過流浪者的生活，並時時會集他的同伴幹着反抗仇敵的工作，他的拐脚就是他的成績卓著的勳章，這次的大舉，他就邀集了他的志同道合的夥伴一齊來動手的，兆森的哥哥兆林，

就是其中的一個，——這宗事，兆來現在纔得一些了解，真的，這時候他也該了解了。

夜中李拐子歇在他家，和他哥哥密談到夜深才睡。

二

幾天來風聲果然緊張了不少，市廛或鄉間日夜有步哨在巡邏，嚴厲的檢查行人，調查戶口的人是繼續不斷的，這不過借題兒窺探動靜罷了，有家小的還可敷衍過去，如果是單漢子那就夠麻煩了。問長問短，結果總是被提了去，一去便沒有了影響。

金家莊離市廛這頗，近地物產豐饒，居民稠密，年來東倭子跟滿人搬移過來居住的已是不少，最近因着「小辮子」登極，事，空氣顯得十分緊張，警戒也比以前厲害，除了日滿士兵外，還散播着許多警犬在莊上一帶。

莊裏有一所大宅院，裏面居住的完全是東倭子，車馬每天都佈滿在院前，如果莊裏出了岔子——捉了反日分子，那末就被提到這兒，進去的就不見出來，這是可以料得到的，他們（反日分子）的生命是慘毒的被凌辱致死，但在初一般居民還是對這事模糊得很，自從那恐怖的空氣傳播後，大家都有了異常的戒心。

原來那恐怖的空氣就是由這莊院出動的；據說這莊院裏豢養着大羣的警犬，逐日的在那裏訓練撲接的技能，最使人橋舌不下的，便是「草人關」這鬼戲，他們當搬這鬼劇的時候，預先扎好了幾個草人，有的是給穿中國人的服裝，有的是給穿東倭子的和服，噠在着中國服裝的草人的胸腹處放置了牛肉，而在着和服的草人是沒有的，這不用說那放置了牛肉的草人，是要引動那警犬的撲擊與噬嚼了，隨後，草人是逐漸的增多，那草人却是着和服的，那着中國服裝的草人却以中國的活人來代替了。訓練的成績倒不壞，每一個中國的活人到來，都被猙獰的狗羣圍攻着咬噬以致於死，屍骸是狼吞虎嚼般的扯裂分食着，這些警犬訓練完畢後，就將它們放縱出來，實行噬驅逐的任務。

這消息是飛快的傳遍了金家莊，膽小的中國人有的都絡繹的搬走了，有的日夜的提防着，可是小孩嚇噬致死，雞羊失蹤的事，常常跟着恐怖的空氣一樣的傳播到每個莊中人的心裏去。

兆森的家就在金家莊附近，他自從他哥子跟李拐子離去後，一個年老的婦人便來代替他哥子的地位，這婦人本也有子有媳，但如今只剩她和個孫兒了，他的子媳也是被東倭子屠戮

蹂躪死的——現在她被兆森像母親一樣的侍奉着，在她可說已足慰暮年的寂寞，而兆森承着他哥子的囑託，——將同志的母親和自己的一樣看待——他一面算是盡了同道者的責任，一面他也可避免搜查時沒有——屬者的嫌隙和苦痛了。可是兆森的憂心却與日增加，「草人關」這恐怖的名詞時時咬噬着他的心，他哥子的一去無消息，又使他日夜的坐臥不安；他是一種憂憤之火燃燒着。

這時兆森正轉側在牀上，他聽着四野的犬吠聲的應和，腦際就不禁跳動着佈人的惡狗吃人的活劇底影子，他彷彿看見他的哥子和李拐子在被日倭驅逐到狗羣裏去，被綁着的他倆和許多不熟識的人一樣，在惡狗羣裏顛動，慘厲的呼號，痛苦的掙扎着，他不能忍的想跑過去拯救，把那些鬪笑的正在指使的東倭子驅死；但他的身子好像也被綁着，他不能任自己的心意幹他要幹的事，憤火燒着他的心身，他瘋狂地怒叫像一隻半籠着的獅子……

「兆森……你怎麼了？」那個在夜中也不能好睡的老婦人聽了一種異樣呼吼從隔壁傳來，聽是兆森的聲喉，不禁高聲的喊了幾聲顛瘋瘋的問着，兆森終於從噩夢中清醒過來。

「媽！沒有什麼，不過睡着有些氣悶——」兆森揉了揉眼

半抬起躺着的身回答那邊的話，一聲回憲着夢境。

「我知道你一定掛念你哥哥了，唉！去了這些日子，也該通個把信，好使我們放心，唉！如今——」她感到有些愴然，她想到她的兒子也是這樣一去無聲無息的。

「天快亮了，我今天是想到鎮上去探聽消息，哥哥或許在那邊也說不定，」這是光森的聲音。

「不……不可去，昨天鄰家王叔子說起，靠金家莊到市鎮去的那條路，佈滿了惡狗，看見走路的中國人就向前來噬，逃也逃不及，有的簡直回家就生了病，惡毒的東倭子啊！我活得這多年還要聽見這種活地獄，唉，你千萬不要去！」老婦人氣吁吁地說得眼淚幾乎要淌下，正如她阻住離家前的那個兒子一樣的牽情。

「媽！我的手能夠活動，就不怕那惡狗……」

一陣槍聲忽然跟着犬吠聲四起，光森也吃驚地急急從牀上起來，那老婦人和孫兒在心的動盪中已抖做一塊了。光森情急智生地把他住的門掀開了後，和老婦人一度低語即刻走下地窖去，一會的粟礫便又走了上來。

槍聲是更密集的近來了，遍野的犬吠聲夾着雜踏的跑步聲在夜空中播揚，一陣緊似一陣，如狂雨的驟至，寒風吹動樹林，

如魔鬼般的舞蹈，一片淒厲的慘號，似囚刑的囚徒；一聲聲圍繞了這原野中的人家，這時光森舉着小窗正在窺探外邊的動靜，忽瞥見有三數人影蛇行鬼伏般的打從屋前竄過，一個鶉鷄的影子使他的心狂躍起來，他毫不思索地離開了窗急急地向着地窖裏跑。

「林哥啊……怎麼的？」光森提着一盞油燈望着地窖左向的缺口處跳進了他的哥哥，看了他染透的血衫驚昏間。

「慢點再告訴你——現在讓他們先進來，」兆林乏力似的一壁說一壁指着地窖的缺口處，只見還有二個大漢相繼的從燈影裏跟着跳下，地窖的缺口很快的在兆林的牽動中合縫了。

「糟啦！兆林邊說邊解着衣，漸漸露出手腕的創痕凝着殷紫的血斑，又悲憤地接着說：『惡狗使我們功敗垂成，李拐子犧牲了無數的同志被捕了……森弟，你快上去察看一下，順便把乾糧帶來，這幾位已受餓了，還有我的衣裳也——』兆森不待他哥哥說畢便飛快的出了地窖。

地窖冷冷地搖着慘黃的影，他們幽囚的生活開始了。

三

李拐子的團匪計劃跟着他最後的一泛眼成了泡影，許多死伴因着密謀的破窺破，作了「背水」的肉搏戰，但犧牲的犧牲了，被捕的被捕了，亡命的是亡命了，眼巴巴任那「小辮子」登極後平安地去祭先陵，誰說這不令人痛心疾首呢？

「總有一天我們可以復仇吧，」像幽囚般終日和着死伴避匿在地窖中的兆林憤慨地吐出他胸中的懊惱，他邊摩擦着手掌邊用堅勁的眼光投射他的伙伴又接續着說「我們該知道這次失敗的弱點，我們不是因為沒有決死的心，不是沒有夥伴的聯絡，所用的槍子以及我們的襲擊都已安排妥當的，但是我們忽視了一件不能小覷的事，這就是我們把那些縱橫驅逐

的狗類看輕了，大家都只知那些惡狗除了噬人和掠食小動物以外，就沒有什麼能爲了麼？那知道敵人正利用這靈敏的畜類，

像打獵一般的來偵伺我們的行動，而我們却不當作一會事，李拐子的犧牲不是個先例麼？

「我們現在知道散佈着金家莊一帶的惡狗，已漸漸的擴展到市廛和我們的這邊來了，將來是會更蔓延到各地去的，去殘害我們的同志，中國的國民的，如果我們還不趕快設法滅除這些惡狗的話，」

「滅此而後朝食——」一個瘦個兒堅勁的說：

「真的，此惡不除，後患無窮！」眼珠子溜大的說了句。

「我們還要找東倭子——復仇！」兆森正搬着食物進來應和着。

「復仇」——每個心都活躍而有生氣，地窖裏有一道新鮮的陽光投射進來。

飢 餓 逃 亡 死。

馬 丁

人在路程中給續地一個個散了去，本來是一羣，但是現在只有他們四個了；要不是一家人，這兩對，也會被活的希望，把他們把路分成東西南北的。

已經秋天了的日子，是跟著每一個新來的日子，隨着在變化的，落了小雨之後的太陽天，仍然是使世界沐浴在牠的光明裏，使人不大能計算如今已到了什麼時候。秋天天氣的風，是極爲溫柔的在野路中掠過，那是並不冷，跑熱了的身子，是會感到一陣輕鬆的。可是，這些快感，却不會在這四個人心上感到，他們心裏的氣候，並不是好氣候。

風那樣輕輕地拍着他們的身子，這好處，在往日，或許不會使牠在心裏放過；在現在，却全都忽略了。風使到他們長長的頭髮，變得凌亂了不耐煩的時候，於是，苦笑浮出在他們的嘴角上，用瘦弱的手去理一下。

然而，這緩慢底手勢中，是顯得多少無力呵。正如他們的外表一樣，那臉色，是浮着青，而在青的當中，又夾着枯黃，皮膚在他們四人中的兩個老年人，是繃得深深地，另兩個年青的，也顯得

那樣的萎靡，這四人的臉，像四片枯黃了的菜葉一樣。在這乾酷的外表上，憂他是重圍着他們，眉毛像會連成了一條線一樣，目光也是懈倦了的；這一切，都是使得人覺得永不會有笑開的時候。

他們走着脚步的時候，幽微的衣裳悉率聲，從他們的身上發出來，不錯，他們的衣服已是破得了快不成模樣了，像掛着一塊塊的碎布一樣，東一條西一條，零落地在風裏飛舞着。

如同一隻可憐的灰色動物一樣，已經被磨滅夠了的精神上，困倦是使他們都需要休息來回復健壯的，那希望，像一股火一樣的燃燒在他們的心裏，切切的期待着。他們沒有把這小小的慾望，得到滿足；爲了活，他們只有不停地委屈着脚，把前面的路走上去，來縮短行程。這行程，是正包含到他們的滿足底希望，全建立在那上面的。

但是，路，好像永遠不會走完一樣的長呵。他們的脚步，沿着鋪了黃沙的汽車路迎上去，不斷地走盡了每一個直線的盡頭，路却還是如不會完的樣子，在伸展開來，他們心中的希望也跟

着路在飄盪。他們是不安的，憂他盤桓在心上，打着不容易解開的亂結。

都是逃亡者呵。

的確，他們現在是已經變成了逃亡者了。沒有了家，這世界上，以前的歸宿處，是不會再屬於他們的了。他們現在已變成了斷了線的紙鳶，飄漂着，隨着風，把他們吹到各處去。靠饒幸，能得到生存下來的滿足，他們希望着。雖說，當前的饑餓，困倦，是不息的侵蝕着他們的身心，使他們苦痛着，但是，生存終是戰勝了那些苦難，於是，那些不堪的潰際，都使他們忍受着，渡過每一個艱苦的日子。

路是長的。

他們的脚上是起了泡子了，一步一步的走着，一種刻毒的痛楚，是傳遍了全身。

四個人中，做父親的那個，被慢落了在後邊；望到日頭，他心裏焦慮着。

——太陽光發紅色了，又是一天得過去了，唉，一天，多少個的一天了呵？我們得長久忍着這饑餓嗎？

輕輕底獨自咕嚕着，回頭望望自己拖長的身影，給感觸使他悲感了起來。

多日來，他們跋涉着這長遠的行程，苦惱着兩隻腳，這生活是苦痛的，但是，他們沒有錢，他們的錢，在先前從克蘇的村子裏出來的時候，是有一點，但是，那是極小的數目，在不久之後，就

全完了。於是，隨後，他們是落到饑餓的圈子裏去，在那種周遭裏打着旋轉的他們，被威逼着，慢慢的瘦下來了，那樣的日子中，他們祇有用求乞來維持這四條賤卑的生命，然而，日子，每一個在他們的記憶中跳出去了，那已是不小的一堆了呵，他們的行程却仍然沒有結果。跑了幾家親戚，幾家朋友，他們得到的，還是一個失望，並沒什麼滿意的獲得。別人，也是像他們一般的不得意，一樣的窮困，而勉強稍息比他們好一點的活着，如果要容納他們，實在是不可能的；爲了活，他們只有走着，走到更遠的那些地方去，到在那裏滿活的認識人處，希望找到活路，把四條性命，得到活下來的允許。可是，由這樣，他們是跟着時日一天一天的瘦下來了，三個男人，在往日，身子在田裏時，都是強壯的，而如今，則一些力氣，都似乎已消失了，他們有的是困倦，困倦糾纏着他們。走一步路，也會感到一分吃力，雖然，他們還是整天底走着，困倦已是整日的天侵着他們的。

以前在村子裏，到一個適宜的節季，全個白天，都消磨在田裏的他們，安樂的生活，自從給一個長兩天把水高高地堆在他

們村裏，好多日還是不見退去，這之後，他們就窮了，饑餓就使他們走出了村莊，過着無定的日子了；想起這些，他們常常用一口深長的嘆息，來洩洩自己的哀怨。

做父親那個，心裏悲感起來。

看到前面那兩個年青的漢子，以及那個老女人，他心中像受着壓迫一樣的難過了，去年這時候，一家人全不是過得好好的嗎？現在，是什麼也不堪再想起了。

他顫着，脚步是變得慢慢地，慢慢地落後了，前面三個，已走到了稍遠的那個高一點的汽車路上了，爲了恐怕天不久會夜，隔遠了不便，他趕上去。

然而，不到多少路，他就又無力地停下來了，老瘦了的臉上，兩隻眉毛更合了攏來。

他的頭暈着，肚裏不爽快地響着咕嚕着，他覺得自己是餓了。在今天，是一點東西也沒落肚過，一個衰弱了的老年人，禁得起這種比任何還要難過的刑罰嗎？命，這命，眼淚掛在兩隻眼睛下了。

沒法想，她只得把已經束緊了的褲帶，再束緊一點。雖然這麼做了，是好一些，但是，無力還是照剛才一樣，不會減少。

用着全個力氣，他下聲地叫着，前面那三個人等一等，可是，

却給傍晚野外的風隔得低幽的了，仍然沒給那三人聽到。

沒有見到那三個人回頭的他，懷喪地低下頭去，這個向來壯健的老農夫，一種感傷自己衰弱的悲哀，又被起在他的心裏了，他低下了頭來，黃黃的馬路，閃進他的眼簾內，他心裏感着一種更深的悲感；

「這麼窮，又是這麼老是有一頓沒一頓地把肚子飽一下，老是這麼走着，準得能把這條命延長下去嗎？如果……果真有一天，自己只有倒在這黃沙的野路上，做一個野鬼吧！……」這念頭在他的心裏顫抖着，他害怕了起來。「一生來的辛苦，只落得如此的下場嗎？滴汗滴血，還仍是一個窮，得不着一些安慰，而在這樣的年紀，還是把日子過得如此，找不到一個結局？」

……

想着想着，他流着淚長嘆起來。

他趕上去，氣急地叫着，他想起上，前面那三個人，在快並肩時，他緩了下來，但是他頭暈了，他突的倒下去。

那三個人和被這「拍」的一聲，把頭回轉來。見到倒地的是自己的父親，各人都呆住了，驚疑與恐怖，立刻齊滾到各人心上。

「爸，你怎麼了？」

三個人中頂年青的一個問。

躺在地上的沒有回話。臉色在黃中透出白來，嘴唇緊閉着，眼睛定着沒動了，是沒了氣的。

「死」在這三個人中兩個年青人，以及老婦人心中刺激着。大家互相望着，一時誰都說不出話來。

「爸，你怎麼樣了，爸，你醒醒呀，醒一醒啊。」

沒有響，照情形，人是昏厥過去了。

三個人輪流叫着，隨後，做父親的那個蘇醒了轉來，卻仍然沒開口。

「爸，你怎樣了？」

兩個年青的，攙了起來，可是，卻不能立直，身子懶懶地倚靠，在兩個攙扶人的身上，只把目光定視着，不說一句話。

他望着他們，他們也望着他。老女人抱住了他，眼淚在憔悴的臉上流下來。

他喘着氣，急急地，用着淚眼，看着面前的三個人，他們叫他，他不答應，他們問他好，他只把頭搖一搖，他已是說不出一句話了。

於是，隨後，他的身子緩緩地坐了下去，眼淚比先前更快的蹙出眼睛來，氣更急地吐着，卻並不會吸進去一口。

那舉動是促進了三個人的悲哀，那是要死的舉動，恐怖，都恐怖着了。都想着：「如果死了，可怎麼辦，在這麼的缺少人烟底地方，怎麼辦呢？」

「爸，你不能去，老二，媽媽，都要你管啊。」

「阿大的爸，你不能去，你去了，叫我怎麼活呢？我們雖然窮，雖然苦，沒有你，卻過不下去的，阿大的爸，你不能去的。」老女人叫着，揮着眼淚。

「爸，不要去，去不得呀！」

雖是叫着，哭着，但是，躺在地上的，仍然不會開口，眼淚流着，手指着心，指着喉嚨，他是在難過着呵。看到這形狀的三個人，祇有硬心底看着，不能有絲毫的幫助，定視着呆看，那是悲哀，是世界窮人妬嫉的悲哀。

這悲哀是無用的。

隨後，做父親的，全個身上的動作，停息下來了。兩根眼淚，平靜地躺在繯了的臉上。那神情，是顯得多少寧靜，多少悲哀！一生來，都是浸于整個艱苦的日子裏，用勞力做着各種辛苦的事情活下來，天所給予。那是不平等的，世界上活着的人中，是儘多着這種人類的，許多這種人類，都是同樣的把整個生命在這之中消失，許多死人的臉上，死了後，變得同一的寧靜，又是同一悲哀。

的去世了。

抱着這死了的老人的，是作爲這已成了故人的那個底妻子。她哭喊着，照到一個鄉村婦女的哭的習慣，把悲哀從哭聲中傳達出來，這悲哀，一半是爲這面前老伴的死去，一半是爲着死了的人死得太慘的緣故。旁邊，兩個兒子立着，流的也是眼淚，也把哭哭出聲音來。

田野的周遭，是爲這三個失去親切伴侶的逃亡者充滿了哭聲，隨着風，這沒落的人類底哀音，傳佈到遠處去，可是原野太長了，荒涼了的這一段土地，這種聲音，是不會進到另一個人的耳內的。

他們哭着，流着淚，各人都把多日來留藏在自己心裏的哀怨發洩出來。

夜慢慢地落到這世界上了，星星耀眼地閃爍在夜的天空裏，日子是一個該有月亮在天上出現的夜，月亮從靠東那面的山上爬起來了，於是，純白的光，透過了疏落的樹葉子，鋪滿在路之間。一切都完結了的老人，以及三個活人身上，疏落地也被着月光，原野是多風底，樹動搖着，披在各人身上的白光也不靜止的波動，加上了樹葉的動聲，配着這月光，那像是月夜的海潮啊。

然而，是多寂寞啊。

草草地掘了一個淺坑，由于沒有鐵器的緣故，他們是很費力的把這個作爲歸宿處的東西弄好了，時間無聲的渡過去，月亮偏西了。

看着，他們看着這將要永遠不能再見到的父親，都又爽快她流下眼淚來，同時，又在心裏懷恨着，不能使父親好好的活一堆年月，而現在竟視之無可奈何地委屈的死去，是很不安心的。這樣想着，他們就又跟着在哭泣的母親，大聲地嗚哭出來。伏下去抱住冰冷了的父親親熱地貼合着，讓眼淚滴落在父親的臉上，不捨地，在這一剎時間內，不願把父親的肉體，放進那冰冷的泥土裏去。

他們忘記了饑餓，也忘記了困倦，滋長的悲哀，纏繞着他們。月亮從他們身前面，走到身後面去，天色緩緩地亮了起來。

到後，他們把父親的身子，放進了土地裏，三個人用泥土堆着放屍的地方時，淚水落在黑黑的泥土上，用淚水和着泥土。

高高的一堆，做了標記之後，已是太陽的世界了，這是跟着昨日來的一個新底日子。

他們又走上道了，人是那樣比昨日還要萎靡地，饑餓的火，是仍然在他們心裏燃燒着了。擔着沉重的悲哀，低着頭勉強底路出脚步去。無力，人事的不安，饑餓……侵襲着他們的全身心。

三個人走着，各種感念，苦惱着他們，他們詛咒，詛咒這自己不平安的命運，把什麼都演成了一齣齣的哀劇，多年來的不幸，又終于遭受到更大的不幸，而使他們逃亡了，像一隻沒目標，也沒有舵的小船一樣，在茫大的海裏，他們是隨時都有沉沒的可能，他們覺得自己太渺小了。

「也許會是一個同一的命運，自己會像父親一般無聲地死去吧，那或許是這世界上多的是窮人，窮人的歸結，總多數是一樣的，唉，將來……」

這麼想着，是什麼話也說不出的。一種自慚，一種幽怨，就會爬上心頭來，停到心裏輕啄着，感着極端憂鬱地。

這些思念，是停留在他們的心裏了，這種煩悶的纏繞，是擺脫不了的，而偏偏于一個失意人，則更無法去掉的。失意人，失意事就更多哪。

跑着路，給太陽光晒得稍稍地發熱起來了，肚裏空空的，比什麼還難受。

日頭移中了，他們到了一個小鎮。

走過狹狹的街道，他們是為這小鎮地方的住民，帶來了驚疑，對於這三個的外表，是引起了一些人的注目的。

拿僅有的錢，買了三個大餅，各人分吃了，可是肚裏卻不見

得飽，倒反像餓起來了，引起了食慾的肚子，雖說很需要再填進去，可是這理想，却是不能滿意的，錢，是沒有了。

於是，他不得不到各家店家住。

「先生，可憐我們是難民，打這裏過路的，錢沒有，飯沒得吃了，請佈賜一個銅子兒。」

有時回答是白眼，或者是：

「過一家！」

懇求着，張着天生的一張嘴，說着生硬的話語，臉上，是顯得愁愁苦苦地。

就是那樣的方法中，他們把得到的銅子，用來維持生活，把命活下來。

沿着小鎮的街走下去，他們只得到了少數的銅子，那是不會叫他們滿足的。隨後，他們的脚步，是相繼的跨進了一座已經破敗得不堪了的小廟中。

一向來，他們的住宿處，都是在這種地方的。

他們住下來，三個人就分途上街去。

逃亡者的求乞生涯，在這種年頭，也是不會受到好的遭際的；這世界，已是這麼的窮困，每個地方，每個人都迷漫着一層灰色的空氣，各人皆把自己想管得有一點向來不及，又是非親非

眷，這能談到別人嗎？在這麼境地中，於是，這逃亡者的流落生涯，就更難過了。他們得到的，多數是碰壁，多數是受氣；窮困在他們是更甚了，饑餓也同時降落到他們的頭上。他們是時時受到飢餓的。

傍晚，一個日子的白天過完了時，他們在老地方聚會了，各人的臉上，給飢餓的光籠罩着。

「老二，你今天怎麼樣？」

回答是一個短短的沉默，接着是深長的一個嘆息。無力地低下頭來。

「不必說起了，還不得一飽肚皮哥哥，你怎樣？」

「也是同樣呢。」

天完全暗了下來，月光穿進破碎的屋子裏來，由于這小鎮上沒有那種文明的機器的馳驟，空氣是很寧靜的。

三個人貼地盤腳的坐着，各人互望着，心情裏是一式樣的，被不快的感觸所苦惱。

「媽，只有明天了，路程在明天中午準可以趕到的，到了那裏之後，如果拒絕了，什麼都只有變成絕望的。」老二憂悵地說。

「嗯……」

輕輕地應着，並沒有說出話來。這問題，誰不感到呢？是多

日來的跋涉，許多次的失望，這是最後的一程了，假使得不到滿足，那一切就完了。

年紀老了，是禁不住不快的，眼淚就又拋出眼睛的外面來了。

兩個年青的都睡去了，可是，她，沒有使自已到睡的國度裏去，回憶縈繞着她，人是失了眠。

窮人是任何時也不容易得到安靜的。

黑夜去了後是一個黎明。

帶着困倦，帶着饑餓，他們走上了路。

他們到了另一個市鎮，一個在形式上已可以合到稱為小都市的地方。那是他們期望中的目的地，這裏有他們一個疏遠的親戚。

到那裏後，他們問了人，依照指點走到要去的地方去。

要走進門，他們的心裏都顫抖起來了，脚步也躊躇起來，這是希望的終點哪，假使主人把頭一搖時，則三個人各自走活路，而生生的去吃苦，去死，是一定的事，會無可疑義的把命運更讓牠飄蕩去了，那以後，一切就都不能料，也許即刻就會平淡地如一條街上的野狗沒有兩樣的死去，來了結這缺少安樂的一生，以及這一條終年給担心，失望，悲哀圍困着的命。

那樣的把這念頭，在心中打着不安的筋斗，三個人停留在門口了。

帶着驚喜，主人這時正從裏面走出來。

他們上前去。老二：

「宋大伯你好！」

驚疑的望了這三個當前的來人，一切就都在心裏明白了。

他繃了繃眉，想起來人，心裏悵悵地，他們的高興，就將會馬上給自己摧殘掉的。思念着，他短短的定視了三個人一下後，隨即把他們請到裏面去了。

說是裏面，也只是一個小小的亭子間，住屋原是去轉租來的。

「你們坐。是今天來的嗎？二姊。」

「剛才到你近來過得好吧？可憐我們鄉裏的事情你總知道的。唉，天真會作弄窮人！我們只得走出村子來了。但是，宋大哥，阿大的爸又在半路上老年人耐不勞苦去了，所以，今天來，想請宋大哥幫一幫忙，代我們找一點事情做做，工錢沒有不要緊，只要有飯吃就得了。」

她說着，說到後來，已帶哭。

六隻眼睛都望着主人，眼睜裏都是包含着使人同情的可

憐底眼淚水，合着希望。

主人沉默了，視線移到了正對面的瓦屋上平鋪着的陽光。

「二姊，實在對你不起，我這裏，在現在這麼的時勢，就是連我自己也難過下去，我已沒做事，只東借西挪的過日子來活命，我實在只能對不起了。」

話低低的在主人口中說出來。

他們互相呆望着，沒有淚水，這打擊太利害了，暫時是失了知覺。

「宋大伯，你真的沒法想嗎？」

「老大，如果我有法想，我肯眼睜睜地看着同村的人且還是親戚的人走到末路？」

話是不錯的，在以前，主人在村子裏過日子的時候，並不是壞人，而如今，他自己也失業着，也是一樣的困難，還談得到幫他們的忙嗎？

辭了主人出來了，他的頭腦都昏昏沉沉地，年老了的母親，低聲的哭着，咕嚕着；兩個年青的，連續的嘆着氣，惱了一般重重的跨出脚步去。

沒有一定的方向，他們胡亂的走着，走到冷靜的地方來了，他們走進了一個小小的破廟去。

誰都不開口，默默的坐在小廟的門檻上，秋日的太陽，蓋到他們的身上，是一陣陣發出熱來。忘記了餓，也失了知覺。

太陽在他們的身上晒過去。

他們覺得一切希望都斷絕了，他們此後都是飄忽的了。這樣的生活，可以長遠的過下去嗎？如若老是這樣，到不久之後，他們準定會被磨難死的，那樣的貪一些日子做人，只會增加一些苦痛的。但是，活的希望的火，又在他們的心裏燃燒着，死，他們能如此生生死死活活底死去嗎？他們是不願的。兩種思念，在他們的心裏交戰着。

終於，活是戰勝了死，他們要活，無論如何苦痛，都是想活下去的，他們不願意死，於是，都預備活下去了。

黃昏，他們三個人各自分頭求乞回來聚集之後，老大的臉上顯現着喜色。

重重的是一袋銅子，又是幾個小銀元，在他的袋子裏鏗鏘着。

問到這錢的來處，大家都為這幸運的遭際笑了起來，憂鬱的空氣也解決了些。

「大哥，這種事你還是不要做好，給人看見時，就不得了，你要拿走時一個不小心。」

「自然，我是知道的，我當然是看情形才敢下手的。」
由于有這個的獲得，他們的肚子是變得了飽一點，很快樂的躺下了後，都睡去了。

日子在緩緩的爬過去，他們這逃亡者生活，是變得安定些。但是，在另一個日子的黃昏，他們更悲慘的遭際，又落在他們的頭上了。

老二同做母親的兄回來了，老大却仍然沒見回來。他們等着，好久了的時候。

於是，黃昏過完了，但，黑騰騰地進到他們的小廟裏來，四周是幽靜的，聽不到一絲聲息。偶然，屋外路上一兩個走夜路的人跑過，都過去了，却沒有一個腳步走到這小廟裏的。

兩個人都担着心。
突然，他們聽到一陣悉率的聲音，且帶着呻吟的聲音，那聲音，慢慢地爬過來。

「老二，你聽那是什麼？」

老二從簾子上立起來，望到外面去。
「媽……」

開出門去，是一聲驚叫。她也接着跑出去。看到門外的那景像，她禁不起刺激的暈倒在地上。

地上躺着的現在是兩個：

一個是在這三人之間稱爲哥哥，名字叫老大的，他沒有暈去，但是他躺在地上呻吟着。他的手，撫着剛才由于用手拿走人家的東西，而爲人看見致吃了打的傷處。他的身上，有血緩緩地在好幾個地方淌出來，他的左腳痛得使他把全身抽抖着。身旁有着血的地方，是那個老母親。

看到這情形的弟弟，默然不響。他望到老母親，又望到哥哥，又望到那灰色的天，那天上的雲層，又望到對面高大的桑樹爲風所吹動而動搖着，又望到對面那闊大的河流，又望到……

他說不出自己是否在悲哀着，他只是木然的望着目光所及的地方。隨後却就有眼淚沾在他的眼眶上了。

他走過去扶了已蘇醒了的母親起來，又背起了傷了的哥哥到裏面去。

把傷人哥哥扶躺着後，他望到母親在抽泣着，他無聊的睜開了眼，即刻又蹶回來。

到夜半。
哥哥老大的傷勢稍好了些，睡去了。

第二日早上，問到傷人的病狀，說是腿痛得很。到掩起來時，就又挫倒下去了。

腿上是着了重傷的。

他們擔憂着，但是，天又把分量更加重了。

那傷由于天氣關係，由于……是有了病。終日只躺在牀上呻吟着。

每日，由弟弟同母親把乞討來的錢去換了糧食來養活他，他的病却仍然沒有起色，日子如同流水一樣的過去了。

然而，養活這傷人的母親弟弟，他們最近是變得困難起來了，每天，乞討來的錢，都有使他們餓肚皮的可能。他們不能到街路上去，因爲那裏有巡警的。他們只能在小巷，可是小巷裏的人家，也都是困難的，在這麼的時世。

他們出去了，只有他獨自躺着。摸到腿，他慚愧了起來，也悲哀了起來；他對於這永不能成爲如以前一樣完好的腿落下眼淚來。從此，他如果再活在世界上，好好的走路底日子，他是沒有了，他儘量大聲的哭了起來，他的神經興奮得了發糊，於是……

到老二同母親回到住處時，那個傷了的年青人，已經把身子高高地掛在橫樑上了。

死了的哥哥的弟弟，又如同前次一般的木然了。
而母親則暈了過去。

隨後，他叫母親，但母親並不響，好久好久她緩緩地透過氣

來。

她跑過去，跑到那已經放在地上的兒子，抱着哭起來，她又搖搖那無聲而且永遠失了知覺的兒子的身子，叫着他的名字，她又……

一切都完了，丈夫死了，兒子也死了，一切都是爲了窮！這世界不是窮人的世界，窮人是無論如何，也得不到安樂的，天所給予窮人的，是一種玩弄的刻毒，使他們永遠得不到較好的命運，於是如同一片浮萍一樣，命運永遠是沒有安定的一刻的，這樣一直到死。生命在苦痛的平淡裏，落到死的深淵中，都是千遍一律地。

「這種日子，是有趣的嗎？」她懷疑起自己的生來了。「這人世，是給了自己多少悲哀，多少酸苦呵！自己以前爲了家，是勉強強強的活下來，但是在如今，家不是破了嗎？人不是死了嗎？這人世……」

於是，她立起了，望了一眼呆立着的兒子，緩緩地走出去，她的脚步，是踏得那樣的緩慢，這最後一個時間內，她是想把這土

地接觸得多一時候。

兒子看到母親出去，看到母親正向着那條河邊走去，木然的神經，由鬆弛進展到了緊張，於是，像覺醒了的一般跨着大步跑上去。

然而，太遲了，當他距離母親只有幾步時，母親已把走在岸上的脚，一個縱脚，跳到湖裏去了。那水上，立即浮出了一個一個的大浪花，那浪花，又馬上浮出了在湖中心，整個平靜的水驕動着。

他沒有思索，他看到母親跳下去，一種極深的刺痛，穿進他的心底深處，他興奮地接着也跳下去，爲了救母親，他只有不顧一切，把這不識水的人的身子，與水去拼一下。

第二個人的身子在水裏時，水面上是起了比剛才還要大的一個浪花，水不平伏的高低着，衝激着泥岸，泥一塊塊的被衝鬆了而滑下水去。

水平靜了，却不見那兩個人上來。

五十二，杭州。

救火隊

(意大利亞陶爾福·亞倍太齊作)

楊鎮華譯

救 火 隊

雷佛巴沙的救火隊要證明他們自己是一隊極有訓練的，對一切意外都有準備的人，只需要兩樣東西：這兩樣東西便是一個抽水機和一次火災。我並不是說他們有滅火器，或者馬達救火機，或者摺梯，沒有的，在那時候階級抗拒還沒有教人民要求好壞都平等分享，而一個像雷佛巴沙的村莊也不會准自己這樣奢侈，去有和城內一樣的火災和救火器具的。完全是一樣的，雖則雷佛巴沙有水閘，各種粗大的繩子，鈎梯，別種短梯子，救火盔帽和官員的花飾，一支喇叭以及此外的願意，軍隊般的訓練，無限制的勇敢，和那種英雄式的雄心。那些救火隊員在他們的私生活中，都是木匠，鐵匠，泥水匠，銅匠，也都是身強體壯，心地慷慨的酒徒，尤其是在星期日或別的休假日的下午。

琪琪·剛巴是司令者。他是個不會被人忽視的人，這位頭等司帳員，在他訓練他手下的人操演，指揮他們向一個假想中的火攻撲滅時，心中充滿主張和要進步的願望。矮小，瘦削，微黃，他有一種拿坡崙的姿態——一個喜以梯攀登砲臺牆的，中古的拿坡崙，或者不如說一個以在救火隊中得一短小便自足的

現代的拿坡崙——「上來呀！把繩放下呀！把受傷的人帶下來呀！小心哪！砍掉那根樑啊！把皮帶向那邊過去呀！弄開噴水栓呀！」

唯一的事便是他們既沒有皮帶又沒有噴水栓。

後來，有一天剛巴聽到國家火油公司要把一個並未壞的抽水機賣掉，再去買個更有力的來。他急急趕去，查驗那直立于山中的抽水機。他看牠從一個油井中抽出火油來，即刻知道，把牠裝在一輛車上，連着皮帶，在他的指導之下，牠極能奏效的。得了市政當局的同意，他以最低的代價得到牠了。他甚至于吸水管外，還得到二十碼的普通皮帶。一次好交易哪！

如今只在等候着火災了。

只是火災來得太快了，那時抽水機被移用于牠的新職務後，只由機械師試出過一次，並且還未用水的。

這使誰都不煩擾，尤其是因為恰發生於一個星期日，下午的新禮式之後。救火隊裏的人都在各種旅舍裏忙着喝酒和賭博，這時突然間——砰砰砰！警鐘在打了火呀！——于是他即刻

跳起來，奔出去。

「德奧巴多家火燒了，」街上的孩童叫道。他們便一口氣跑到村莊的那一頭，在那裏，德奧巴多，一個煤炭商，開着他的鋪子，招牌「遮沙栖亞。」街上早已擁滿了祝禱後回家的婦人和別的人，大家都在以極高的聲音在講話。

「德奧巴多！遮沙栖亞！老天哪！多大的火啊！損失多大！多重的災害啊！」

他們還互相催促向前走去，往那邊看看。

「讓路，站開呀！救火隊和抽水機來啦！」

真的，救火隊裏的人喇叭吹得很鬧地到了，他們的首領指點着他們，他們中大半在跑着。其餘的人後面，來了蒲祖拉，高長而瘦削，鬚則他曾喝了不少一瓶酒，又仍沉靜着，並不興奮，一如平時；還有鐵匠桑達洛，他也不怎麼急忙地一路遊蕩過來。

同時濃重的黑煙從那舖子的窗口冒了出來，向上升去，成爲舒緩的煙波，然後漸漸地淡薄下去，變成黃色和灰色。但是德奧巴多自己却不在那裏。他往一個很遠的市集去了。可憐的德奧巴多哪！

「把噴水槍接到那井口上去！」琪琪·剛巴指着對面的房子，命令道。

但是因爲七月中的久旱，那裏面沒有水。

「試試卡爾弟的看！」有人提議道。

「那麼接卡爾弟的吧，」這司令者重複一句，見別人給他勸告，心中很不高興。然而這却是實在的，卡爾弟先生的那口井稍稍過去一點，貯着豐盛不絕的清水泉源，多至我們可以說全鄉村都用牠。

他們把抽水機拉到那邊，把皮帶管的一頭放到水裏去，將另外的一頭轉向火呀！一條二十碼長的皮帶不能夠越過一個三十碼的距離啊。

「那不要緊！噴出的水頭射到那裏的，」這位司令者叫道，比剛才更不高興了。「向那些窗口射去，」他命令道，「舉起那水管抽水呀！抽水呀！」

很不錯，在那羣觀衆的頭上，落下一陣猛烈的，望外的，分配得很好的，淋漓如河的大雨來。

呼喊聲，咒罵聲和抗議聲證明了這抽水機工作得非常有

效。
「射不到哩。」桑達洛，那鐵匠指示出來了。（他任着副指揮的職位。）

「那不要緊，」琪琪·剛巴叫道，比以前更怒了。於是他們

繼續澆濕那大路

可憐的德奧巴多哪！

但是救火隊中的拿破崙，又着兩臂，正在思索。最大的危險在那裏？遮拉栖亞左邊，有烟冒出來，那邊是告老回來的城市的地圖測量官的新房子。右邊呢，馬夫的房子，一個乾草棚，底下有一個小而低的房間，門口有兩根木頭的挨牆柱，支着一條橫樑，那裏沒有什麼危險。那個馬夫的家和馬廐都在遠一點路之外，所以爲自己或者爲他的家人，是沒有什麼恐懼的；但是事實上呢，他却喊了出來：

火

「救救我呀，」而他的妻子又在懇求着，說她擺在廊下的大壘該從火焰中安全救出來的，彷彿這是她母親或姊妹的安全的問題一樣。

「梯子預備好。」

抽水機既然沒有用，這位司令者決定一條新途徑了。他吩咐五六個人爬上那長一點的梯子，折下那乾草棚的屋頂，這五六個人中，木匠蒲祖拉也在內，他酒雖喝醉，但還平靜；他又派四五個別的人爬上短梯，將乾草扔到街道上來。

李佛底先生，那從城市地圖測量處告老回來的官，正從他

日常往卡布青修道院去的散步走回來，這時他以爲他看見，其實他也確實看見一支烟遠在村的那頭。「這一定是那大火爐。」他想到。但是那烟增多而且展開了：是一座房子着火火了。這老人心上覺到一種緊張，焦急的自問道：「會是我的房子嗎？」

他既然過着一種滿意的生活——他有他的養老金，又是一個鏢夫，和一座很恰當地稱爲派拉齊那的優雅的別墅的主人——他便懼了火燒的恐怖；這，他唯一的焦急，痛苦了他餘年的平靜。

保險有什麼用呢？即使把房子重置回去，毫無困難，他財產的損失已會使他蒙不能重修的損失了。在那「派拉齊那」中的一切東西都是費了許多犧牲才漸漸地獲得的，並且對於他是很寶貴的，有他自己的血和肉造成的東西。一切東西，從傢俱和會客室中的小裝飾品以至他用以娛樂的小梵哦鈴，從餐室中飾以鏡子的食器架以至他書房裏的書籍（包括一本有插圖三個槍卒。）

他所有的血液都衝到他頭上來了，于是他臉色轉得很灰白，開始盡他所能地跑去，因爲有個不相信賴的聲音在他心中回答道：「是的，是的，一定是「你的」房子。」一個人看見他跑着，叫出來道：「是在你的方向裏很對。」另外一個則勸勉他道：

「不要驚嚇你自己吧，李佛底先生，救火隊裏的人和他們的機器在那裏了。」另外又一個人：「在燒的是邁沙栖亞，不是你的房子！」

天啊！邁沙栖亞和他的房子貼鄰……他繼續用全速力奔跑，有如一個頑皮的少年。當他走過那羣人和路中央的那堆乾草時，穿過濃煙，他望見在乾草棚頂上的救火隊裏的人，在那上面猛烈的打擊着，彷彿他們在把空氣砍成碎片似的，同時底下那位司令者正在監視着他們在工作。

「副官，」李佛底轉向剛巴，以他所剩下的氣息問道，「有危險嗎？我那裏危險嗎？」琪琪不作答。他正在監視和思索。這可憐的人恐怕他言語中有什麼錯誤，所以改正他自己說：

「隊長，我那裏危險嗎？」

沒有回答，那司令者在想：「爲什麼浪費時間和工作，去折那屋頂，去搬空那草棚呢？這屋頂是蓋在乾草棚上的，而草棚又是在底下的房間上。只要移動那兩根棍或者門口的挨牆柱，那整座建築，不就全倒下來嗎？那一面的火會什麼都阻止不了哩。」

「副指揮。」

桑達洛走上來，帶着嘉許的神氣，傾聽他的命令。他把那短

梯靠在那挨牆柱上，爬了上去，動手把牠們從橫樑上托出柵來。「繩在這裏！」

兩根很粗的繩縛在那兩根挨牆柱的頂上。號吹了，新的命令喝了出來：「大家都下來！到繩這裏來！」

只有蒲祖拉，那木匠，似乎沒有聽到，繼續向空中在砍。在上面是那麼有趣啊！他心中的那特殊的火加上了一種悅意的均衡——一種奇怪的平靜——的幻覺。「他」並不是那害怕的人。不叫一聲，也不聳一聳肩……但是他服從的。在命令重複說——下來！你下來——的時候，他便聲明「來了」，於是循着屋頂，很快的動身下來，肩上背着他的斧頭。

唯一的一件事便是他由一條和他上去時的路正相反的路走去。他很胆大地，信任地向前走去，相信自已是在一條無間斷的平坦的路上在走……直到地從他脚下低下去。他甚至不知道他需要翼膀，他尚未平靜地向他自己說「那麼讓我們飛吧」！其時，肩上背着斧頭，他翻下去了，從屋頂翻到院裏的無花果樹上，那樹不可震撼地把他接到牠展伸着的臂枝中。

每一根柱都軋軋地響了一聲：於是——拉！——牠們就傾下，和橫樑脫離了，而整座茅舍也就可怕地格拉一聲坍倒下來，成爲一堆碎物了。

做的很不錯！那大甕在落下來的橫樑，磚瓦底下，壓得粉碎了，同時那些還未移去的乾草也就埋于瓦礫中。但是工作已是成功的了。乾草棚和門廊現在都已不會引火了，因為牠們已不再存在了呀。

于是琪琪·剛巴帶着他平時的鎮靜和爲將來的思想，叫出來道：

「李佛底先生！」

「有危險嗎？」

「你不看那些烟嗎？」

烟已消退下去了，但是沒有一個知道這事實。火勢如果在這邊不能再蔓延，牠就會轉而注向另外那邊，這是可很合理地說的。那些救火隊員以相等的訓練和不會稍減的犧牲自己的精神，依着命令，向邁沙栖亞左面，努力工作了。有的人爬上那一派拉齊那的屋頂上，顯示他們運用斧頭的本領；別的人則帶着那老人進門去搶救他的所有物。打開了窗子，把隨手拿到的一切東西都丟出來！他們將能夠發見的一切，拋拋，擲擲，丟到街上來。

他們動手弄那客廳了：丟出櫥子，椅子和裝飾的東西（丟在街路上，街沿上和石頭上。）其次便搶寢室：褥子，臉盆架，以及

一切！後來就是書房：小梵哦鈴（丟到街心石頭上）那些書（三個鎗卒。）再次便是餐室……

李佛底先生雖則捏緊着手東奔西跑，和個活潑頑皮的孩子一般，去接牠們，可是徒然。『鈎啦鈎啦！看上帝的面上，不要搶救另外的東西了！但是你們在幹什麼呀！相救啊！你們瘋了嗎？』

而那些入却確信地說：『我們在盡我們的責任啊。』

人們去盡自己的責任，真是難得很，竟常常好像是個瘋人做的事般的。

他們在餐室中，把椅子都丟出去後，攙起那鑿以鏡子的食器架……

x x x

幸而這時副警察長巡閱完結，和一個同伴回來了。他見這紛混的情形，便想到倚到那舖子窗上，探進去一望的非常的主意。他向四面看看，從這漸漸淡下去的烟中，只看見一小堆在發紅的餘燼。就是這樣了。沒有火焰，也沒有火光；只有那將死的餘燼。

「火息啦，」副警察長叫道。

甚至救火隊的領袖也不得不承認，燃料沒有了，火已（我們可以說）打下去啦。

這樣更好。這正是休息的時候啦。

喇叭吹出一個歸隊號：除了蒲祖拉一個人例外，救火隊中所有的人，把他們的抽水機帶到救火會中，歸隊休息了。他們很疲倦，但是很满意。

然而現在這次火災的受難者却向那副警察長和他的同伴傾訴他們的悲苦了。那苦老退職的官員酒他大而又圓的淚點，心痛之餘，傾吐罵罵的狂流，這些罵罵，他已有二十年沒有用過了，並且常常只應用於他那部分的主事和助理的：「惡棍！強盜！殺人犯！」他這樣悲號着。

那馬夫答應會殺一切，向誰能夠給他這個新的茅舍回去？誰能夠償還他被毀的乾草。

彷彿這樣還不足够似的，他的妻子要求她的甕：否則，她矢誓說不論是誰把這甕打破，她都要將他的心挖出來的。她忘掉救火隊裡的人，數目有十來個，也忘掉那樣她不得不挖十來顆心。這是一個很有些困難的企圖哪。

彷彿還不足够似的，那已顯露出萌芽的吹牛才幹的馬夫的儿子，恐嚇說要手及蒲祖拉，因為他跌下來時，壓爛了所有成熟了的無花果，並且把別的一些打下樹來。

「這一切都沒有什麼要緊，」一個神色莊重，高身材，白鬍

子的紳士說道，他剛才走上來，「副警察長，有一點要緊得更多的事情呢。」

副警察長認得卡爾弟先生，那口貯着豐盛不絕的清水泉源的井的主人，他的後面站着三個女人，像鵝似地在喋喋，每個人都拿着一桶水。

「你們要喝點嗎，副警察長？」

「喝吧，」副警察長向他的同伴說。那同伴就脫下他的帽子，將嘴唇湊到桶邊。浦多麼石油氣味啊！卑賤哪！

副警察長自己以為去嗅一下是他的責任，並且嚴厲地喊

道：

「那口井一定是抽空了。」

「那麼誰賠償呢？卡爾弟突然怒起來，叫道。

「那麼誰來賠償這東西呢？」一個剛才來到的潑婦，揮動着一樣長而黑的東西。蒲祖拉的妻子，對於她的丈夫沒有在他可怕的下墜中，跌斷他的頸骨，或者以他的斧砍碎了自己，却在床上，安然，健全而又平靜，一如平日，喝酒睡醒，她並不感激，因為這就是她之所以為她——反而喧擾地揮舞，他那條被無花果樹的極枝撕成縷片的褲子。好幾年來，他的丈夫在每個星期日都是穿這條褲子的，但是她叫喊出來道：「一條簇新的褲子！」

「哪！你看現在這褲子怎樣啦！她是完全簇新的，那麼誰來賠償這東西呢？」

但是使這紛亂增大的，最後來了德奧巴多老闆。他從市集上回來時，路上聽到他的「遮沙栖亞」火燒了；在他的心深處，他很快樂。他來到村上時，竟清楚地看到，他的「遮沙栖亞」仍和他離去時一樣。所以現在他就將救火隊裏的人，憎恨而狠毒地痛罵了。罵的話足以辱一個市僧，並罵他們毀害了他。那副警察長聽了他的話，以為他在火中失去一宗財產，便問道：

「你有些什麼東西在那裏面？」

「沒有什麼東西，」聽奧巴多回答說，同時聳聳肩膀，「幾

捆柴和三袋煤屑。」

「那麼，你還要懊惱些什麼呀？」

「哦，我知道我所知道的啊。」

某些事情說出來是不好的。他曾將遮沙栖亞保一萬「利拉」（意幣名——釋者註）的險——而這舖子實際也許只化了他四千「利拉」。他要一次好的火燒，已有些時候了。而且他真誠地相信，救火隊裏的人已救掉牠啦！

不過對於這事——不，不——救火隊裏的人既不應得稱贊，也不應受責備。

二十三年五月十八夜。

——劉英士主編——
圖書評論

第二卷 第九期
(角三洋大價零)

訂閱價	
國內	國外
半年 一元二角	半年 二元二角
全年 二元四角	全年 四元八角

要目

- 譚戒甫：孔子學易問題商兌
- 周鯁生：介紹一本新出版的國際關係書目
- 梁黎立：李聖五著國際公法論
- 王飛崖：李聖五著國際公法論
- 阮毅成：錢九威譯烏利五著憲法學精義
- 李鏡池：王治心編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
- 陳舜樂：楊蔭深編先秦文學大綱
- 梁實秋：傅東華譯近世文學批評
- 曹元宇：教育部公布化學命名原則
- 章襄同：傅繼良編新撰普通心理學掛圖及其說明書

第一卷
布面 金字

合訂本

現在優待讀者，上下二冊祇售大洋三元二角，欲購者務請從速。郵票代價，不折不扣。

南 京 將 軍 巷 七 號
圖書評論社 出版

金龍的隱藏

美國賽珍珠作
潘斯同譯

金龍的隱藏

中國的皇帝坐在他的大理石殿中的龍座上，正面对着東海。

那是一個夏天，天空與水面都是一片藍色；一隻白的鳥兒輕輕地飛過那靜穆的海天，迴旋，環繞，往返於碧空間。皇帝悠然自在，地坐在龍座上；因為他的國家昇平無事，百姓安居樂業，治理有法。沒有什麼可怕；本朝仕子將那古代先賢的哲理教給百姓，國家的臣子又很忠心。從來沒有任何戰爭或擾亂發生，因此皇帝才自在的地坐在大理石殿中的寶座上，注視着藍的天與藍的海，做着閒逸的夢。

一個奴才慢慢地在他的身旁來回地打扇，涼爽使他快樂。午膳吃的是銀魚，鵝蛋，八寶飯，和鴨子，和一個瑪瑙杯盛滿了虎骨酒。他感到冷與熱，飢餓與疲倦，在他的宮裏有成百個美女，所以他沒有什麼要向神祈求的。

他凝視那白鳥在藍色的海上慢慢地飛翔。飛翔了三四次，又低飛到海面，掠過海波便不見了。只剩下藍天與碧海。他仍然

呆着，看着那平鋪微漾的水面上的燦爛的陽光，一直看到字宙的那端，露出一塊小小的白點。『白鳥飛回來了。』他悠閒地說着。

但那並不是鳥。那是一隻帆船，隱隱地向前行。皇帝注視着；這一定是隻漁船。牠愈行愈近，並不是漁船。他迷惑了。『將我的一品大臣召來觀察這件事情。』他申諭道。

一個奴才跑去傳佈他的旨意，立刻一個大臣應聲伏俯在他的足前。皇帝將他的帶着戒指表示他的尊貴的手指伸出。他指着那隻船。這時船正衝着過海，多面的帆在風中揚開着。皇帝奇怪地問道：『這是什麼東西？』大臣站起來注視着。奴才們在張着口竊竊私語。

『回答我呀！』皇帝嚴厲地喊道。

大臣微微搖着他的頭。他雖然是年高多智，却從來沒有見過像這樣的東西。當他們正在驚愕的時候，那船已猛烈地撞岸了，一根粗大的繩索，幾乎抽到宮殿前的山脚。十二個外國人跳上船來，涉過淺水走到岸上。

皇帝驚嚇極了。這些人是誰？他能聽到他們的聲音，尖銳，粗

暴，講起話來就好像在喊叫。他們的服裝也是一種野蠻的樣式，褲子裁得筆直，臀部撐出。

大臣很是窘困。他問道：「啊，天子，他們是敵人嗎？」

皇帝輕蔑地微笑了。「敵人？不是，老人，誰敢來與天朝為敵？或者是遠方進貢的船隻。你走下去看看，囑咐他們走近時跪在兩丈遠以外。」

他回到他的寶座上，傲然自得。大臣急急領旨退出。當那些人走近時，皇帝忽然用一種新的驚訝注視着他們。他們是可欣喜而又可恐怖的景物。他們是黃頭髮，那又有像貓一樣的眼睛！他望了他們一會，自己的眼睛睜大了，那位外國的上帝竟想像得出這種人來給別的地方的神消遣呀！他們真有趣！皇帝再不能管束他自己了，這種景象是一種奇特的娛樂，他輕輕地站了起來笑了。他搖着他的頭一再微笑，他已厭倦事靜了，而這却是再有趣不過的事。

「吩咐奴才們去供養他們的船隻，」末了他忿忿地說：「然後他們好把貢物獻上來，他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大臣去問呀，歐羅巴？我聽見過這個地名。他們的國王遣派他們來進貢的。不過他們真有趣得很！」

一一

中國的皇帝坐在他的大理石殿中的龍座上。他現在是一個老人了，他的頭髮白了，雖然那是夏天，他却捧着一杯茶，在他的抖顫的手中取暖。皇帝已經老了，但天空與海面還是一般平靜，蒼藍，神秘地沉寂。老皇帝坐在他的龍座上沉思而憂慮。

這國家已不是昇平的了。西方的外國人已衝了進來，傲慢的商人與狡猾的宣教士。新的貨物與新的神惶惑了百姓的心。而且，那些外國人是蠻性的，喜歡着流血與戰爭。於是，全國充滿着恐怖與憤恨，都向這些外國人發怨言，連那無知的渴求着他們的貨物的民衆也是一樣。

老皇帝不安地看着海。他天天坐在他的大理石的殿裏總憂慮着一件事。他怕那白帆從天際駛來，侵入他的海港的景象。他怕那些高大，貪污，殘忍的人們由船中跳出，擁到岸上，勒索而且劫掠。他現在老了，不能像從前一般地忍受，他只望早早死去。他的憂鬱的眼光再望着天際，當那些人登岸的時候爲什麼不把他們殺死呢？

以後他望見白帆慢慢地從那海天交界的藍綠的邊際駛來。他長權而入神地注視着，帆愈駛愈大，一直到眼前疾駛着一

雙帆滿風飽的船，船裏的人正預備將繩拋到岸上。他突然站起來了。

「吩咐皇軍待命！」他大聲地喊：「讓他們來這裏，當他們從船中跳出來的時候，把他們殺成碎片！藉以保全我們的國士！」

三

金龍的隱藏

中國的皇帝坐在他的大理石殿中的龍座上。但這已不再是那年老的皇帝了。他已死了，和列祖葬在綠翠的墳墓中了。在他的座中坐着一個年輕胆怯的人。他坐在寶座邊上，咬着指頭，左右徬徨，他的大臣繞着他站着，嚇得面色蒼白。在他的足前泛濫着大海，十二隻大船泊在那裏，帆兒捲着，年輕的皇帝不敢向他們望一望。

「那些外國鬼子在那裏？」他低聲說，「他們來了嗎。」當他正說着，便聽到一陣沉重的步伍聲。一隊人走進來了站在他的面前，他驚畏縮回他的龍座上。那些來的人穿着重的胄甲，刀掛在身後，右手握着他們鋒利的槍械，在他們前面走着一個穿着黑衣，瘦削，峻嚴似的教士樣子的人。他們走到皇帝面前站着不動。

「啊，中國的皇帝！」那黑衣人喊道，於是所有的兵士也喊道，「中國的皇帝！」轉動着他們灰色的眼睛，緊握着他們的槍械。

那年輕的皇帝嚇個半死，他望着他的大臣們求助，但是他們不做聲，他又望着外國人，「你們要什麼？」他怯懦地問道。

黑衣人照着一捲長紙上的話念着。

「第一，我們要求將我們那些被你及你的父親所殺死的人，予以金錢的賠償，」他說，於是等候皇帝的答復。

皇帝窘迫地回過他的頭，望着他的臣子們。他們默然，「好罷——好罷——」他低聲說。

黑衣人繼續念着。

「第二，我們要求貴國歡迎我們來通商，作為我們的權利，他又停住了。

「好，就是這樣，」年輕的皇帝看着那槍械和那碩大的身材，喃喃地說。

「第三，我們要求傳教的權利，那唯一的真教，我們願意到那裏就到那裏傳教。」

黑衣人把紙捲起來，堅決地注視着皇帝。

這時皇帝向着他的大臣呻吟起來，「那麼，連我們的菩薩

都要放棄了嗎？」他低聲問道。

在他們中間有點騷動，躊躇。立刻，外國兵走了近來，差不多離龍座只有一尺遠，他們的刀發出鏗鏘的聲音。

立刻之間諸臣便寧靜了。

皇帝絕望地望著他。沒有逃避的餘地嗎？他不能派遣他自

己的軍隊將那些外國的侵略者趕回海裏去嗎？他轉過眼睛望着藍的海……在那世界的邊際，他看見白帆慢慢地移動變大，兇暴地航行着，在後面又來了一隻，又是一隻。

他伸出手來，頭垂落在膝上，直到他的胸前的神聖的金龍隱藏得人看不見了。

新 壘 月 刊

三 卷 五 期 要 目

五四運動的檢討.....	生
孩子們.....	白
熱病.....	笑
忠實於自己的創作.....	天
後福.....	周白鴻
散文與詩八篇.....	笑驚等
離.....	夢
幽默與小品.....	履
幽默與小品.....	冰
新來的朋友.....	史素秋

磨坊的惠爾 (R. L. Stevenson).....	高倚筠譯
前哨十篇.....	翰秋等
評「桂公塘」.....	天
南遊日記(續).....	一
淋漓(續二).....	生

定價 預定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零售每册一角
經售處 各省市各大書局

社址 上海北四川路永豐坊一號

中國文化學會出版廣告

中國青年叢書

本叢書為當今中國青年應有之學行修養之準將以此示人當前救國之任務及途徑為青年不可缺少之讀物

救國的教育

蔣委員長講

三角

新生活運動綱要(附新生)

蔣委員長

三角

活運動要義訓話

郭文儀

三角

青年·戰爭·革命·學與幹

賀衷寒

三角

國民軍事叢書

國民軍事叢書供給國民以軍事常識發揚中國民族固有之忠勇現已出版五種

國民與航空兵經

陳無悶校訂

名將傳(上下)

王敬劉合編

航空救國

勉白濤

威靈光俞大猷合傳

蔣委員長講稿
王扶生

一九三三世界各國軍備年鑑(出版預告)

本書為一九三三年國際聯盟秘書廳依據世界各國向國聯之報告而輯成全世界獨立國各殖民地凡六十六國無不一一臚列觀此書而世界各國之軍備實力以及丁口國境岸線鐵道等均可瞭如指掌而各國之貧富強弱亦可洞若觀火全書凡百萬字已由上海美華書館印刷所趕排六月中旬即可出版欲知未來大戰之權衡者不可不人手一編

發行所 南昌戴家巷十四號

中國文化學會編譯所發行部

現代社會第三卷第六期目次

時評

俄法聯結與意德提攜……………與同

為河北新任教育廳長進一言……………賈 荃

民族文化運動芻議……………龐 宇 振

中國政治改革之途徑……………魏 普 澤

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理論……………曹傳善譯

中國紡紗業之危機與改進……………王 增 洋

胎兒在民法上之地位……………康 宇 樞

文藝

一幕悲劇……………賈 全 人

本刊定價：每期五分 半年八角 全年壹元伍角

社址：天津河北二馬路北首二十九號

國民政府及內政部登記

民族文藝月刊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一卷第四號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一日發刊

廣告刊例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外面	八十元		
優等	前後封面之內面及封面	六十元	卅二元	
上等	正文首篇對面	五十元	廿八元	十八元
普通	首篇以外之正文前後對面	四十元	廿四元	十五元

詳細廣告刊例承索寄

定價

每月一册	一日出版	全年十二册
訂購辦法	册數	價目
零售	一册	二角三分
預定全年	十二册	二元三角
		國內及日本
		澳門香港
		國外
		九角六分
		二元四角

郵代價十個足通用

編輯者 民族文藝月刊社
 總店 上海施高塔路興業坊一〇號
 發行所 汗血書店
 分店 南昌德勝路一三號
 總代理 現代書局
 上海四馬路九一九二號
 電話九二一三〇號
 印刷者 太平洋印刷所
 分售處 各埠大書店
 上海白克路羣壽里十一號

不許轉載

民族文藝投稿簡章

- 本刊取公開之態度，抱共同研究之精神，凡與本刊旨趣相同之文學作品，無論其爲文壇名宿或新進作家之作品，均所歡迎。
- 來稿體裁不拘：詩歌、小說、傳記、劇本、文學評論散文、隨筆、小品，以及文壇消息、書報介紹或批評等，一律歡迎。來稿須繕寫清楚，並須於稿末簽名並章及註明通訊處。
- 來稿如係譯作，須將原文附寄，如原作未附寄，審評亦原作名稱，作者姓名，及出版日期地點。
- 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長篇充萬字以上者，得因預先聲明及附足郵資，退還原稿。
- 本刊對於來稿有刪改之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 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酬金一元至五元。如係特別徵文，格外從豐。惟來稿已先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來稿經本刊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爲本刊所有。願保留者作權者須預先聲明。
- 來稿請送寄上海施高塔路一〇號民族文藝月刊社收。

南京太平路二二號
 中央書局總發行
 電話二二三二

提倡民族文化的

汗血書店

上海總店 施高塔路與業坊一〇號
南昌分店 德勝路三十號

營業

體育用品	科學文具	學校課本	各種圖書
------	------	------	------

推銷全國雜誌
介紹民族文化

本店出版刊物

汗血月刊
民族文藝月刊
汗血週刊
勳匪電影劇本
已出版三集

用自己的汗謀自己的生
活我們的血救我們的國

